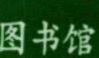
河合隼雄作品选



孩子的宇宙

[日] 河合隼雄 著 王俊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个宇宙，一个需要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宇宙。这是河合隼雄先生在其《孩子的宇宙》前言中的表达。孩子的宇宙是美好的，充满灵性和神奇；但是由于我们的不理解，由于作为“教育家”或“治疗师”的失误，而使得这孩子的宇宙也布满了失望。“说到底，治疗要以对孩子的宇宙的敬畏之情为基础来进行。”这是河合先生发出的忠告。不管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整个人类和宇宙的未来，我们都应该对此来自“孩子的宇宙”的呼声，予以关注和回应。

河合隼雄先生是饮誉世界的日本荣格心理分析师，我与他相识多年，深受其教益与启发。前不久在日本京都，参加了他的追思与告别会。东方出版中心陆续推出的河合隼雄著作，也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申荷永

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会长



ISBN 978-7-5473-0074-9

9 787547 300749 >

定价：29.00元

河合隼雄作品选

孩子的宇宙

[日] 河合隼雄 著 王俊 译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的宇宙/(日)河合隼雄著;王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

(河合隼雄作品选)

ISBN 978-7-5473-0074-9

Ⅰ.孩… Ⅱ.①河…②王… Ⅲ.儿童心理学 Ⅳ.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8082号

孩子的宇宙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
字　　数:216千字
印　　张:9.75　**插页**2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074-9
定　　价:29.00元

记得二十年前我刚到日本留学时，走进各大书局到处可见“河合隼雄著作专区”。我好奇于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著作，能像畅销小说一样，广受普罗大众的欢迎。作为心理专业人员，到底河合隼雄有什么魅力，还可以俘获一般大众的心呢？当我阅读了河合教授的第一本著作，就从此一头栽进了河合隼雄的世界。河合教授是日本著名的荣格学派学者，他摒弃艰涩的专业用语，总是以生活化、实际的例子和深入浅出的文字让读者了解人类浩瀚难解的心灵宇宙。

如果你是家长，你一定要看这本书，它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小孩；如果你是一位从事与心理相关专业的人员，那你非读不可，书中河合教授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独特的见解，会帮助我们开启心中另一扇窗户；如果你是一般的读者，那你更不能错过，因为这是一本能引导你进入儿童的世界，也可窥探咨询师如何解决儿童问题的有益的书，你还可以透过此书体会另一种世界观。

让我们一起跟随河合隼雄，进入孩子的宇宙，探索自己的心灵，聆听内心深处灵魂的声音。

——邱敏丽

日本京都大学临床心理研究员、临床心理学博士

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幼保系讲师、儿童谘商中心主任

河合隼雄，我十多年前并不知道是谁，只是听说有留日回国的心理学家提起过。但后来看了《佛教与心理治疗的艺术》，才知道河合隼雄果然是了不起的学者。之后每逢他的书必读，《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箱庭疗法》，读来十分感动，感动于这样一位日本心理学泰斗，能够把深刻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实在是值得学习的本领。

《孩子的宇宙》更是这样表面通俗内涵深刻的作品，作为想了解孩子帮助孩子成长的家长，一定要看；作为想了解人类儿童期心理发展、学习心理治疗丰富性的心理学家，一定要看；作为面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也一定要看。

——徐钧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督导

上海林紫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咨询师

目　录

上篇

孩子的宇宙





前　言[①]

孩子内心的宇宙

孩子们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一个宇宙呢？它以无限的广度和深度而存在着。大人们往往被孩子小小的外形所蒙蔽，忘却了这一广阔的宇宙。大人们急于让小小的孩子长大，以至于歪曲了孩子内心广阔的宇宙，甚至把它破坏得无法复原。一想到这种可怕的事往往是在大人自称的“教育”、“指导”和“善意”的名义下进行的，不由更加令人无法接受。

我忽然想到，所谓长大成人，也许就是将孩子们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宙存在逐渐忘却的过程。这样一来，人生似乎有点太凄凉了。

来自宇宙的信号

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凝望着这个宇宙，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但是，遗憾的是，孩子们不大会向大人诉说关于这个宇宙的发现。也许是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察到，如果一不小心这样做了，那些

---

① 《孩子的宇宙》、《孩子与学校》原在日本出版时是两本独立的小册子，这里合并成一册出版，分为“上篇”和“下篇”以示区隔，同时保留了原出版时各自所用的前言和后记。

不能理解的大人马上就会着手破坏自己的宇宙。尽管如此，当遇上能够对来自孩子的宇宙侧耳倾听的大人时，孩子们还是会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诉说他们的发现。

神
山下美智子

神无论是开心的事
还是悲伤的事都看在眼里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大家都是好人
也许神也会厌倦
神啊
既创造聪明人也创造傻瓜
就是因为厌烦①

这是一位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诗。存在于山下美智子的宇宙中的神，是一位多棒的神啊！有些原教旨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声称，在现代世界中，为了正义，战争也是无可奈何的，我真想让他们读一读这首诗。当他们的神盛气凌人，怒目而视，宣称为了正义不惜大量杀人的时候，山下小姑娘的宇宙中的神却是一个完美的自然体，不慌不忙地指出，这世上的形形色色不是正好吗？山下虽然只是一年级小学生，但也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思考着为什么在这世界上不仅有开心的事，也有悲伤的事，不仅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在思考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宇宙中的神的样子。

---

① 选自《致一年级一班的老师》，鹿岛和夫、灰谷健次郎编，日本理论社，1986年。

如果你看到这首诗，觉得有趣而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也写一首，却未必能如愿。要产生好的诗，作为其土壤，在孩子的宇宙中开明的教师的态度尤其重要，这一点不可忘记。

下面再来看一首孩子的诗。是小学二年级学生的诗。

大人
中谷实

不管谁来了
看到我
“又长大了”
“上几年级了”
“就要上三年级”
“这么快啊
上次还是一年级呢
我记得”
说着就来摸我的头
大人们啊
总是说着同样的话①

虽然孩子内心有着无限的宇宙，大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总是说着同样的话”。大人说上一句“又长大了”，摸摸孩子的头，就觉得是在跟孩子“对话”，或者就是在“疼爱”孩子了。但是，这些什么都算不上。孩子们早已认真观察着大人，看穿了他们的老一

① 选自《星星先生出来了一位我的爸爸就要回来了》，鹿岛和夫、灰谷健次郎编，宫崎学摄影，日本理论社，1984年。

套。孩子的目光透彻地观看着这个世界。

稀松平常的事

因为孩子们的诗太精彩了，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这样介绍孩子们的诗集："这本书让人不由得想要推荐给任何职业和年龄的人读上一遍。"而来我这里接受心理疗法的人（成人）读了，却这样说道：

"不管怎样，这不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吗？"

这句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那么大肆宣传、希望更多的人去读的那本书，内容原来也很"稀松平常"嘛。对此，我回答道："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懂稀松平常的东西。"在执笔写作本书之际，这个片段立即浮上了我的心头。它让我反省应该怎样写作这本书，又应该写些什么。

悲痛的呼喊

通过心理疗法这项工作，我接触了很多孩子和大人，长年接受这方面的报告并进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有那么多的孩子，当他们的宇宙受到压制时发出了悲痛的呼喊。另一方面，大人的话中则处处体现出他们在童年时曾经遭受了怎样的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多么的难以修复。他们所发出的悲痛的呼喊与求救声，或者被完全无视，或者反而在大人以"不正常"的判断下受到更进一步的压迫而告终。笔者打算写这本书，主要的动机无非就是想要揭示这种宇宙的存在，防止对它的破坏。

谈论宇宙之难

话说回来，认为我所推荐的孩子们的诗"稀松平常"的人，想

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一开始就说过："在孩子的内心有一个宇宙。"而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我家的院子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存在于几亿光年之外的恒星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说是要谈论宇宙，如果只是论及我自身的日常生活，尽管这些无疑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仅仅以此来谈论宇宙，未免给人以过于狂傲之感。孩子内心的宇宙实在是太过宽广，我能就此谈到何种深度，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值得信服的论述，这一点我实在是没有自信。

那些觉得孩子们的诗集都在说些"稀松平常的事"的人，也许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早已知道了孩子内心的宇宙更为宽广和深奥，因而责问我明知道这一点，为何还向很多人推荐这本仅仅写了如此稀松平常事的书。我是一个平常的人。不过，虽说平常，也还懂得一些不那么平常的东西，所以也在进行一些心理疗法等工作，而要把这些不那么平常的东西传授给一般人，却出乎意料地困难。而且，在有关"孩子的宇宙"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人连稀松平常的事也一无所知，让我觉得仅仅谈论一下这一点也有着充分的意义。

尽管如此，既然取了宇宙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我想多少还是应该谈一点不那么稀松平常的事。只不过，要让这样的内容容易被人们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的能力也许还不够，但我会努力去做这件事。幸好在儿童文学的名著中，有很多关于孩子的宇宙的精彩记述。而且最近也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对孩子的心理疗法的案例发表，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愿意利用这些材料，勉力完成这项庞大的工作。我也预感到最终也许还会写得稀松平常，关于这一点，就交给读者朋友来判断吧。

长大成人

前面说过，所谓长大成人，也许就是将童年时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宙忘却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大人的内心，也各有一个宇宙。只不过大人的心灵往往会被眼前的现实所吸引，例如薪水有多少、怎样提升自己的地位等等，而忘却了自身内心的宇宙。甚至在发觉其存在时，感到出乎意料的恐怖和不安。

大人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安袭来，才会无视孩子的宇宙的存在，乃至试图进行破坏。因此，当我们反过来努力去了解孩子的宇宙的存在时，我们也许会回想起已经忘却的关于自身的宇宙的一些事，或者有一些新的发现。也就是说，对孩子的宇宙的探索，也自然而然地关系到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思考孩子的宇宙吧。



I

孩子与家人



星星

原宏

星星先生
出来了一位
我的爸爸
就要回来了[①]

两颗星星

这首诗的作者原宏只有两岁。这首短诗出色地描写了宏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宏的宇宙空间的展开。对于两岁的宝宝宏来说，爸爸是天空中闪耀的星星，而对于这位父亲来说，恐怕宏也是希望之星。两颗星星在宇宙中相互辉映，互相联络。读了这首诗，应该有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露出会心的微笑。

家人的意义

但是，与家人的关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住在同一屋檐下，血脉相连，有时却也会有互相憎恶和仇恨的情形。或者也有互相深爱同时却无法抑制地产生憎恶感的情形。也许，人这种生物，为了完成心灵的真正成熟，必须体验一下受到否定评价、憎恶、愤怒、悲哀等感情。就是在体验这种情形的过程中，作为无法割断的人际关系，家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大人们也有必要

① 选自《星星先生出来了一位我的爸爸就要回来了》，鹿岛和夫、灰谷健次郎编，宫崎学摄影，日本理论社，1984年。

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孩子一直在进行这种体验，如果大人的共鸣过少，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纽带也许会被斩断。对于家长来说，要原封不动地懂得孩子的心近乎不可能，但至少应该进行一些这样的尝试。



1—
讨人嫌的孩子

抱有局外人感觉的孩子

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是个讨人嫌的孩子。觉得在家人中，只有自己被当作外人。这种感情再强烈一点，甚至会发展为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自己也许并不是这个家庭的孩子。有些孩子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也有一些孩子在一段时期里会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感觉。这种情形有时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并无多大关联，即使父母对孩子再疼爱，也会出乎意料地出现。换句话说，这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有一部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准确而幽默地描写了这样一位小女孩，她与爱着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却逐渐被逼入窘境，不得不认为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这就是贝芙莉·克莱瑞（Beverly Cleary）的《雷蒙娜和妈妈》[①]（*Ramona and Her Mother*）。让我们跟着故事的情节，探讨一下那些“讨人嫌”的孩子。

雷蒙娜家的派对

主人公雷蒙娜是一位七岁半的小姑娘。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比泽斯（Beezus）和她自己，一共四口人。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

① 《雷蒙娜和妈妈》，贝芙莉·克莱瑞著，松冈享子译，日本学习研究社，1983年。

美国家庭，父母对孩子也非常疼爱，但对雷蒙娜来说，烦恼却是无穷无尽的。故事从在雷蒙娜家举办的一次派对开始。在被邀请到派对上的人中，有一对肯普（Kemp）夫妇，带来了一个比雷蒙娜还小的小女孩薇拉珍（Willa Jean）。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常见，雷蒙娜的父母也很为难，但是来的都是客，总不能拒之门外，这在美国也是一样。于是，当大人们在派对上玩的时候，雷蒙娜就不得不担任薇拉珍的保姆。姐姐比泽斯作为服务员被允许出入派对，而雷蒙娜却只能和任性的薇拉珍一起待在厨房里。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下，雷蒙娜越来越烦躁。偏偏匆匆走进厨房的妈妈还在雷蒙娜的耳边说："乖一点儿哦！"

"雷蒙娜心想，我不是很乖的吗？但是，妈妈来去匆匆，根本没有发现雷蒙娜很乖。"大人们真是任意而为，明明忙得没有注意，却还强加于人地说着什么"乖一点儿"，真叫人受不了。

后来，雷蒙娜在煞费一番苦心之后，终于想出了把餐巾纸给薇拉珍玩，让她一张一张地乱扔，展开了一场愉快的闹剧，这一部分在这里就不详述了。总而言之，非同寻常的派对结束了，客人们正在告别离去。这时，不知是谁看到了比泽斯，说了一句"你真是妈妈的贴心女儿"，妈妈也柔声答道："是啊，没有这孩子的话，简直支持不下去。"这段对话传入了雷蒙娜的耳朵。她甚至还听到别的客人说道，薇拉珍简直和雷蒙娜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天夜里，雷蒙娜在卧室的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脸。

"为什么哪怕一次也好，没有一个人说过我是妈妈的贴心女儿呢？雷蒙娜心中想道。为什么妈妈不把没有这孩子就支持不下去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呢？"

雷蒙娜就这样左思右想，难以入眠，而她的父母呢，大约丝毫

也不知道自己不经意的话语和行为给心爱的女儿带来了多大的心灵伤害，在派对之后的疲倦之中沉沉睡去。父母对于自己对孩子的爱，似乎有些太过自信。哪怕再怎么爱孩子，如果不去努力探索这种爱应该怎样传达，或者只顾爱孩子，却不思考孩子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都不能算是称职的父母。

不愿被当成孩子看待

不久之后的一天，妈妈在做针线活，雷蒙娜坐在一旁，也想做点儿什么，于是打算给玩具象艾拉芬（Ella Funt）做一条裤子。能够在妈妈身边一边忙碌一边聊天，真是再开心不过了。雷蒙娜沉浸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向妈妈问一句重要的话："妈妈，我小时候真的像薇拉珍吗？"

孩子就是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可怕。在看似不经意的问题中，其实蕴含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时候，忙碌的父母嫌麻烦而随口回答一句，就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雷蒙娜的妈妈是这么回答的："你小时候是个想象力丰富、精力充沛的小女孩，而且现在仍然是这样。"雷蒙娜对于这个回答总算放下心来。但是这样的回答应该说也不能得满分，这一点容后再谈。就这样，雷蒙娜一边和妈妈闲扯，一边做针线活，她发现要给艾拉芬做裤子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于是妈妈劝她缝一件简单点的衣服，比泽斯也插嘴叫她别做裤子了，不如改做裙子。雷蒙娜终于爆发了，她大声喊道，我就是要做裤子，才不要做什么裙子呢！

比泽斯当然是出于好意，想帮雷蒙娜摆脱困境才劝她做裙子的。但是，姐姐的这句话在妹妹听来却非常刺耳。她会觉得姐姐这句话是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和妈妈的话有这个本领，你还做不

了裤子”，因而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被当成孩子的待遇。雷蒙娜宣称一定要做裤子，也完全有可以理解之处。

于是，雷蒙娜的妈妈和所有的美国妈妈一样，以理相劝，说是人生会有很多失望，必须想办法越过它。雷蒙娜的怒气却越来越大，她叫道：“我才不要越过去呢！”说着把艾拉芬朝墙上扔去。她还想起来，刚刚在问妈妈自己小时候是不是很像薇拉珍的时候，妈妈并没有明确地进行否定。的确，妈妈对雷蒙娜说的话，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在和孩子的对话中绝不能掉以轻心。

挤牙膏

雷蒙娜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钻进洗手间里不停地哭泣，突然发现洗手间里有一支新的牙膏，忍不住想要干一件出生以来一直想干却没有去干的事。她非常想把大型超值装的牙膏全部挤出来。雷蒙娜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把牙膏挤得高高地盘成一团。“成功了！”雷蒙娜非常满意。当然，接下来就糟了。比泽斯发现之后，赶紧报告，雷蒙娜怎么被比泽斯和妈妈整治，这里就不说了。雷蒙娜答应再也不这样做了，事情才终于告一段落。

孩子再小，也想在家庭里拼命主张自己也能顶一个人，雷蒙娜无法忍受有些事妈妈和比泽斯能做到，自己却无法做到。所以她才会做出把牙膏全部挤出来这件大事，这是家中其他人不能做而她却可以做到的。而且，通过这种行为，她也在把内心深处堆积的感情全部倾吐出来。因此，虽然被妈妈严厉地责骂了一通，她后来还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孩子的行为虽然看上去像是在捣蛋，其实却带有出人意料的深层意义。

新的睡衣

关于雷蒙娜和她的家人，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里就不详述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雷蒙娜穿上了新的睡衣，欢呼雀跃。本来，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姐姐穿旧的，这次能穿上新衣服，她简直开心极了。因此她打定主意穿着睡衣，再在外面套上衣服去上学。一开始还是很高兴的，可越来越热，雷蒙娜开始感到难受了。指导老师拉奇（Mrs. Rudge）发觉了，关心地问她是不是生病了，雷蒙娜悄悄向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并且听从老师的建议在洗手间里脱下了睡衣，放在课桌里。老师和她约好，这件事绝不告诉她妈妈；雷蒙娜觉得自己最喜欢老师了。

可是，雷蒙娜把睡衣给忘在学校了。尽管如此，雷蒙娜还是设法骗过了父母，但拉奇老师却给妈妈打来了电话。其实老师是因为其他不相干的事情打来电话的，但雷蒙娜却贸然断定老师打破了约定，不禁大发脾气。

雷蒙娜从正面盯着妈妈，开始怒吼起来："我最讨厌拉奇老师了！因为她的话最多。她对我一点儿也不好，还老是撒谎，我恨死她了！"父母和姐姐比泽斯都被这番话给惊呆了。再加上雷蒙娜自己说出了把睡衣忘在学校了，跟自己前面的话自相矛盾，使得她的怒气更加无法抑制了。

宣称离家出走

"没有一个人喜欢我，全世界所有人都不喜欢我！"雷蒙娜高声喊道。当雷蒙娜说爸爸和妈妈都只爱姐姐时，比泽斯也开始辩驳说，雷蒙娜的考卷和画被贴在冰箱上，自己的东西却没有一张贴在任何一个地方。爸爸妈妈听到这话也大吃一惊，他们压根儿没

有想到，比泽斯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总之，比泽斯的抗议让雷蒙娜的怒气火上浇油，最后雷蒙娜宣称要“离家出走”。

雷蒙娜大话已经说出口，本想让大家吓一跳，但却适得其反。妈妈冷静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出发？”到了这个地步，雷蒙娜无可奈何，只好说着“我去整理行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但心底里却在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有谁来挽留自己。过了一会儿，妈妈来了，雷蒙娜松了一口气，出乎意料地，妈妈却拿来了皮箱，说是来帮她整理行李的。

在妈妈为她整理行李的过程中，雷蒙娜不断想着妈妈是多么的温柔，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雷蒙娜眼泪汪汪地去提行李，发现太重了，自己根本就提不动，这时她心里忽然涌现出了希望：“是不是妈妈故意把行李弄得这么重……”妈妈和女儿面面相觑，互相拥抱着痛哭流涕。雷蒙娜终于听到妈妈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最想听到的那句话：“没有了亲爱的雷蒙娜，妈妈没法过下去。”

爱与憎的体验

雷蒙娜本来一个劲儿地认为自己“讨人嫌”，这样一来，她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雨过天晴了。后来，雷蒙娜问妈妈为什么会用这种处理方式。妈妈回答道：“因为我觉得哪怕和你争吵，也没有什么用啊。”看到这里，我觉得这位妈妈非常聪明。当雷蒙娜提出要“离家出走”，并声称只有自己在这个家中不受欢迎时，的确是“哪怕争吵，也没有什么用”。当人的感情猛然朝着某个方向流动时，如果想要阻止它，有时反而可能会助长这种感情的爆发；而置之不理的话，有时也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对

方感情的流向,寻找合适的逆转机会。雷蒙娜的妈妈深知雷蒙娜的性格,又非常爱她,所以才找出了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说,一边为雷蒙娜的“离家出走”提供帮助,一边找出不会互相伤害的逆转感情流向的转折点。而对雷蒙娜来说,她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深刻体验了对家人的憎与爱,并由此懂得了自己的心灵宇宙空间的展开,从而迈向下一次成长。



2—
离家出走的愿望

孩子与离家出走

《雷蒙娜和妈妈》讲述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些家庭场景，在理解孩子的心理方面给出了很多重要的提示。这里我们就其中最后出现的“离家出走”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讨。有非常多的人在童年时想要离家出走，或半真半假地进行过这样的行动。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的人反倒是少数。

有趣的是，关于童年时的烦恼，在堀内秀[①]和工藤直子的对谈中，就谈到了离家出走这件事[②]。堀内秀提到，自己曾经被哥哥们说成是“在桥下捡来的孩子”，痛苦不堪，最后想到了离家出走。不过他也说到，在兄弟姐妹之中，只有自己特别受到父母的宠爱，因而感到很不好过。这明确地说明了前面提到过的一点，即产生想要离家出走的想法，与是否得到父母的疼爱是没有关系的。小学四年级时，堀内在挨了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责备之后，嚷嚷着“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了”跑了出去。“我记得，最后我躲在储藏间里，听着妈妈叫着自己的名字，知道妈妈在找自己，仅仅因此而感到放下心来。原来我是一个值得妈妈担心地寻找的存在。”

---

① 堀内秀，笔名nada inada，源自西班牙语nada y nada，意为一无所有。

② 《谁都有过烦恼》，堀内秀、工藤直子著，日本筑摩书房，1987年。

知道这一点，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这可以说体现了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离家出走”的一个典型案例，应该有很多人有过类似的经历。

而工藤则说自己经常进行“离家出走的幻想”。躺在榻榻米上，在心中想象自己离家出走的样子。在反复想象的过程中，就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离家出走回来了。在幻想的世界中尝试过离家出走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

自立的意志

在这些离家出走的背后，存在着孩子自立的意志和作为个体的主张，这一点谁都可以发觉。孩子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主张，一旦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就会出现“离家出走”。但孩子们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温和，自己还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下去。因此，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意气风发，最后却只能以回家告终，弄得不好，还会体会到一种挫败感。

把孩子的离家出走理解为对父母的一种抗议，父母因此而就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进行反省，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会出现改善，正是所谓的“争吵之后关系反而更为融洽”。我在其他作品中曾经详细记述过这种情况的典型案例[①]，这里就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部以离家出走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

克劳蒂的离家出走

柯尼斯柏格（E. L. Konigsburg）的《天使雕像》（又名

① 《成为大人之难》，河合隼雄著，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

《克劳蒂的秘密》)[①](*From the Mixed-up Files of Mrs. Basil E. Frankweiler*),是以离家出走的孩子为主题的名著。一般来说,在儿童文学中提到离家出走,往往会描写感情的纠葛,但是柯尼斯柏格超越了这种感情,在与更深层的本质相关的角度描写了“离家出走”。这本书描述的是小女主人公克劳蒂(Claudia Kincaid)拉着弟弟杰米(Jamie)一起离家出走直到返回家中的一段故事,其特征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出场人物流过哪怕一滴眼泪。说起来,在离家出走的故事中,眼泪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本书却是明朗而轻快的离家出走故事,但是绝不失之轻佻肤浅。相反,正如前面所述,其中蕴含着与人的本质息息相关的重要见解。

“克劳蒂知道自己绝不可能采用传统那种背着背包然后怒气冲冲离家出走的模式。”故事的开头就是这样。如此说来,前面讲到的雷蒙娜的离家出走,正是所谓的“传统模式”。克劳蒂是个差一个月就满十二岁的女孩,她的离家出走的确是新式而独特的。她进行了周到的计划,首先,她选择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作为离家出走的地点,就足以令人惊奇不已。那么,她为什么会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呢?她在家里是老大,有三个弟弟,而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存在着不公,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弟弟们都在玩儿,却只让她一个人干活,这成了她决定离家出走的契机。说起来,这也是离家出走的常见理由。

因为我是我

克劳蒂在积攒离家出走的费用和准备的过程中,有时几乎忘

---

① 《天使雕像》,柯尼斯柏格著,松永富美子译,日本岩波书店,1975年。

记了自己究竟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关于这一点,作者写道,也许克劳蒂有着自己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离家出走的原因。作者用诙谐的语言写出了这个原因:“也可能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作息使克劳蒂疲乏了。她已厌倦了自己老是得A+。”

克劳蒂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女孩。但是仔细一想,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这个身份却一点儿也不相符。每天的生活和那么多女孩们一模一样。虽说门门功课得A+,但这样的孩子在美国也有的是。“我不是别人,而是克劳蒂·钦卡德,这一点就像我是我自己一样清楚明白。”她能在心中这样对自己说吗?要证实这一点非常困难。如果只是每天重复千篇一律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过得多么出色——是无法证明自己的独特性的。也就是说,克劳蒂的离家出走,虽然不知道她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其实和自我同一性(identity)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说起自我认识的确立,所谓传统的离家出走的模式,哪怕有些乍看起来像是胡闹,应该说和自我同一性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克劳蒂的离家出走,哪怕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但她明确地意识到和处理了迄今为止没有人正视的问题,可以说还是有其新鲜之处的。

天使雕像的秘密

当然,选择大都会博物馆作为离家出走的地点,无论是否别具一格,从故事的本质来说,都只是一种点缀,这样写本身就反映了作者高超的才能。在博物馆中发生的种种有趣的小故事,这里一概从略。不过,有一尊小小的天使雕像却不得不提一下,这尊雕像在克劳蒂和弟弟杰米“居住”在博物馆的时候开始被展出。大都

会博物馆在拍卖中仅仅花了二百五十美元买下了这尊雕像，关于它是不是米开朗琪罗早期的作品，却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克劳蒂对这件事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

克劳蒂和弟弟杰米一起，利用“居住”在博物馆中的特权，积极投身于揭开天使秘密的活动。他们调查了雕像，研究了文献，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克劳蒂下定决心直接去拜访雕像原来的所有者——阔绰的法兰威勒太太（Mrs. Frankweiler）。弟弟杰米已经开始想要回家了，克劳蒂干脆拒绝，并斥责道，如果就这样回家去，只会一切“恢复原样”，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两人倾囊而出，拜访了法兰威勒太太的豪宅。两个孩子来访问法兰威勒太太，声称“来找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料”，这引起了法兰威勒太太的好奇心，于是会见了他们。她发觉，这两个孩子就是最近在报纸上着重报道的失踪孩子。在一番交涉之后，克劳蒂提出想要知道那尊雕像是不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保证只要弄明白这一点，马上就会回家。夫人答道：“这是我的秘密。”并询问两个孩子这一个礼拜都跑到哪儿去了。对于这个问题，克劳蒂干脆地回答道：“那也是我们的秘密。”

拥有秘密的意义

夫人赞叹道：“好样儿的！”并确定自己很喜欢这两个小孩了。夫人被克劳蒂不屈不挠的态度打动了，同时也准确地猜出了克劳蒂如此热心地想要知道天使雕像秘密的原因所在，因而越来越喜欢她。关于克劳蒂的这个“秘密”，夫人是这么说的：

“带着秘密回家就是克劳蒂所想要的。天使雕像有个秘密，那使她兴奋，觉得重要。她并不想要什么历险。……对克劳蒂来说，

必要的历险就是秘密。秘密是安全的，使人有不同的感觉。在人的内心有这样的力量。”

因为有了秘密，克劳蒂能够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秘密的存在会支撑起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为了保留读者阅读这本书时的乐趣，克劳蒂是怎样从法兰威勒太太那里探听到天使雕像的秘密，两个孩子又是怎样回家的等等，这里就不提及了。我们能够从中发现还有如此精彩的离家出走，以及在“离家出走”现象的背后存在着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这个重要的问题，就已经可以满意地完成对《天使雕像》这本书的探讨了。而关于拥有秘密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的探讨。

因寻找家庭而离家

关于“离家出走”，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提。在现在的离家出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寻找家庭而离家”，或者说这种离家出走是对自己的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家所提出的警告。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佐佐木让举例指出，这种情形的离家出走，最能体现“现在的离家出走”的特征所在[①]。说是想要“离家出走”，但因为作为其基础的“家”已经非常脆弱，虽说采取了“离家出走”的行为，其实却正是在控诉家庭的不复存在。这种离家出走，往往更多采取不再回家而进入某种疑似家庭的形式。所谓疑似家庭，就是由非常紧密的关系所结成的集团，例如大人们所谓的不良少年团伙或暴力团伙等。作为对原有家庭内关系弱化的弥补，这种异常的紧密

---

① 《现在的离家出走》，佐佐木让著，收录于《岩波讲座精神科学7　家庭》，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

是很有必要的。

疑似家庭

例如，在佐佐木所举出的例子中，有一位女孩A子，她的母亲两度失踪，父亲又在服刑。A子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会偶尔去邻县的大城市玩一次，在中学时代，她的离家出走已经成为习惯性的了，还和年纪比她大的男人同居。同居的对象逐渐变成暴力团伙相关人员，甚至还经常性地吸毒。把这个女孩的行为归入品行不端、失足下水，是非常容易的，但我们也必须理解，这个女孩多次离家出走，其实是“寻找家庭”的行为，她在无意中选择了暴力团伙或毒品作为疑似家庭或疑似母爱。不为这样的孩子准备一个他们真正需要的“家”，而只是要他们与暴力团伙或不良少年团伙断绝关系，自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3—
作为变革者的孩子

变革的原动力

前面已经说过，孩子会通过“离家出走”给父母发出警告。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孩子是整个家庭变革的原动力。当然，孩子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比起语言来，更多地以某种行为来表示。

马殿礼子发表了一份咨询报告，是关于一位母亲的，她的中学生女儿出现了家庭内暴力倾向①。我们根据这份报告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中学二年级学生A子，从上一年级时的十月份起，开始不去上学，闭门不出，并试图上吊自杀。抱怨妈妈的饭太晚或太难吃，用力拉妈妈的头发，或者用东西砸妈妈。在妈妈的床边大声吵闹或跺脚，不让妈妈睡觉。说自己的爸爸长得很丑，责怪妈妈“为什么把自己生得像父亲”。作为父母，只觉得A子净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在主治医师的建议下前来咨询，但还是满脸不高兴，认为“问题都在A子身上”，就算自己来只怕也没有什么用。

---

① 《一位女中学生的母亲》，马殿礼子著，收录于河合隼雄、佐治守夫、成濑悟策编的《临床心理案例研究4》，日本诚信书房，1982年。

母亲的诉说

不过，在咨询师倾听的态度支持之下，母亲终于说出，A子之所以变坏，都是因为丈夫和婆婆之故。她开始讲述自从结婚以来自己吃了多少苦头。她就这样倾吐着自己的感情，当她发现咨询师会认真倾听她的话，这位母亲就每周都来咨询，倾诉自己的痛苦。她还谈到了自己和丈夫的成长经历。当然，在此期间她有时仍然会为A子的拒绝上学和暴力倾向而叹息，但更多的是在诉说自身的生活和感情。

详细情况这里就不说了，总而言之，这位母亲最大的悲叹是，她的丈夫和婆婆之间有着过于强大的同盟关系，作为妻子的自己一直以来都被当作“不花钱的女佣”。照她说来，她丈夫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工作，除此之外可以说是个一无是处的人。

A子虽然会责怪母亲乃至对母亲使用暴力，但在夜里却会钻进母亲的被窝，因此，母亲提出在A子的情形好转之前和丈夫分房睡，丈夫也同意了。不料，这件事对母亲来说，却让她对原本有很多怨言的丈夫，第一次产生了“终于可以正面拒绝的感觉”。

母亲的变化

这样的情形每周持续着，A子有时在母亲面前撒娇，有时也进行反抗，另一方面总是在说爸爸的坏话，还责备母亲“为什么跟这种人结婚”。母亲反倒觉得“A子在替自己辩护”。在下次的咨询过后，母亲开始想要出去打打零工了。但她还没有下定决心，A子就主动声援妈妈，提出自己可以负担一半的家务。

有趣的是，从下一次开始，母亲的外表有了很大的变化，给人以变年轻了的印象。丈夫也开始开车送她来咨询。她还终于下定

了决心外出工作，不过只在A子去上学的时间才上班——A子已经开始上学了——作为咨询师，也很明确她并不是为了逃避问题才外出工作的，因而也非常赞成。最重要的是，A子成为妈妈外出工作的后盾，这一点让人十分开心。

A子较快地发生了改变，愿意去上学了，所以母亲的咨询也在九次之后结束了。作为咨询师，没能看到夫妻关系完全重新确立，依然还有些遗憾，但看到丈夫开车送她来，她对丈夫的心情也表现出了更多的理解，并且会回顾丈夫的成长经历，对丈夫的不幸状态产生共鸣，咨询师认为他们的夫妻关系正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因而也同意咨询到此结束。并不是通过咨询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咨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帮助，此外的部分则需要本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生活方式的变革

上面并没有说到咨询的详细情况，而只是简单地概括了一下，希望不会引起误解。这里我想说的是，A子对她母亲生活方式的变革有很大的贡献。这位母亲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的家庭主妇中极其常见，对于无法切断丈夫和婆婆之间的关联这一点，一直以来都在一味忍耐。以A子的拒绝上学和暴力倾向为契机，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了不同于以往的、自主的生活方式。A子来到母亲的床前大吵大闹或不停跺脚，不让母亲睡觉，这个事实甚至可以认为有着极其深刻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中学二年级的女儿是在要求自己的母亲赶紧“清醒过来、站立起来”。如果没有女儿的这种强有力的要求，母亲恐怕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

而且，在这个案例中，咨询师面对的只是母亲，一次也没有见过女儿，A子的家庭内暴力倾向却收敛了，也开始上学了，这一点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种情形非常普遍。这里再说句多余的话，对于这个案例，希望大家不要认为A子的家庭内暴力，原因就在母亲身上，或者就是因为母亲不好才出现的。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么，父亲、婆婆，乃至诉诸暴力的A子自身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这样追究下去的话，就会没完没了。"寻找恶人"往往以徒劳而告终。相比之下，认为整个家庭产生了变革的必要，而A子起到了引爆剂的作用，这种想法更为合适一些。在这个案例中，家庭主妇开始外出工作，这种变化发生在变革的过程中，但其实也有完全相反的案例。(事实上，在发表这个案例的书中，也发表了相反的案例[①]。) 女性应该待在家里，或应该外出工作，这种单纯的一般原则并不需要树立，倒不如说重要的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以及怎样面对生活。

两个小洛特

作为促进大人生活方式变革的存在，孩子们究竟是怎样的，有一部名著用轻快的口吻进行了精彩的描写，这就是克斯特讷(Erich Kästner)的《两个小洛特》[②] (*Das doppelte Lottchen*)。这部作品原来是作为电影剧本而写成的，正因为此，它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这本书最早是在1949年

---

① 《拒绝上学的A子的变化》，长谷川哲郎著，收录于河合隼雄、佐治守夫、成濑悟策编的《临床心理案例研究4》，日本诚信书房，1982年。

② 《两个小洛特》，克斯特讷著，高桥健二译，日本岩波书店，1962年。

前后出版的，由于第一次在儿童文学中谈到了离婚问题，当时曾令人产生划时代的感觉。

两个九岁的女孩，路易丝·帕尔菲（Luise Palfy）和洛特·克尔讷（Lotte Körner），在一次夏令营中相遇，她们惊奇地发现彼此竟然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她们俩是双胞胎，在父母离婚时路易丝被爸爸带走，洛特则跟着妈妈，两人分别居住在维也纳和慕尼黑，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在最初的惊讶过后，她们聊着聊着，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互相叹道，爸爸妈妈在决定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们一分为二，其实应该首先问问我们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不会说话啊！"

角色互换

于是，两个小姑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那就是路易丝和洛特互换角色，分别回到父母身边，保持联络，试图让父母复合。这件事实在是困难重重。由于两个人都是"回到"陌生的地方，事先对于彼此的往事和人际关系必须充分了解，而且两个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几乎可以说完全相反。路易丝性格开朗，精力充沛，而洛特则安静沉稳，内心坚定，不事张扬。此外，路易丝非常喜欢吃煎蛋卷，而洛特并不那么喜欢。

就这样，路易丝变成了洛特，洛特变成了路易丝，各自回家。虽然引起了一些疑惑，总算设法成功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她们的父亲帕尔菲在维也纳是活跃的作曲家，而母亲克尔讷则住在慕尼黑，为杂志的编辑工作提供帮助，各自的生活全不相干，但在两个女孩的充满泪水和欢笑的积极努力下，他们终于复婚了。这个过程中的精彩故事，这里仍然忍痛割爱，以期读者可以去阅读原作。其中

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对于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和性格，都进行了反思和改变。不去改变彼此的生活方式，只是单纯地破镜重圆，是很难带来幸福生活的。

男性与女性的结合之难

在这个故事中，作为大人们生活的变革者，孩子的作用被幽默而深刻地描绘出来。但如果稍微换一个阅读的角度又会如何呢？在每个人的内部都有很多人。因此，不妨试着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人的世界来读。居住在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部的男性和女性，要和谐共存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认为，这种情形被表述为故事中的路德维希·帕尔菲（Ludwig Palfy）和路易丝洛特·克尔讷（Luiselotte Körner）的离婚。在这两个人的复婚之际，也就是内部的男性和女性再次结合时，路易丝和洛特这两个双胞胎女孩互换角色，煞费苦心，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或许意味着，要完成男性和女性相结合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内部进行相当彻底的价值转换。

实际上，所谓内部和外部，也许根本不需要加以区别。总而言之，男女之间要找出真正的关系，的确需要进行彻底的价值颠倒。路易丝和洛特互换角色所引起的一系列麻烦，可以说是这件事的具体体现。在轻松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严重问题。可以说，这恐怕是只有在这一点上有着深刻体验的克斯特讷才能写出来的名作。

儿童文学的意义

本想谈论儿童的事，不知不觉间话题却变成了大人的重大问

题。这体现了我在最开始所指出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了解孩子的宇宙，就是去了解大人的宇宙。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变革者的孩子，就居住在大人内部。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儿童文学并不仅仅是针对孩子的，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对于孩子而言，它都是有意义的文学。它们作为描写以透彻的“孩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宇宙的作品，为大人们指出了一片意想不到的真实天空。



II

孩子与秘密



秘密的意义

在第一章提到的《雷蒙娜和妈妈》、《天使雕像》和《两个小洛特》这三部作品中，就像是一个主题一样，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不断产生和出现。那就是“秘密”。雷蒙娜穿着睡衣上学，当她把这个秘密与指导老师分享时，她觉得自己特别喜欢老师。而当她以为老师没能保守秘密的时候——虽然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她就决定要离家出走了。对克劳蒂来说，秘密是多么的重要，前面也有所论及。这个故事不以“离家出走”为主题，而是以“秘密”为主题，这一点也体现了秘密所具有的意义是多么重大。而在《两个小洛特》中，路易丝和洛特这两个小姑娘，都把两人偶然相遇的事瞒着父亲或母亲。双方角色互换的秘密，更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考察这三部作品，每个主人公都试图拥有与其年龄和境遇相称的秘密，甚至可以说故事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让雷蒙娜开心的可爱秘密，与克劳蒂想要弄明白的秘密之间，当然存在着年龄带来的差异。路易丝和洛特的秘密还必须面对父母离婚这一严重事件，因而更为重大，甚至还带有危险性。

回想自己的童年，在某种意义上“秘密”占据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回忆起这样的一段往事吧。秘密的集团、秘密的宝藏等等，哪怕它是多么无聊，你却会发现它依然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它既是孩子的宇宙中闪耀的恒星，也拥有黑洞的性质。甚至还有一些人与其说拥有秘密，不如说从一出生就背负着重大的秘密，在自己的生活中时刻注意着不要被秘密的黑洞给吸进去。

1—
秘密花园

少女玛丽的成长

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秘密花园》[1]（*The Secret Garden*）描写了对于孩子而言（对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秘密有多么重要。我们来探讨一下这部作品。在伯内特的作品中，《小公子》（*A Little Prince*）和《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非常有名，但是应该说《秘密花园》比这两部作品更出色。

主人公玛丽·伦诺克斯（Mary Lennox）是一位十岁的女孩。她原本和父母一起住在印度，父母因霍乱而突然去世，她被带回到英国的舅舅那里。“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到她舅舅那里，每个人都说没见过这么别扭的小孩。确实是这样。她的脸蛋瘦削，身材单薄，头发稀薄，一脸不高兴。她的头发是黄的，脸色也是黄的。”就这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格外不讨人喜欢。

这位不讨人喜欢的女孩玛丽，随着故事的进展逐渐变成了一位讨人喜欢的健康少女，而产生这种变化的秘密又在什么地方呢？关键之所在正是“秘密花园”。玛丽的舅舅自从最深爱的妻子在十年前去世后，就把妻子生前最喜欢的花园挂上一把大锁，并

---

① 《秘密花园》，伯内特著，吉田胜江译，日本岩波书店，1958年。

把钥匙埋在了地下。而且，妻子留下的婴儿，面貌与妻子非常相似，他每次看到这孩子都很痛苦，所以把这孩子关起来养育。因而这个名为柯林（Colin）的男孩病病歪歪，过着卧床不起的生活，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大家都以为柯林背上有疮，双腿无法站立，而独自躺在房间里。也就是说，柯林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秘密”。

和知更鸟的交流

玛丽的舅舅非常有钱，住在一个大庄园里，有非常广阔的领地。玛丽在女仆玛莎（Martha）开朗性格的帮助下，终于走出了屋外。这时一只知更鸟走近她，向她表示亲近。在印度的时候，玛丽就处在很多仆人伺候的环境中，与父母比较疏远，也没有体验过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在和知更鸟的交流中，她逐渐敞开了心扉。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是让人敞开心扉的基础，而不曾有过这种经历的苦命孩子，往往是被动物悄悄打开了心扉。对玛丽来说，这动物就是一只知更鸟。

拾掇花园

玛丽在知更鸟的带领下找到了“秘密花园”的入口和钥匙。那是一个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漂亮而不可思议的花园。在一片寂静中，玛丽竖起了耳朵。“怪不得这里这么安静，”她开口喃喃地道，“我是十年里第一个在这里说话的人。”玛丽被“秘密花园”的魅力所吸引，但是现在还是冬天，她也不知道那些树木是死了还是活着。玛丽想要拾掇一下花园，这就需要帮手了。

女仆玛莎的弟弟迪肯（Dickon Sowerby）是个完全称得上自然之子的男孩子。玛丽被迪肯所吸引，想要请他一起拾掇花园。“你

能保守一个秘密吗？”她特意强调着说，“这是一个大秘密。”并把他带到了秘密花园。在这里，玛丽在自然之子迪肯恰当的指导下，用心拾掇花园，而随着花园越来越井井有条，她的身体逐渐发胖和结实起来，乖僻的性情也逐渐消失了。

柯林的存在

不久，玛丽遇到了这个家庭的另一个秘密。她注意到了大家都缄口不提的柯林的存在。柯林被关在一个房间之内，一天夜里，玛丽听到了柯林的哭声，寻到了他的房间。柯林被仆人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在失去母亲又被父亲抛弃的最糟糕的情况下长大，被认为是体弱多病、头脑不灵。但是玛丽和他接触后，发现并没有这回事，柯林渐渐变得健康起来。玛丽最初很警惕，把秘密花园作为一种幻想中的存在向柯林描述它的情形，但最后向他说出了真相。她决定带柯林去花园。

保守和培育秘密

玛丽和迪肯打算把柯林搬上轮椅，带他去秘密花园。为了不被别人看见，他们进行了很多准备工作。柯林非常期待能去花园，“一天天过去，柯林变得越来越坚信他的感觉：环绕花园的神秘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决不能让任何东西破坏它。决不能让任何人怀疑他们有一个秘密”。就这样，三个小孩齐心合力，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照料着“秘密花园”。

春天来了，玛丽曾经担心是不是死了的树木也开始发芽，秘密花园苏醒过来了，这时，他们家的老花匠本（Ben Weatherstaff）发现了孩子们在花园里。但结果他们却了解到，原来对前女主人也

就是柯林的母亲满怀敬爱的本，一直以来都搭着梯子翻过墙照料“秘密花园”，只是这两年来因为风湿而不能这么做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三个小孩，再加上本，一起用心拾掇起园子。本发现他原本一直以为残疾而智障的柯林，竟然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感到欣喜万分，更加投入地去收拾花园。

就这样，“秘密花园”迎来了华美的春天，然后是夏天、秋天，这期间，柯林那长期在外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父亲回来了，看到强壮起来的柯林，感到万分惊喜。故事也就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

当然，像这样只看故事梗概，似乎有些索然无味。正所谓“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的关于“秘密花园”的描写，以及孩子们之间交往的细节之中。关于这一点，还是希望读者朋友去阅读原著。

少女的内心世界和“秘密花园”

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在孩子的成长以及受伤的心灵痊愈的过程中，拥有秘密是多么的重要。但是，秘密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它会产生萌芽，然后与亲密的人共享，最后在所有人面前公开。这部作品完美地写出了这个过程。可以说，在每个女孩的内心世界，都有一个“秘密花园”。这个花园得到怎样的照料，就会以怎样的形式在公开场合“开花”。和小女孩玛丽一起照顾花园的自然之子迪肯、被视作病孩子的柯林，以及老花匠本，把这三个男性看作玛丽内心世界的居民，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视角。

玛丽安的梦

《秘密花园》是1909年的作品，还有一部作品继承了这个主

题，记述了少女的内心世界，由同属英国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在1958年发表，这就是凯瑟琳·斯托尔（Catherine Storr）的《玛丽安的梦》[①]（*Marianne Dreams*）。因篇幅关系，这部作品就不作论述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这两部作品对照着进行阅读。在《秘密花园》中，少女的内心世界还算是被外在化为花园，而在《玛丽安的梦》中，作为梦中所发生的事，一直都在描写内心世界，并且详细描绘了与这种“秘密”相关所伴随的恐惧。

《玛丽安的梦》的主人公玛丽安，和玛丽同龄，也是十岁。而且书中也有体弱多病的少年马克（Mark），与《秘密花园》中的柯林相对应。随着情节的展开，马克也变得越来越健康，这也和柯林的情形一样，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无论如何，我们不由得会被十岁少女的宇宙中产生的惊人现象打动。

① 《玛丽安的梦》，凯瑟琳 · 斯托尔著，猪熊叶子译，日本富山房，1977年。

2—
秘密的意义

自我同一性与秘密

拥有秘密，也就意味着“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因而可以证明“我”这一存在的独特性。秘密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密切相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少女克劳蒂对于“秘密”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热忱，原因也在这里。

所谓自我同一性，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词。有时仔细一想，似乎也弄不清它究竟是指什么。“我就是我”，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也很难让人产生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也反映了它的复杂。正如“父亲自我同一性”、“职业自我同一性”这些词所反映的那样，如果把自己存在的基础放在自己是父亲或是大学教授这一点上，那么，它不过是由自己与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例如孩子或学生等的关联产生的。这样一来，自己的自我同一性是由其他人支撑起来的，如果其他人不存在或不搭理自己，那么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立即就会崩溃。

相反，“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并不依赖别人的存在，可以说是支撑自我同一性的绝佳事物。那么，为什么玛丽会把“秘密花园”的存在告诉迪肯和柯林呢？雷蒙娜对于和老师分享睡衣的秘密，为什么感到那么开心呢？（当然，在她以为老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父母时，她大发脾气。）这里存在着秘密和自我同一性的难题。秘密既是独自保守才有价值的，同时也有通过与他人分享而增值的

一面。也就是说，一方面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另一方面希望别的人也和自己一样。

秘密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息息相关，说到这一点，可能有些人想要进行反驳。例如那些认为孩子在家长和教师面前不应该有什么秘密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从小背负着秘密并为此吃尽苦头的人等等。的确，秘密有着非常消极的性质。有时候，它就像怎么也拔不掉的尖刺一样，总是让人感到疼痛。不仅如此，它甚至还会起到让人陷入绝境的癌症一样的作用。

秘密与对人的距离

小此木启吾曾对秘密的心理进行过考察，他指出，“秘密决定对人的距离”[①]。与他人的距离，取决于秘密的种类与保守方式的不同。拥有“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就明确了自己和别人的距离，从而关系到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有着将自己赶入远离他人的孤立中去的可能性。或者，有时通过向某个人诉说秘密得到了亲密关系，但后来这一人际关系变得不愉快了，即使想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因为秘密已经被对方知道，结果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

回顾自己的童年，你应该能想起来自己开始拥有某种秘密的年龄及其内容吧。如前所述，玛丽和玛丽安都是十岁，很多人恐怕也是在十岁左右开始拥有秘密的。有时与朋友分享，或者与一位关系亲密的朋友一起，把秘密的宝物藏在某个地方。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和朋友们结成了秘密的团体，并创造了⊖⊖⊖这个标

---

① 《秘密的心理》，小此木启悟著，日本讲谈社，1986年。

记[1]，在彼此的书信往来中写上这个标记，并为此而满怀喜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个标记真的是妙不可言，忍不住想要告诉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一旦告诉他们就不再是秘密了，因此让我非常矛盾。

秘密的处理方式

在《天使雕像》中，克劳蒂说道："守一个秘密太久，别人又不知道，实在很没意思。她虽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但至少要让人知道她拥有这个秘密。"秘密的处理，确实是非常麻烦的。它存在于两种心情的矛盾之间，一种是想要自己拥有秘密，另一种是想要与什么人共享。这不由令人想到，这一点也与自我同一性所拥有的悖论相对应，即自我同一性本来是只有自己拥有的，却必须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

形成威胁的秘密

必须注意到，在秘密中既有会威胁到拥有者及相关者存在的类型，也有"安全的"秘密。例如，《秘密花园》中的秘密，它的存在不会对玛丽形成任何威胁。当然，要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她需要相当小心。相反，如果是关系到自己的短处和弱点的秘密，它的存在往往会表现为一种威胁。有些秘密是必须承担的命运，例如从外表无法看出的身体缺陷，或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等。这种情况下，要一直保守秘密需要大量的精力，会感到或让人感到和他人之间不必要的"距离"。背负着这种秘密的孩子，就会经历不可估量的艰辛。

---

① 日语中"三日"与"秘密"谐音。

3—
秘密的保守和解除

驴耳朵的国王

在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童话中，有一个故事是《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从前有一位国王，不知何故长着一双驴耳朵。他不愿意别人发现自己的驴耳朵，总是戴着帽子。但是这一点瞒不住理发师，因此他每次理发后都会把理发师杀掉。最后，有一个理发师拼命请求饶命，国王就让他答应"保守秘密"，放他回去了。但是，这位理发师在保守秘密期间生了一场怪病。算命先生对他说，这种病的病根是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只要对着城外的柳树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别让别人听见就可以了。

于是，理发师对着柳树说道："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说完，他的病马上就好了。但是，每当风吹过柳树，柳枝晃动时，就会发出"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的声音，全国的人都知道国王耳朵的秘密了。国王听说之后，无可奈何，只好摘掉了帽子。但是，国民反而对这样的国王更加尊敬，把他称为"驴耳朵的国王"。

保守秘密之难

孩子们在这个故事中，总是不断被"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这句有趣的重复逗乐，同时也非常关心那个对他们而言也很重要的

“秘密”，很感兴趣地倾听着。的确，关于秘密的奥妙之处，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很多。首先是因为保守秘密而生病的理发师。这直接体现了保守秘密是多么痛苦和艰难。有时，秘密就像是侵入身体的异物，不把它排出体外就无法忍受。

人的心灵以一定程度的连贯性而存在。很多情况下，秘密会使这种连贯性濒于破坏。对国王的尊敬与国王的驴耳朵两者很难简单地并存。而且，国王的驴耳朵有很大的新闻价值。理发师忍不住想说出去，也完全可以想象。他一直忍着不说，甚至引起了身体的疾病。

我们心理治疗师必须倾听很多人的秘密，并一直保守这些秘密。为此，我们的内心必须有相当程度的整合性和稳定性。心理治疗师经常容易患上身心疾患，跟这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豁出性命去干”的工作。

国王的角度

让我们从国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这个故事。对于国王而言，“驴耳朵”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是无可奈何的缺陷。他能做的，就是通过一切手段掩盖这件事。为此他不惜杀人。国王所犯下的众多“杀人罪”，是他为了保守秘密，扼杀了那么多的感情和人际关系，这样来思考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实际上我们也一样，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不知扼杀了多少东西。

顺便提一下，被杀掉的是理发师，这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理发师有着改变发型的意义，由于发型与“人格的变化”之间的关联而经常出现在梦境或故事中。(《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中的费加罗就是一个典型。) 国王执著于掩饰自己的缺点，

因而扼杀了自己人格变化的机会。

秘密的公开

但是，在一个理发师的哀求下，国王动心了，不再杀他。被谁的心情所打动，往往成为进行某种有意义行为的契机。国王终于下定决心，能够勇敢面对自己一直扼杀的感情。国王在自己一直掩盖着的秘密被全体国民知道了之后，没有立即处罚理发师，而是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发现原来是“柳树随风摇晃”泄漏的秘密。无论人怎么努力，也有无法对抗“自然”力量的时候。国王知道这一点，因而在自然的力量面前真正地“脱帽致敬”。

面对国王的这种态度，国民尽管知道了国王一直想要掩盖的缺点，却比以前更加爱戴国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自己巨大的缺点被别人知道了，也未必会因此受到别人的蔑视。甚至可以说，国王的缺点反倒成了引发国民敬爱之情的通道。

正如这个故事所显示的那样，缺点或秘密被别人知道了，并不一定成为被蔑视的契机，甚至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但是别忘了，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相应的努力和成熟的时机等因素。轻易地公开秘密，只会伴随着危险。而知道了秘密的人，如果不慎重对待，也会招致危险。

幼儿期的体验

有一位五岁的小女孩，差点被流氓性骚扰，这成了她的一段非常恐怖的感情经历。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本来想对母亲说，但怎么也说不出口。后来，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不幸，这些不幸以幼儿期这段体验的秘密为中心，在她心中形成了很深

的芥蒂。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因为结婚的事发生了一些纠葛，感到更加痛苦，终于无法忍耐，下定决心向母亲说出了一直隐瞒着的幼儿期的体验。

她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而母亲却只是以嘲笑的口吻，报以冰冷的回答："这么大年纪了，还说些什么呀。"面对母亲的嘲笑，她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不久，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都快三十岁了，还说什么小时候被流氓骚扰的事……"母亲的认识，作为对一个事实的认识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女儿想要和母亲共享的"秘密"，有着远远超过母亲感觉的深层含义。母亲漫不经心的拒绝，甚至让女儿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拒绝，并感到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这位女性来说，被流氓骚扰的体验凝结了人生所有的恐怖和不可理解。这不是可以简单地用语言说出来的。这种体验不能简单地称为身体或精神上的体验，而是关系到存在本身的体验。她当时没能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到了快三十岁终于说了出来，这个事实足以深深打动人心。正因为此，母亲的嘲笑才会成为能够夺去她生命的东西。

身世的秘密

在什么时候、对谁、怎样去公开自己的秘密，是极其重要的。一次，有一位母亲前来咨询，她的孩子是领养的，她不知道应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孩子。孩子刚刚出生就被她从亲戚家抱来，本人应该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孩子到了高中二年级，成绩突然下降，给人以非常不安定的感觉。母亲担心孩子也许已经知道了"秘密"。她和一位教育从业者商量，对方说："不应该隐瞒真相。"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和其他人商量，又得到指点："只要孩子本人不知道，

就不应该说出来。”于是她来向我咨询，到底该听谁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究竟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讨论起来都站得住脚。这时，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着各种人际关系和家庭历史，但对于被领养的孩子本人来说，这个事实有多么难以接受，又有多么重大。对于孩子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大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痛苦的分享

这时，如果我作为“专家的意见”，回答这位母亲应该继续保守秘密，或应该说出真相，这位母亲就会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专家，放弃本该和养子一起承担的痛苦。因此，我所能做的，并不是说出她所期待的“答案”，而是要求父母从内心真正理解这个孩子所处的境地。

这位家长非常通情达理，从和我的交谈中得到了启示，把养父母和亲生父母召集在一起，向孩子说明了为什么一定要领养的缘由，同时因为一直以来让孩子感到痛苦而跪地道歉。孩子由此接受了事实，后来与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在打算公开和分享秘密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个过程中所伴随的痛苦和悲伤的感情，没有做好分享的思想准备，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4—
寻找秘密的宝藏

游戏疗法的场景

秘密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在心理疗法的场景中，它经常与某种形式相关联。在针对孩子的游戏疗法的场景中，它也作为重要的事物而出现。针对孩子的心理疗法，只能是尽可能地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促进孩子自由的游戏。这样一来，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就能发挥自身的自我治愈力，从而得到痊愈。简而言之，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平台，让孩子自由发挥自身潜在的自然治愈力。但在实际中，这种操作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秘密”这个主题起着非常重大作用的一个游戏疗法的案例。治疗师是木村晴子（当时还是研究生）①。

小学三年级学生P子，被诊断为情绪不稳定、不适应集体等，被人带来咨询。据说智力的发展也滞后一年左右。初次见面的P子在治疗师面前“用直立不动的姿势僵硬地弯曲一下身体打招呼，就像是一根棒子从中间弯曲了一样”。接下来马上开始做P子称为“棒球”的游戏，治疗师扔出球让P子去打，玩了一个小时。治疗师在这个过程中的印象是，P子是个“身材高挑、脸蛋可爱的少女，却总是保持着双眼圆睁的紧张神情。她用带着一丝狂躁的高

---

① 《和少女P子在一起的两年——游戏疗法手记》，木村晴子著，收录于河合隼雄、佐治守夫、成濑悟策编的《临床心理案例研究3》，日本诚信书房，1980年。

亢嗓音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话如果用文字写下来，似乎都带着着重号。”

在几次游戏的过程中，有时在游戏的间隙P子会突然靠近治疗师，接触治疗师的身体，用撒娇的声音说：“医生，你能听我说吗？”等治疗师采取倾听的姿势，她又什么都不说地离开了。到了第四次，她说：“请您看看我的秘密。”说着从书包中拿出一本书，随后“像是坏掉的录音机一样强迫性地”反复进行说明，并拥抱治疗师。治疗师当然也报以同样的拥抱，但是“第一次抱住P子的时候，对于她的僵硬感到非常惊奇。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似乎很缺乏接触感，根本就没有拥抱孩子的感觉”。

P子在第三次游戏的时候似乎要说出什么秘密，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到了第四次终于给治疗师看了“我的秘密”。但遗憾的是，治疗师听了P子反复的说明，仍然不得要领。根据记录，在这次游戏中治疗师更为在意的是，“我究竟能不能真正用力拥抱这个孩子”。

排出堆积的东西

这种游戏和拥抱不断重复，第八次的时候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游戏疗法结束后，P子想要上厕所。但是在一旁等待P子的母亲正在打瞌睡，治疗师鼓励P子自己去厕所。从厕所出来的P子，反复地说着：“医生，谢谢您，谢谢您，我感到心情好多了。拉出了很多大便，有五大坨。”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作为“把堆积的东西排出体外”的行为，大便无论是在梦境中还是在孩子的游戏中都会作为有意义的东西出现。恐怕P子是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排出了至今

积压在心头的“五大坨”感情的芥蒂，因而感到轻松多了。此外，治疗师只是偶然代理了母亲的工作，这一点也必须注意。通过这次大便事件，治疗师和P子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心理疗法的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事往往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个偶然发生的大便事件，可以说也有着强烈的内在必然性。

与治疗师的接近

治疗师与P子的距离拉近了，其结果在第十一次的时候明确地体现了出来。P子对着治疗师叫了一声“妈妈”，然后自己也觉得奇怪：“咦？我怎么把木村医生当成妈妈了？”后来，P子经常叫治疗师“妈妈”，治疗师在不经意间也对此作出了应答。

孩子称治疗师为“妈妈”，这种情形经常会发生。就连对我这样的男性，甚至也有孩子叫我“妈妈”。有人担心，成为这种母子般的关系，会不会变得无法脱手，其实大可不必。只要治疗师的态度端正，孩子在必要的时候——当然，说不定反而会让治疗师觉得冷酷——会干脆地离开。这个案例的情形也是如此，此时，孩子的成长力量之强不由令人惊叹。

P子与治疗师的距离不断接近，P子开始询问“医生您几岁了”，并推测“大概在三十九岁吧”。P子的母亲就是三十九岁，而治疗师其实只有二十来岁。到了第二十次的时候，P子因为感冒休息了两周。这也是经常出现的，当发生重大的变化时，也有很多孩子会出现身体上的疾病。

第二十一次的时候，P子偷偷对治疗师说起了母亲在家里的行为，并称之为“妈妈的秘密”，但其内容却不是很明确。从这时开始，治疗师写道：“后来我才发现，我记录的文字已经有一部分不再带

着重号了。”

治愈剧

第二十二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她们开始了P子提议的“刀客游戏”。P子扮演钱形平次[1]，治疗师扮演流氓团伙“棍棒帮”的喽啰。P子让治疗师朗读棍棒帮给平次的“决斗书”，并提出要求：“不可以用您柔和的声音，要用可怕的声音来读。”平次对妻子（以P子母亲的名字命名）说声“保重”，就告辞走上了决斗的战场。治疗师分别扮演第一位喽啰“三太郎”、第二位喽啰“七五郎”等角色，被平次逐一砍倒在地。P子目光炯炯地问道：“怎么样，医生？我演得好吧？好玩吧？”

关于这时的印象，治疗师写道：“P子的演技非常逼真，高明得几乎令人瞠目。比她的日常会话更有感情。”这种戏剧可以称为“治愈剧”，而这出戏剧的特征是，脚本和导演都由孩子完成，治疗师只要按照孩子的安排去做就行。这时，我们会非常不可思议地觉察孩子的意图，不用进行任何“事先商量”就可以扮演剧中的角色。尽管如此，一位被诊断为智力迟滞、情绪不稳定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得到可以自由发挥的环境后，竟然能以如此栩栩如生的逼真程度进行表演，也足以令人吃惊。孩子的宇宙，比大人所想象的要宽广得多。

下一次仍然继续进行“刀客游戏”。平次打败了最后一个喽啰“五郎”，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起为平安无事而开心。治疗师心想接下来应该是头目出场了，正在暗自鼓劲，P子却出乎意料地宣布游

---

① 钱形平次，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捕快。

戏结束了："流氓团伙没有了，城里恢复了和平。全部搞定！棍棒帮只有这三个人！"接下来的两次以棒球游戏为主，没有演戏，第二十六次又开展了有趣的戏剧。

寻找宝藏

第二十六次，P子成了"棍棒一号"，治疗师成了"二号"，进行"寻找宝藏"的游戏，去寻找"被盗的钻石"。两人一边用步话机保持联系一边寻找宝藏。治疗师找到了一些石头和玻璃珠，问道："啊，是这个吗？"每次P子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秘密的宝藏。但是P子非常开心地说："太有趣了，您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吗？"她欢呼雀跃的样子让治疗师也非常感动。治疗师写下了这样的感想：

"关键的钻石没有找到，就像是头目没有出场的战斗一样。但是，在藏着钻石的周边，P子使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带着感情进行了搜索。比起钻石的发现，与治疗师一起搜寻这件事本身似乎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告别的宣言

稍微简略一些讲讲后面的经过。这时，P子已经不再把治疗师误称为"妈妈"了。第三十次，P子突然宣称："这里我明年不来了。"治疗师惊讶地问P子，这是不是她自己的决定，P子明确地回答："是的，尽管我很难过。我昨天满十岁了。"孩子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一边体味着离别的悲哀，一边下定决心从明年起自己一个人往前走。治疗师虽然有些为难，也下定了决心要有效地利用今年之内的十个月。

从这时开始，P子开始唱一些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既有《泪水之后的礼物》和《离别歌》等哀伤的歌曲，也有《两个人一起去那片原野》和《穿着T恤的你》等开心的歌曲。让人感到，她把告别治疗师、开拓自己的道路这种心情用歌曲表现了出来。

第三十六次，P子突然问："木村医生，您会死吗？"然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关于"死"的问答。另一方面，她精力充沛地玩着，甚至从架在乒乓球台上的梯子上跳下来，她称之为"马戏游戏"。虽然有精力是好事，但也存在着危险，治疗师非常担心，建议她停止这个游戏，但P子还是要继续玩，根本就不听。P子喜欢做的事，都想让她去做，但因为担心，治疗师拼命说服了她，终于和她约定下次只能跳五次。

关于"死"的问答还在继续，第四十九次，P子问："医生您会死吗？我也会死吗？"面对这个提问，治疗师反问道："你认为我们俩有一个人会死吗？"P子振奋起来，答道："不，不要！死了可就不得了了！"她久久地抱着治疗师说："我很喜欢您。"与最初的时候相比，这次的拥抱"接触感"要多得多。她还唱了一首《木村老师之歌》来称赞治疗师："木村老师，真了不起，目光闪闪，如同太阳……"

与过去的自己诀别

在倒数第二次，也就是第五十四次的时候，P子一边念叨着"离别"和"寂寞"，一边把食钱兽[①]放在沙盘游戏所用的沙盘中央，慢慢地撒上沙子埋起来。P子把它称为食钱兽的坟墓，她说："食钱

---

① 食钱兽，Kanegon，日本儿童电视剧《奥特曼》中的一个怪兽。

兽并没有干什么坏事，也并不残暴，但是它会吃钱，还是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她用鲜花装饰着坟墓，用手指在坟墓两侧分别写上“食钱兽之墓”和“再见，食钱兽”的字样。治疗师“觉得被埋葬的食钱兽是从前的P子自己，心里感到很难受”。

第五十五次是最后一次，P子轻松地玩了很多游戏。她反复地说着：“就在今天告别吧。”还问：“再见了医生，等我上中学了还能来吗？”治疗师回答：“我会一直等着你的。”得到治疗师的保证之后，P子“带着极其平淡的表情回去了”。而且，根据报告，她在班级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做出出格的行为了。

与秘密同呼吸

这里的介绍比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简略了很多，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个游戏疗法案例的过程。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提供这样的场所，孩子们会如何生动而创造性地表现自己的世界。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对游戏疗法的实况有所了解。说到心理疗法，有些人会觉得不过是大肆挖掘来访者的秘密，但实际上正如在这个案例中所示，相比之下我们对待秘密更为慎重。而在这种姿态之下，秘密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分享。

这个案例还说明，对于治疗师而言，首先需要的不是对孩子的内心进行探索、测定或分析，而是对孩子心灵的细微动向作出敏感的反应，尽可能在其所显示的世界中共同呼吸，是一种感受性和参与姿态。

“秘密”与“宝物”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P子主动

说到“我的秘密”，但内容却不明朗。敌人的头目也不明确，宝物也没有找到。关于怎样看待这一点，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我的看法是，对于P子而言“秘密”是非常重要的，恐怕不能简单地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也不是可以轻易到手的。哪怕从P子的年龄考虑，不能明确地用语言表达，也是理所当然的。

P子想要得到的“宝物”，也许并不是有着确切形状的东西，而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就是得到了一个和她一起热心寻找宝物的人。所以P子才会对这个游戏感到如此兴奋。这个游戏本来应该一直持续下去，而不是可以说上一句到此为止就结束的。在“刀客游戏”中头目没有出场，恐怕跟这也有关系。换句话说，P子在游戏疗法的房间中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宝物”，对P子来说，这些在治疗结束后也应该持续下去。

P子曾经想要诉说“妈妈的秘密”，有时又把治疗师误称为“妈妈”，而且不懂被别人拥抱时应该怎样才更自然，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测，P子所寻求的宝藏，与她和妈妈的关系之间一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可以想象，通过与治疗师的互动，P子改变了与母亲的关系，也许这才是“母亲的秘密”，才是“宝藏”。P子无法把这些明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应该说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并感到心满意足。

一开始把治疗师误称为“妈妈”，后来在自己导演的戏剧中，她自己成了钱形平次，不断大显身手，打败治疗师扮演的流氓团伙喽啰，然后回到与母亲同名的“妻子”身边，一起为平安无事而开心。之后不久，P子就不再把治疗师误认作母亲，一边说着“尽管我很难过”，一边作出了告别的宣言。这种出色的变化是从孩子的主体性动向中产生的，这一点简直令人惊叹。如果大人们面对这个智

力迟滞、情绪不稳的孩子，想要进行某种“指导”，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卓有成效的情形的。对于孩子宇宙的广度，我们大人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敬意。



III

孩子与动物



与动物的交往

孩子们很喜欢动物。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越时代和文化差异的真理，但最近我觉得这种倾向似乎一下子加强了。鹤见俊辅指出，在和小学生座谈的时候，他问："开心的事是什么？"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道："和动物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回答让他非常吃惊[①]。他慨叹现代人际关系的糟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其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糟糕，亲近动物、植物及风景，似乎是一个更值得依靠的方法。"的确，甚至可以说，孩子们在与动物的交往中，深刻领会了与人交往的方法。

在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的《秘密花园》中，第一次向心中有着深深伤痕的小女孩玛丽表示亲近的，是一只知更鸟。从与这只知更鸟的接触中，她紧闭的心扉终于向别人打开了。

当我写下本章《孩子与动物》这个标题，我想起了很多关于孩子与动物关系的例子，以至于不知道该选用哪些例子。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动物间产生的不可思议的交流，几乎要令人问上一句是不是真有此事。有时会让你觉得，这只动物是代替了这个孩子而死去。当然，所谓"不可思议的故事"，即使对于那些亲历其境并息息相关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在事后听人讲起，或者阅读写成文字的故事，甚至会让人觉得傻乎乎的。讲些什么，又该怎么讲，是个很难的问题。

也许，在心理或身体有病的时候，人的感受性有着不可思议的敏锐，从而可以体验到与动物之间意想不到的交流。生病有时甚至是一种特权。当然，所花费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

① 《日本的今天》，鹤见俊辅（日本战后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著，收录于《岩波讲座教育的方法1学与教》月报，日本岩波书店，1987年。

1—
动物的智慧

不开口的孩子

有个名叫K君的小学一年级男生，在学校里一句话也不说。K君在家中不仅经常说话，甚至让家人觉得话太多了，而一出家门就完全不说话了。这种情形比较常见，被冠以“选择性缄默症(Selective Mutism)”的诊断名。也就是说，在某些场合下什么话都不说。或者明明会说话，但从某个时刻起完全不说话，这种完全缄默的情形，是极其少见的。而选择性缄默的孩子，在每个学校都会有那么一两个。

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由于最初的任课老师对待方法的不同，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教师采用嘲笑和忽视的态度，其他孩子也会跟着这样做，孩子心灵受到的伤害越来越深，发言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那么，既然这孩子肯定不会开口，索性任其自生自灭，一开始就贴上“不开口的孩子”，这样的做法也不妥。最理想的做法是带着适当的期待对待孩子，不给孩子带来太大的压力。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K君与乌龟

作为教师，完全不必为此焦虑，只要用温暖的目光看着孩子，

自然就会产生某种契机。有一次，班级里的一位同学抓来了一只乌龟，把它放在水槽里，在教室里饲养。但是，缄默的K君似乎对这只乌龟非常中意。他会灵巧地抓蚊子给乌龟吃，并感到非常开心。老师发现，这孩子在学校里总是很紧张，但在面对乌龟时，表情却变得温和起来。于是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爱护这只乌龟，并不时向K君搭话。K君还是没有开口，但在大家谈到关于乌龟的一些事情时，他有时也会点点头。

但是，一天早晨，孩子们来到学校，发现乌龟不见了。老师说："不好了，K君非常喜欢的乌龟不见了。"全班同学一起在整个学校里寻找。但他们的努力白费了，乌龟还是没有找到。大家正在遗憾的时候，K君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大声喊道："小K的乌龟不见了！"同学们都惊呆了，过了片刻，从同学们中间爆发出一阵掌声："哇！ K君开口说话了！"从那以后，K君在学校也开始正常地说话了。

这个故事非常令人感动。一只乌龟的存在，为沉默的K君巧妙地提供了发出声音的"时机"。不过，要创造这样的时机，任课老师平时周到的关照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教师是无法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的。但教师看透了K君对待乌龟的态度，通过与其他孩子一起密切接触乌龟，一直与K君保持着一定的心灵沟通，这是非常棒的做法。要重视孩子的心灵，但重要的是具体用什么形式来做。只要仔细观察孩子，一定能找出通往孩子心灵的道路，就像是这种情况下的乌龟那样。

本牟智和气的故事

沉默的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机"非常令人感动，而这种

“时机”往往和动物有关。在《古事记》[1]中，记述了垂仁天皇[2]的儿子本牟智和气，虽然他并不是选择性缄默，但他第一次出声发话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垂仁天皇的王子本牟智和气，一直到胡须垂到胸前都不会说话，据说有一次，他听到仙鹤鸣叫着飞过天空，发出了咿哑的声音。王子从此开口说话，但后面的故事就略去不谈了。总之，出生以来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孩子，在空中飞翔的仙鹤的触动下发出了声音，这一点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动物的姿态，往往有着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一位校长

作为孩子们的支持者，动物拥有神奇的力量，这一点在下一节也会讲到。但有些人对此却根本不理解。有一位拒绝上学的孩子，长期闭门不出，有一次精神好了一点儿，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答应送他一只鸽子。于是他对父母说想要养鸽子。父母去请教一位熟识的校长，能不能让孩子养鸽子。校长一听，马上说：“养鸽子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像样儿的，千万别养！”父母听从了这个忠告，结果，原本好不容易打起了一些精神的孩子又消沉了下去，情况相当恶化之后，不得不到作为专家的我们这里就诊。

“养鸽子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像样儿的”，校长说的这句话，似乎有点太过极端了。不知你有没有发觉，即使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由此得出不能让孩子养鸽子的结论，也还是不恰当的。例如，因为“喝药的人里没有健康的人”，所以“不能喝药”，这样的道理讲得通

① 《古事记》，日本最早的史书，包括天皇世系和神话传说等。

② 垂仁天皇，日本第十一代天皇，公元前29年至公元70年在位。

吗？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但哪怕是这样的理论，只要是从教育从业者等身份的人嘴里说出来的，马上就会通行无阻。这就是关于教育之于孩子的可怕之处。多数情况下，孩子处于无法抗辩的立场。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关于孩子的事情上，不应该再轻易地下结论。

动物的智慧

人是动物，但拥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知识。由于这种知识体系的积累，可以说人站在其他动物和自然之上，但也许站得太高，成为脱离大地的存在，就像是无根之草一样。当拒绝上学的孩子对动物表现出关爱时，也许可以说，他是在尝试恢复与人类正在忘记的大地之间的接触，恢复动物的智慧。有些大人们忙着赚钱或出人头地，牺牲了与大地之间的接触。对于让拒绝上学的孩子养鸽子这件事采取断然否定态度的这位校长，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养鸽子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像样儿的”，这句话是浅薄的人类智慧的极点。不管人类的智慧有多么伟大，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其中加入动物的智慧。



2—
拒绝上学与小狗

一个高中生的梦

拒绝上学的情况在日本有所增多，大众对于这种症状，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现在不肯上学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情况，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本书并不是专门讨论拒绝上学的，因此这一点也从略，只稍稍讲一讲一个拒绝上学的孩子与小狗之间的关联。再补充一句，这里所提到的案例，并不是自己偷懒或厌学，而是自己想要上学，却无法做到。或者即使勉强到学校去，也会出现头痛、呕吐等身体症状，无法在学校待下去。

一个拒绝上学的高中男生，报告了自己下面的这个梦：

> 和妈妈一起乘巴士旅行。本想带小狗去的，把小狗带上了车，却被要求不能带狗，又把小狗送下车，交给祖父之后出发了。觉得这似乎是和小狗的最后一面。

做这个梦的高中生，非常喜欢一只小狗。事实上，在拒绝上学的孩子中，有很多是喜欢狗的。与狗之间肌肤相触的交流，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安慰。但在和妈妈出去旅行之际，他不得不离开小狗，这一点他通过做梦体验到了。而且，这种体验甚至让他觉得“这似乎是和小狗的最后一面”。

母子分离

孩子要自立，必须逐步离开母亲。母子分离无论对于孩子还是母亲，都是非常困难的。而拒绝上学的情况，往往与母子分离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指出。这样看来，问题应该是出在母亲身上，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母亲和孩子都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经历，而父亲与此紧密相关，父亲的态度也就非常重要。不能拿出其中一个因素，就轻易认定这就是“原因”所在。

关于这个例子，这里也不详细说了，由于各种情况都凑在一起，作为母亲，有这样的倾向，即过多关注孩子的自立，较少体验自立之前母子间皮肤相触的一体感。自立这件事是很难的，而在这之前必须体会相当程度的一体感。如果程度不够，在分离的时候心里还有遗憾，就无法成功地自立。但如果过度沉浸在一体感中，自立能力也会变弱，这也是非常容易想象的。

自立的方式

有些人认为，从母亲身边自立，就是完全切断与母亲的关系。这种事并不存在，从母亲身边自立的人，可以作为自立的人与母亲之间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孤立，而不是自立。自立并不是与母亲毫无关系，而是与母亲之间形成全新的关系。这样看来，自立这件事并不是可以一举完成的，要逐步经历不同的阶段，探索相应的自立方式。还是这样的想法比较适当一些。

以关于自立的这种想法为基准，考察一下刚才所述的梦，这位高中生在旅行这个象征着自立的梦境体验中，与妈妈一起行动，却遗憾地留下了小狗。其意义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换句话说，在这里，

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母亲的形象在梦中被分解为母亲和小狗。他既有着今后必须创建全新关系的母亲，也有着原本必不可少现在却必须留在后面的母亲（以小狗的形式来体现）。

在这个梦境中，体现了他离开小狗的遗憾和决心。所谓自立，说起来是寂寞和悲哀的。如果只被自立的“好的一面”所吸引，无论是本人还是周围的大人都没有注意到它背后寂寞和悲哀的感情，有时也会因此让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情况发生逆转。因此，这种感情经常表现在梦境中，巧妙地弥补了我们的盲点。

死与再生

这位高中生在做了这个梦之后的第二天就去上学了。实际上，在做这个梦的前几天，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他最喜欢的小狗被翻斗车碾死了。当时，他几乎被愤怒和悲哀击垮，后来做了这个梦，以此为契机，开始上学了。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小狗作为母亲的代理，给了他带有温暖泥土气息的爱，另一方面，小狗作为他的分身，背负着他在出发之际必须克服的一面而死去。在人格的变化过程中，经常伴随着“死亡和再生”的主题，可以说，在这里小狗承担了死亡的部分。前一章所举出的P子的例子中，最后当她埋葬食钱兽的时候，曾让治疗师感到心中很难受。在那个游戏中带着象征性完成的事件，在这里作为实际的小狗之死体现了出来。

我们必须知道，人格的变化，往往就是这样与死亡的主题有着密切关系的。否则，人们甚至会在“帮助”某个孩子“变好起来”的善意之下，把孩子逼上绝路。说得更透彻一点，在要求急剧而极端的改善这种愿望的背后，甚至可以说隐藏着希望对方死亡的潜

在意识。考察一下众所周知的户冢帆船学校事件[①]，以及最近发生虐杀住宿生问题的不动补习学校事件[②]，我突然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动物的作用

言归正传，在这位高中生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一只小狗成为母亲的代理和自己的分身，最后以身相代，完成了自己的作用。不得不说，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死后，它仍然出现在梦境中发挥作用。其实，出现在孩子们梦中的动物们，对于孩子们的灵魂也起着非常活跃而巨大的作用，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拒绝上学的孩子与小狗的案例。

心理疗法专家村濑嘉代子写了一篇《心理疗法与自然》的论文，令我获益良多[③]。其中谈到"在心理疗法过程中出场的动物的治疗性意义"，举出了多达22个案例的丰富经历，说明了动物们在孩子的治疗过程中有多么巨大的作用。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猫和狗出现的次数最多，其中有三个案例讲到了拒绝上学的孩子与狗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其中与本书之前所述的内容关系较深的一个案例进行一下介绍。

---

① 1983年被发觉的事件。户冢帆船学校本来是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的帆船学校，采用包括体罚在内的独特的斯巴达式教学方式，后因问题少年的矫正而出名，在1979年至1982年发生多起学生死亡、伤害致死和失踪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

② 不动补习学校是以促进拒绝上学等问题少年的自立为宗旨的住宿式补习学校。1987年6月10日，一名私自回家的学生被带回学校，并被殴打致死。

③ 《心理疗法与自然（1）（2）》，村濑嘉代子著，收录于《大正大学心理咨询研究所纪要》，1986 ~ 1987年。

少女的秘密

这是一个十五岁女孩出现不上学伴随家庭内暴力的案例。妈妈“觉得自己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又甘于忍受不情愿的婚姻生活”，于是对她抱着很大的期望，她就在这种期望下长大。母亲拼命去抓孩子的学习，两人齐心协力地投入到学习中去。然而，这孩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遇了性侵害。她没有办法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在第二章里，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遇到性侵害而不能对任何人说并感到苦恼的女性的案例（见本篇二之3）。一想到这种行为给少女们的心灵留下多么深的伤痕，我就无法抑制对做出这种行为的男性的怒气。同时，想到这些孩子们连母亲都瞒着，背负着秘密生活下去是多么艰难，更是觉得承受不了。这个女孩出现不上学和家庭内暴力等问题，倒不如说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受伤的心灵为了恢复而寻求帮助的信号。

这个女孩小学时的成绩非常好，现在却不断下降，升入高中时，她产生了“强烈的偶像坠落的自信丧失感”。这样的孩子，无论智力水平多高，都不可能继续学习下去。但这种孩子一般被认定为没有能力或偷懒，不仅被教师和同学们放弃，有时连家长也会丧失信心。

患有皮肤病的狗与肮脏的自己

幸好，在这种情况下她结成了和治疗师之间的人际关系，终于能够逐渐恢复过来。这孩子和治疗师发现一只患有皮肤病的肮脏小狗待在树荫下，结果，孩子抱住了那只狗。她有过敏症，受到什么刺激马上就会咳嗽，所以她抱着肮脏的小狗，让治疗师大吃一

惊，她自己也深感奇怪："真不可思议，抱着这么脏的小狗，却没有咳嗽！"

以此为契机，这孩子向治疗师说出了一直保守秘密的关于"肮脏的自己"的体验，在治疗师"你一点儿也不脏"的保证下，她终于慢慢地重新站起来了。治疗师推断，她是把这只狗当成感到自身肮脏的自我形象，她抱起肮脏的狗，其实是对这个形象接受并试图重新整合的行为。应该说，这件事也是在包容一切的治疗师的陪伴下才能达成的。有过敏症的孩子，看到患有皮肤病的狗，不由自主地抱起来，自己也对"为什么没有咳嗽"觉得不可思议，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动。

时机成熟

面对拒绝上学的孩子，心理疗法专家不会陷入怎样才能让孩子去上学、不愿意上学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简单的念头，而是首先试图共享孩子的世界。在这个案例中，也有着治疗师"通过绘画、音乐和测试等"逐渐建造一个能够两个人共享的世界的记述。在这些朴素的努力的支持之下，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只狗出现在两人面前。通过亲自抱住肮脏的狗，少女终于下定决心，向治疗师坦白了自己的秘密，说出了那让自己一直觉得"被玷污"的经历。

如果不去理解事情的完整经过，体会"时机成熟"时的美妙，而从这些故事中得出"孩子不愿上学，只要给他动物就行了"的结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动物还是"时机"，都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别人可以给予或预备的。这里有一些不能忘记的重要条件，例如孩子必须是出于主动性的行为而产生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且必须存在这样一个人，能和孩子拥有足以让它变得有意义的人

际关系。

因为看到了很多关于拒绝上学的孩子与狗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在这个标题之下展开了论述，但正如村濑嘉代子列举的很多其他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孩子与动物的关系当然并不仅限于表现在拒绝上学和狗之间。这是需要画蛇添足地补充一句的。

作为分身的动物

关于孩子与动物的关系，最后还要提一点。那就是孩子既会非常喜欢动物，有时也会突然欺负乃至虐待动物这样一个事实。有的孩子非常喜欢猫或狗，家里的其他人稍微摸一下也会发脾气，突然之间却会对它又踢又打，狠狠欺负，简直像要杀死它一样。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刚才所讲的一点，即动物是被孩子作为父亲、母亲或自己的分身而接受的，就可以理解了。也就是说，孩子为爱与恨这两种相反的感情而苦恼，处于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孩子既有希望母亲一直抱着自己的愿望，同时又有哪怕一脚踢开母亲也想要离开的心情，两种感情的纠葛体现在对待动物的态度之中。（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本篇一之3 A子的案例中，A子一面对母亲施加暴力，有时却偷偷钻进母亲所睡的被窝中。）这种心理活动在对自己的心情上也是一样。既有觉得自己无比可爱的时候，也有极其厌恶自己的时候。孩子在对动物表现出爱憎两种态度时，大人不要觉得这孩子“反常”，而应该理解孩子心中无可奈何的内心纠葛。

3—
幻想

幻想的小狗

前面讲过了对于孩子们来说与动物的交流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既然动物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些想要饲养动物却无法实现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菲莉帕·皮尔斯（Philippa Pearce）的《幻想的小狗》[①]（*A Dog So Small*），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绝妙解答。这部作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还告诉我们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关于这部作品，我已在其他地方详细论述过，这里就简单谈一下它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之间的联系。

主人公少年本（Ben），是住在伦敦平民区的布理维特（Blewitt）家的孩子，排行居中，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在善良的父母和姐弟们的包围之下，乍看上去他似乎很开心，尽管如此，他却体会到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感。看来，人无论处在怎样的优越环境中，都有不得不体会排斥感和孤独感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人类这一存在必然具有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自我意识比以前更强烈，在走向自立的过程中，必然会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因而，无论周围的人多么好，都会感到说不出的排斥感和孤独感。

① 《幻想的小狗》，菲莉帕 · 皮尔斯著，猪熊叶子译，日本学习研究社，1976年。

而给这样的本带来安慰的，就是幻想。本喜欢幻想一只强大的狗。他在心中描绘着在俄罗斯冰雪覆盖的荒原上与野狼战斗的俄国狼狗（borzoi）的雄姿。俄国狼狗在荒原上与狼搏斗，狠狠撕咬着。在本的心中，开始向着自立进发的自我，一定相当强壮，这种强壮对本而言，就体现为俄国狼狗的雄姿。

生日礼物

本根本没有想过要得到一只俄国狼狗，但非常想养一只狗。住在乡下的祖父也许是觉察到本在兄弟姐妹中有点孤立，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他一只狗。本欣喜若狂，翘首期盼着生日。但是，从祖父那里送来的，只是一幅画着小狗的画，并不是真的狗。祖父虽然答应送给本一只狗，但不能对他一个人特殊，而给每个孙子孙女都买一只狗的话，价钱又太贵了，而且祖父觉得本所住的公寓里恐怕也不能养狗，所以才送来了一幅画。

吉娃娃阿小

本万分沮丧，同时也感到很生气，但他从祖父写来的信中体谅了祖父的心情，于是去拜访祖父。他从祖父那里了解到，画中的狗是一只品种非常珍贵的狗，这幅画是本的叔叔远航去墨西哥时，作为礼物带回来的。画的背后写着“Chihuahua Chiquitita”的字样，其中“Chihuahua”本是墨西哥一个城市的名字，而“Chiquitita”的意思是“非常小的”，这恐怕是画中小狗的名字。

这只名叫阿小的小狗，从此就住在了本的心里。本一闭上眼睛，阿小就会出现。本对狗非常着迷，去图书馆查阅吉娃娃犬的相关资料，却发现“吉娃娃犬可供食用”，这让他感到无比震惊。因

此，他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差点儿就被食人族吃掉，吓得大声尖叫，让母亲担心极了。

母亲知道本想要养狗却没有办法养，还去图书馆查阅关于狗的资料，劝他不要过多考虑狗的事情。母亲问他，是不是还想要狗，本回答不想要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阿小差点儿脱口而出，却说出了一句并非出于本意的“已经不想要了”。

本为什么没有对母亲说真话呢？这是因为他想要把“他的狗”当成一个秘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上一章所讲的秘密的意义。作为支撑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东西，本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小小的狗是一个秘密。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拥有秘密同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本从他的阿小那里得到安慰，同时却也为此遭遇了危险。

担心的状态

从那以后，本一直在心中开心地想象着阿小的样子。一闭上眼睛，阿小就出现在眼前。但是他的家人却一味剥夺他的乐趣。他们担心带有孤立倾向的本，总想对他搭话，或者和他一起行动，结果却让本与他的家人越来越疏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都变得恍恍惚惚、粗心大意。成绩自然也下降了。老师们也发觉了这一点，但对于总是闭着眼睛发呆的本也感到束手无策。

最后，校长认定本的眼睛出问题了，告诉了本的母亲。母亲大吃一惊，立即带他去看眼科医生。但是检查下来视力根本没有问题。母亲追问他为什么总是闭上眼睛，本回答道，并不是看了东西感到疲劳，而是厌倦了去看。

“我已经厌倦了去看。看到的东西——总是一模一样，没有任

何变化——总是那么笨重，那么庞大——又大又没劲，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而且总是一样无聊，永远都在重复着老一套的做法。”

母亲吃惊得目瞪口呆。母亲知道，本正处于令人担忧的状态。但她却不知道应该担忧什么，又该怎样为他担忧。

蛹的时期

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孩子身上，当然程度不一定有本那么严重。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孩子们的想法和行为都莫名其妙，在学校的成绩突然变差，或者本来喋喋不休，现在却变得沉默寡言了。这种情况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担心的，但这却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我把它称为成长过程中的“隧道”或“蛹”的状态。在豁然开朗之前，必须要经过“隧道”。

就本的情况而言，大人们认为，本因为有着阿小这只狗的幻想所以才会变得古怪，那么只要他抛弃这种想法就可以了。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这就像是对着蛹下命令，既然是因为把自己关起来所以不能动弹，那么就赶紧脱去这层蛹，像从前一样（也就是说像毛虫那样）四处爬行。这样做的话，蛹只会死去。或者哪怕还能作为毛虫而四处活动，也会失去变成蝴蝶的机会。

本依靠着想象中的小狗支撑着自己，学会了活泼而大胆地行动下去，而这些体验是内部性的充实，在外部却没有任何表现。但这件事对于将来本的人格的发展，却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经历过这样的“蛹”的时期，人才能向前踏进，步入与以前不同的阶段。这时，父母作为起到“蛹”的外壳作用的东西，应该保护孩子不受外界强烈的刺激。在一旁守护着孩子，耐心地等待，就会有新的发展。

尽管如此，人毕竟和蝴蝶不一样，并不是只要完成从毛虫变成蛹，然后化为蝴蝶这样的直线变化就万事大吉了。蛹的时期，有的人很长，也有的人很短。还有人从来没有过蛹的体验。情况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但一般来说，相当多的孩子是在十岁上下的时候通过隧道的，即使平安度过这个时期，大部分孩子在青春期中会有隧道的体验。家长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破茧而出

到了一定的时期，蛹也会自己破茧而出。隧道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用多久就能看到出口。但是，急剧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危险。本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和家人一起去城里进行圣诞节采购时，闭着眼睛穿过马路，被汽车撞伤了。幸好保住了性命，却也吃了不少苦头。他被立即送往医院，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个时候正是本从蛹中破茧而出的时候。本来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的小狗，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变成了“看不见的狗”，支撑着本的内心。本也能和家人形成和睦的关系了。他原本所感觉到的不可言喻的孤独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幻想中的动物们

本对“幻想中的狗”有了一番内心的经历，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有些孩子面对真正的狗、猫或养小鸟的时候。这时在孩子的心中，都存在着对应于这些真正动物的“幻想动物”。正因为此，孩子们才会沉迷于这些动物。就本的情形而言，因为想要养一只狗而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幻想中的狗的存在才会被放大，可以说其意义是相当明确的。

当本回到现实世界时，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件危险的事。这种情况非常多。这时，能不能以此为契机顺利地从蛹中破茧而出，本周围原有的人际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住院之后与家人之间（包括祖父母）的心灵交流，在原作中作了细致的描写。正因为有了这些，本才能成长为一个开朗的少年。后面的故事也非常精彩，但这里我们就满足于探讨幻想中的动物的存在意义吧。

被压抑的幻想

幻想对孩子而言如此重要，但如果它被压抑而不能发挥，又会怎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谈谈一个明确说明这个问题的案例。有一位母亲带着小学五年级的男孩前来咨询，她认为孩子的智力并不低下，但不知为什么成绩很差。我赶紧和孩子会面，发现他的智力果然不低，甚至可以说是优秀。这孩子为什么会如他母亲所说，总是得一分或两分呢，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据母亲说，在家里母亲陪在身边做作业的时候，他非常会做。本以为这样就没问题了，但在考试的时候，他却总是犯些不可思议的疏忽和思路错误，最后的成绩总是出乎意料的差。

仅仅与这孩子交谈片刻，我就发现他是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孩子。我和他谈的是“你喜欢什么地方”这个稀松平常的问题，他说自己喜欢旅行，一边还向我描绘了他想去却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景色，说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把他诱导到放着沙盘的地方，让他在沙盘中做些什么，他马上动手做了起来。我本以为我会看到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这种在沙盘中进行创作的方法，被称为“沙盘疗法”，是由我引入日本的，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出乎意料的是，这孩子所创作的作品，并不是那么丰富，但准确反映了这孩子所处的境地。狮子和大象被完全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看到这里，我感到这孩子丰富的想象力完全被压抑了。也许孩子是由于母亲对成绩差的焦虑，在家中母亲的陪伴下做作业时，把弦绷得紧紧的。而在去学校参加考试的时候，被压抑的想象力突然间爆发出来，心思四处乱飞。所以才会犯下意想不到的疏忽。而妈妈更加焦虑，对孩子就更加严格，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

打破栏杆的大象

我正在想着，这孩子稍微动了一下大象，说道："大象正在用鼻子推栏杆。"我感到非常有希望，而母亲也非常通情达理，完全接受了我的说明（这种情况不太常见）。

我期待着下一次他会创作出大象打破栏杆走出来的作品，结果，这孩子一来就在沙盘中创作了名为《打破动物园栏杆的大象》的作品，令我大吃一惊。大象气势汹汹，横冲直撞，踏毁了自卫队的坦克。我对这幅作品非常感动，拍了照片，但有趣的是，不知从何处有光线进来，关键的大象所在的位置曝光了，几乎没有被拍出来。这就像是在暗示，这孩子心中所涌现出来的幻想非常精彩，无法将其收纳到我的心中。因此，这里无法提供大象横冲直撞的照片，读者朋友可以各自在心中描绘当时的情形。

只有这个孩子，仅仅进行了短时间的面谈，问题就解决了。母亲接受了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孩子在考试中愚蠢的失误马上就消失了。孩子把被限制的想象力，表现为被关在栏杆里的动物，这种心理活动的确非常了不起，令人感叹不已。

IV

孩子与时空



衣柜

谷川俊太郎

衣柜右边的抽屉
塞着假发和梳子
衣柜左边的抽屉
全都是塑料勺子
而正中央的抽屉
被牢牢地锁起来

最上面的抽屉
被参谋本部的地图占据
第二个抽屉中
是多得漫出来的名古屋腰带
第三个抽屉
不知为何完全是空的
最下面的那个抽屉
一打开就有小老鼠跳出来

打开衣柜门的中间
是一处陌生的郊外
在风尘仆仆的黄昏
有一个拍球的女孩
咚咚咚,球儿拍啊拍
拍一下,长一岁[①]

---

① 《除此之外》,谷川俊太郎著,日本集英社,1979年。

衣柜的门

读了谷川俊太郎的这首诗，我不由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衣柜”。也许有些人衣柜的抽屉中装满了宝石，也许有些人在里面放了很多草纸。但“打开衣柜门的中间”，却变成了异次元[①]的空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衣柜”，一辈子却一次也没有打开“柜门”，也未免太不幸了。当然，也许有人一打开门就会遇上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想要没有任何危险地抓住幸福，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仅仅拍了三下球，时间就过了三年，这种事会有吗？读了这首诗，我马上想起了儿童文学的杰作，C.S.路易斯（Lewis）的《纳尼亚传奇》[②]（*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这是英国的故事，与日本的衣柜也许大不相同。当打开疏散地区的一个古老衣柜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就是纳尼亚大陆。孩子们在这里经历了一场宏大的史诗。这场经历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十五年左右，而在纳尼亚大陆却长达数千年。

在现实的世界中，时间和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取决于“何时、何地”。只有明确“何时何地”，遵守约定，我们才能见到想要会面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实中也有事情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会有误会，也会有事故，甚至翘首企盼的恋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深切体会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无常。

---

① 异次元，不同于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时空，常被当作时空隧道的代名词使用。

② 《纳尼亚传奇》（全七卷），C.S.路易斯著，濑田贞二译，日本岩波书店，1966年。

超越时空的世界

在无常的现实世界背后，其实另有一个超时空的世界，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真正放下心来。在探讨《秘密花园》时，我说过在所有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这一点倒是正好与这里的论点契合。

孩子们对于现实世界中超越时空的世界的存在，知道得非常清楚。大人们则过多地被现实世界所束缚。大人们经常说“忙”，这也许是为了避免对这个世界感到无常，而逃避到忙碌当中去。孩子们的超时空世界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本章中我们就来探讨那些有过超时空世界体验的孩子们。在儿童文学中有大量关于这种体验的名作，几乎令我犹豫该选哪些才好。



1— 什么是时间

旧钟报出的"时间"

说起关于时间的儿童文学名作，很多人会想到菲莉帕·皮尔斯（Philippa Pearce）的《汤姆的午夜花园》（又名《大座钟的秘密》）①（*Tom's Midnight Garden*）。众所周知，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J.R.汤森（Townsend）高度称赞这部作品道，"如果要从二战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中选出唯一一部我心目中的杰作"②，那就是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不仅与时间有关，也与空间有关，会让我们思考超时空世界的存在。

主人公少年汤姆·朗格（Tom Long）因为弟弟彼得（Peter）出了麻疹，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度过难得的暑假，独自一人被送到亲戚阿伦（Alan）姨父家。这是一个古老的宅子，被分隔成一些公寓，一进大门，大厅里有一台巨大的老爷钟。这台大座钟走时非常准确，但报时的钟声却非常混乱，有时明明是五点，钟却只响一声。

这台大座钟却是整个故事的推动者。也就是说，这台大座钟就像是在宣告"有两种时间"一样。时间滴滴答答地走着，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流逝，这台大座钟的指针就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对人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时间。那就是对于每个个人来说的

① 《汤姆的午夜花园》，菲莉帕 · 皮尔斯著，高杉一郎译，日本岩波书店，1975年。
② 《英语儿童文学史纲》（下），J.R.汤森著，高杉一郎译，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

"时间"。时针一个小时的长度，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瞬间，对于其他人来说又有可能正好相反。有时候，十年前的事如同发生在前不久，而最近的事情却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时间"像是有生命一样，会发生变化。这样一想，这台大座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一边通过指针的运动报出公平流逝的时间，一边发出钟声来报出另外的"时间"。

秘密的后院

一天夜里，汤姆睡不着觉，突然听到大座钟敲了十三下。这事非同寻常。"这件事给汤姆带来了变化。汤姆凭直觉明白了这一点。汤姆开始思想斗争，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周围的寂静似乎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整座楼房似乎屏住了呼吸，黑暗笼罩着周围，催促他回答一个问题：'汤姆，大座钟敲了十三下，你打算怎么办呢？'"

照着大座钟所报的"时间"，汤姆走下楼去，打开大厅的后门一看，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花园。第二天，汤姆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花园，只有杂乱无章的垃圾箱。从那以后，每到夜里，汤姆就会去这个"秘密花园"玩。这对于汤姆来说是魅力无穷的体验，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里，"时间"甚至会逆转，被风吹倒的大树，下次再去又会恢复原状，在那里遇到的人物，也会突然间回到幼年时期。这些不由让人觉得，"时间"并不是笔直流逝的，而是螺旋卷曲着，形成了一整块。

哈蒂的存在

汤姆在"花园"中遇到的人中，只有一位名叫哈蒂（Hatty）的少女看得见他，并能和他交谈。其他人似乎完全看不见汤姆。汤

姆和哈蒂一起游戏，一起捣蛋，逐渐被哈蒂吸引。这时，汤姆的心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那么想回家，现在却一心想留在阿伦姨父家里，哪怕拖延回家的时间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秘密花园”的魅力，比父母等待着自己回去的家还要大。

这对于少年汤姆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汤姆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了比自己的父母更有魅力的存在，而且是一个超越日常时空的存在。对于汤姆来说，在“打开衣柜门”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花园，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哈蒂的少女。而在彼侧与此侧，时间的流逝完全不同。在那边经历了很多事情，回到这边，时间却一点儿也没有过。有时，这边才过了一天，那边却过了好几年。总之，这种超时空的世界支撑着汤姆的存在，让他离开父母也能生气勃勃地活下去。这是孩子在走向自立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步。

这里再补充一句题外话，如果本来就觉得自己的家没有魅力而被其他东西吸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前所述，在这种时候，孩子反而会“为了寻找家”而离家出走。

汤姆完全被花园和哈蒂吸引了，甚至想要永远留在那边的世界里。但是，哈蒂很快就长成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她的心思都转到同龄的男性身上去了，几乎忘记了汤姆。而且，家里也开始催促他回家，汤姆非常焦急，但从后门通往花园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汤姆非常难过，却迎来了意料之外的结局。

梦的共享

汤姆发现，这个大宅子的主人、同时也是那台大座钟的主人巴塞洛缪太太（Mrs Bartholomew），其实就是“哈蒂”。巴塞洛缪太太这才知道，每天晚上她在梦见从前的经历时，汤姆都会进入她

的梦中。得知出现在自己梦中的少年汤姆实有其人，太太也感到惊喜交加。她说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总是回忆过去，梦见过去。每晚在她的梦中都会出现“花园”，似乎不仅是她的力量，其中也有汤姆的力量。“她对汤姆说，在这个夏季之前，她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梦见这个花园，而且，在这个夏季之前，她从来没有如此逼真地感受到小姑娘哈蒂的那种感觉——渴望有人陪她一起玩，渴望有地方可以玩。”

少年汤姆因为离开家而感到孤独，想要和谁一起玩，他的这种心情，与怀念过往的巴塞洛缪老太太的心情发生共鸣，产生了奇特的梦境体验的共享。而这种梦境对于两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体验，成为他们此后生活的强大支柱。

关于这部作品，菲莉帕·皮尔斯在“作者的话”的最后写道，“老太太在自己的内部有一个孩子。我们大家在自己的内部都有一个孩子。”我还想加上一句“孩子们在自己的内部也都有一个大人”。否则，汤姆是无法如此深入地体会巴塞洛缪太太的回忆的。孩子和大人之间互相支持，其程度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为深远。

少女与“时间”的故事

下面再来介绍一部以少女为主人公的关于“时间”的名著。这就是阿利森·厄特利（Alison Uttley）的《时间旅行者》[①]（*A Traveler in Time*）。这部作品发表于1939年，是时间幻想（time fantasy）类的经典作品，到现在也仍然有着重大的存在意义。

主人公佩内洛普（Penelope）是个体弱多病的少女，因而从伦

① 《时间旅行者》，阿利森 · 厄特利著，小野章译，日本评论社，1981年。

敦来到了蒂西舅妈（Aunt Tissie）所住的萨卡斯（Thackers）农庄疗养。汤姆虽然不是因为自身的疾病，但也是在离开父母期间有了非常深刻的经历，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故事中存在共同点，那就是“离开父母身边”，这一点非常意味深长。由此可见，作为进行非日常体验的一个条件，必须离开存在日常性亲密关系的空间。

佩内洛普在舅妈家居住期间，一不小心进入了三百年以前的时代。这幢房子属于从几百年前就住在这里的天主教徒巴宾顿（Babington）家族，佩内洛普的祖先曾经是巴宾顿家族的下人。三百年前正是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幽禁起来的时代。佩内洛普完全被卷进了她们之间的纠葛之中。佩内洛普所在的萨卡斯的年轻领主安东尼（Anthony）和他的弟弟弗朗西斯（Francis）站在玛丽女王一边，想把她拥戴为英格兰女王。佩内洛普被他们深深吸引，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佩内洛普就这样被他们打动着，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她已经在历史课上学过，玛丽和安东尼最后都被伊丽莎白处决了。因此，佩内洛普陷入了难言的苦境，她在协助玛丽和安东尼的同时，必须做好这些爱着的人必然会死去的心理准备。她不堪承受，有时无意中说出“玛丽被处决了”之类的话，在那些“过去的人”眼里，多少有些蹊跷。

少女的内心世界

仔细想想，这个故事真是奇特。读者带着和主人公一样的心情，期盼安东尼和玛丽能成功，同时却被明确地告知最后只能迎来悲剧的结局。听上去非常古怪，但如果把它看成一位少女的内心

世界，也许就可以理解了。

一位少女要长大成人，必须经历“少女之死”。这是无法避免的结局。伊丽莎白是位杰出的女性。但玛丽也充满了魅力。无论有过多少经历，无论流血流泪，要通过这两位女性之间的纠葛长大成人，伊丽莎白必须胜利，玛丽则必须被处死。把这场血流成河的宏大战争，看作发生在少女内心的斗争，就能非常清楚地理解了。

对于少女来说，无法避免的“时刻”总会到来。这个时刻对伊丽莎白来说是品尝胜利喜悦的瞬间，对玛丽来说却是迎来死亡的悲惨“时刻”。必须认识到这种两面性。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介绍这个故事，请读者去阅读原作。我认为，这是描绘少女内心世界的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

自我封闭期

在故事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一段佩内洛普被关在地下室里的情节。她几乎被杀死，这显示了少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经历的“自我封闭期”及其危险性。事实上，的确有些人在这个时期里过度自我封闭，出现了精神疾患乃至为此丧命。那些被称为“自杀者”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内心也发生了伊丽莎白对玛丽的“处决”，考虑到这一点，有时我们会觉得若有所悟。可以认为，这是把发生在内心的事情直接体现在外界了。

2—
通道

通往非日常世界的通道

上野瞭准确地指出了在《汤姆的午夜花园》中所存在的“通道”的意义与重要性。在《现代儿童文学》[1]中，上野瞭论述了作为“儿童文学中‘奇妙的世界’”的超时空世界的存在，并探讨了通往这个世界的“通道”的意义。

上野指出：“就《汤姆的午夜花园》来说，后院的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这里，门成了发现人真实的样子和价值的‘通道’。”关于这一点，他还进行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所谓‘通道’，就是在走过它时，可以明确地证实，存在一个与日常世界‘毗邻’的奇妙世界。读者和汤姆一起待在门内，这里有着永远不变的现实。读者处在和汤姆所住的无聊公寓一模一样的境地，然后和汤姆一起穿过门，那里有着未知的世界。哈蒂究竟是谁，墙的另一边究竟有什么，为什么这里的时间与门内的时间性质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需要探索的事情。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冒险心的世界，是一个引起人们期待感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通过‘通道’与平淡的日常世界产生联系，并被连接在一起，其意义就在于此。”

① 《现代儿童文学》，上野瞭著，日本中央公论社，1972年。

彼侧世界与此侧世界

通往彼侧世界的“通道”的存在，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如前所述，此侧的日常世界是由彼侧世界所支撑的。但是现在，不仅是大人，就连孩子也很忙（或许应该说是在大人的安排下变忙），与彼侧世界的接触被切断了，因而产生了种种问题。

教育学家蜂屋庆认为，此侧世界是“技术性世界”，彼侧世界是“超越性世界”，并指出，现代教育的盲点之一，就是热衷于传授并让孩子掌握技术，而忘却了超越性世界的存在[①]。他说：“居住在技术性世界的人，被按照在多大程度上达成‘欲望’（目的）来测定。孩子被按照学校的分数测定，被相对分为优秀生和后进生。相对性地对待孩子，已经成了教育的基本。即使绝对性地强调‘重视每一个孩子’，由于忽视了超越性世界，这种声音也是空洞的。”蜂屋还指出，教师通过接触绝对性的世界，才能“超越孩子性格和力量的差异，把每个孩子都当作绝对的超越性世界的体现，去接触那些有着宝贵的、无可替代的尊贵的孩子”。的确，无视超越性世界，只注重技术性世界，就会让本来相对性的评价带有绝对性的分量，结果就会出现仅仅以孩子们的学业成绩进行绝对性评价这样的事。

但是，这里极其重要的是，如果一味被超越性世界所吸引，有可能会发生几乎可以令人丧命的危险。再引用一次蜂屋的话，“绝对的超越性世界虽然无可争辩地存在，但是，即使可以接触到它，想要住在其中却会被拒绝。如果一定要居住在绝对的超越性世界，就会导致人的毁灭”。被“午夜花园”深深吸引的汤姆，也想过永远住在那里。如果他的梦想实现了，又会怎样呢？汤姆无论如何

---

① 《教育与超越》，蜂屋庆著，日本玉川大学出版部，1985年。

都必须回到这边，正因为此，上野所说的“通道”才成为必要。

与孩子之间的通道

通往彼侧世界的“通道”，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扩大解释。例如，如果有一个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被带到我这里来，当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或“你在家里不是很会说话吗”，对方却一句话也不说，那就没有办法了。不仅如此，这孩子的脸也像面具一样毫无表情，就更加毫无办法了。也就是说，在我和他之间没有“通道”。

要带着爱去接触孩子，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注入这爱的“通道”。每个孩子都是无可替代的，即使极力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确信是如何经过“通道”到达孩子那里的，却需要反省一下。如果仅仅通过成绩评价这个“通道”，把所有孩子都同样地按照从一到五排列，就算一直把“每个人都无可替代”挂在嘴上，孩子们也会很容易就会看出这种花招的本质。

等待的重要

有一个沉默的孩子。我不能马上找到“通道”。这时，不慌不忙地等待是非常重要的。只要等待，通道往往会自然打开。例如在第三章“K君与乌龟”这段所举的例子中，一只乌龟出现了，并出色地发挥了“通道”的作用。焦急的人、慌张的人是看不见“通道”的。如果教师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想要让这个孩子说些什么，恐怕就无法认识到乌龟的重要性。这位任课老师立即意识到乌龟的意义，并提议全班同学一起照顾乌龟，这种做法太棒了。乌龟发挥了“通道”的功能，全班同学倾注在乌龟身上的爱，传递到了沉默的K君身上。

而在完全合适的“时机”，这只乌龟失踪了，值得感叹的是，这成了K君开口说话的契机。动物们并没有时钟这种东西，也许它们对于另一种“时机”极其敏感。

拥有时钟的动物

写到这里，我马上涌现出很多联想。也许稍微有点离题，其中有两点我想要说明一下。首先是“拥有时钟的动物”。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在家喻户晓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①]（*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里，一开始出场的兔子就拥有时钟。兔子自言自语地说：“哦，亲爱的，哦，亲爱的，我太迟了。”说着匆匆忙忙地“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看，然后又匆匆忙忙跑了”。爱丽丝跟在兔子后面，跳进了兔子洞中，而这个兔子洞正是通往奇境的“通道”。可以说，兔子起到了把爱丽丝诱导到这里的作用，但兔子所拥有的时钟究竟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像那台让汤姆惊奇不已的大座钟一样，敲出十三点的钟声呢？试着想象一下，的确非常有意思。当然，后来爱丽丝遇见帽子匠，他的时钟可以涂黄油，也可以泡在茶杯里，可见兔子的时钟应该更为古怪才是。

作为引导者的乌龟

刚才在写到乌龟与“时机”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点，那就是出现在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毛毛》（又名《灰先生》）[②]（*Momo*）中的乌龟。《毛毛》在日本拥有很多读者，我在

---

①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刘易斯·卡洛尔著，田中俊夫译，日本岩波书店，1955年。

② 《毛毛》，米切尔·恩德著，大岛香织译，日本岩波书店，1967年。

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论述过①，这里就不重复了。在这个故事中，把主人公毛毛带到掌管“时间王国”的塞昆杜斯·米努土司·侯拉（Secundus Minutus Hora）老人那里去的，就是一只名为卡西欧佩亚（Cassiopeia）的乌龟。在这里，乌龟作为知道重要“通道”的角色出现。

在《毛毛》中，时间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侯拉师傅还说，有一种用普通的钟表无法计量的特别的瞬间，他称之为“恒星时”。乌龟之所以作为通往这种超越日常性的“时刻”的引导者出现，也许是因为乌龟被视作与“忙碌”的生活方式无缘的存在。为了宣告沉默的K君开口说话的“恒星时”，一只乌龟出现然后消失了，这种看法也非常有意思。

大人想要知道通往孩子灵魂的“通道”时，急躁是最要不得的。只要用温暖的目光守护着孩子，通道就会从灵魂那里打开。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动物的出现，或者有时孩子所喜欢的歌手或演员，也会出乎意料地成为“通道”。找到这些并尊重其存在，就会发生灵魂的接触。

① 《“毛毛”的时间与“我”的时间》，河合隼雄著，收录于《潜藏在人的深层次的东西》，日本大和书房，1979年。

3—
来自云彩之上

阿信坐在云彩上

前面说过，在接触超越时，注意到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找出“通道”。这里我使用了此侧世界和彼侧世界这样的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空间存在于某个地方。说得极端一点，也可以说彼侧世界与此侧世界是一样的，只是由于我们不同的态度，它们才呈现不同的样子。

此侧世界就是彼侧世界，石井桃子的《阿信坐在云彩上》[1]（ノンちゃん雲に乗る）就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点。这部作品最早是在1947年发表的，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也许有人会觉得没有必要拿出这么老的作品来，但是这部作品有着今日更能发现其价值的地方。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更为明确。我们赶紧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探讨一下这部作品吧。

故事从主人公阿信这个小学二年级女生哇哇大哭开始。阿信“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吸溜着鼻涕，向葫芦池走去。”阿信并不是个爱哭鬼，今天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才放声大哭的。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阿信醒过来才知道妈妈和哥哥瞒着自已到东京买东西去了。阿信的父母非常称职，也很宠爱阿信，尊重年幼的阿信的人格，在

---

① 《阿信坐在云彩上》，石井桃子著，日本福音馆书店，1967年。

这之前从来没有过瞒着阿信让哥哥一个人占便宜的事情。但是今天爸爸认为阿信身体不好，不适合去城里，因而妈妈和哥哥偷偷地走了。他们俩会在天黑之前回来，所以父母觉得阿信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阿信来说，无论理由是什么，比起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个问题，她更生气的是“所有人……所有人……都合起伙来骗我”。爸爸和姑姑不停地安慰她，但她听不进去。阿信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被最爱的人背叛，这种悲伤的心情却没有人理解。“既然谁也不理解我的心情……干脆我一个人走吧。”就这样，阿信哭着离开了家，来到了附近神社的葫芦池。

背叛的体验与通道

本章讲到的汤姆和佩内洛普，都是在故事的开头离开了父母身边，而阿信的情况比他们更糟糕。汤姆和佩内洛普都是在无可奈何的理由之下离开家，尽管不情愿，毕竟他们自己也同意离开。与之相对，阿信则是对家人的背叛发出抗议——尽管离家很近——而离家出走。由此，阿信也与汤姆和佩内洛普一样，体验到了超越现实时空的世界。

这样看来，可以认为对于阿信来说，“被背叛”这件事就是“通道”。的确，背叛的体验很容易成为“通道”。在这之前，对阿信来说妈妈是绝对性的存在。把这世界上的某个存在看作“绝对性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这种想法一定会遇上背叛。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存在，这是无可奈何的。这时，根据两者之间的现实世界的纽带——即使并不是绝对的——有多么强大，以及背叛者与被背叛者对超越有多么开放的心态，背

叛就会变成多么意味深长的"通道"。但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背叛就会发挥作为"通道"的作用。这时就会出现上野瞭所指出的有意义的往复运动。

很多孩子即使遇上阿信所遇到的事，也许会觉得"妈妈又骗我了"，或者"下次一定要妈妈带我去"，稍微哭一会儿也就作罢了。而阿信却把这件事看作重大的背叛，拼命地进行抗议，拒绝大人的安慰，哭个没完。正如这种情形所显示的，家人在这之前给了阿信深厚的爱。这种爱与阿信的倔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意味深长的"通道"就是在这种平衡的基础上打开的。看到这里，我不由觉得，"通路"真是一扇窄门。

云彩上的老爷爷

话说阿信去了葫芦池，爬上了影子倒映在池水中的一棵枫树。她一看水池，只见水面上映照着天空的云彩，阿信产生了错觉，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向天空爬上去一样。她想起了自己在天空中飞翔的梦境，以及和哥哥的对话，想着想着，她手一滑，掉进了池水中。

"啊，糟了，妈妈……她还没来得及想下去，就觉得胸口一紧，似乎从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过……下一瞬间，阿信的身体就飘浮在空中了。"

阿信在天空中游来游去，得到了坐在云彩上的像"高砂老夫妇[①]中的老头"那样的老爷爷的帮助。令人吃惊的是，阿信的同学、总是欺负阿信的长吉也在云彩上，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就这样，阿信老老实实地回答老爷爷的问题，谈起了自己的"经历"。阿信

① 高砂老夫妇，日本谣曲中的松树精，原型是兵库县高砂市高砂神社的连理松。

不断说着自己的父母、快乐的哥哥和自己，这也是这本书的中心内容，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这里我不得不略去不提。

谦虚的心灵

阿信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说了自己是个多么好的“好孩子”。结果老爷爷说：“什么呀……你是在念思想品德课的条目吗？”甚至还说：“这样的孩子，如果不小心一点儿，是要失败的呀！”阿信一直以来都被别人夸赞为“好孩子”，听到这话不由感到一丝不安。对此，老爷爷告诉她：“如果对人不虚心，就不能成为有出息的人。”

渐渐地，阿信想要回家了。老爷爷说她必须通过“考验”才能回家。这个考验就是“编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话”，但阿信怎么也编不出来。老爷爷步步紧逼，问道，究竟“是谁说不能撒谎的？是老师吗？还是爸爸？”阿信拼命地想着究竟是谁教的，终于明白并没有谁教，而是“我自己不喜欢……我讨厌撒谎”，她觉得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但事实上她因此而通过了这个悖论式的“考验”，终于回到了家中。

阿信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妈妈和姑姑担心地守在一旁。原来阿信掉进了池中水不太深的地方，失去了意识，被救起来送到家里的床上。阿信很快恢复了健康。她去上学了，终于也能以不同的态度对待爱捉弄人的长吉了，她觉得自己能和他搞好关系。其实，从这一天起阿信做了班长，本来她很不显眼，不像个领导者，现在她有了今后可以做得更好的自信。“云彩上”的体验，给了阿信从容和自信。

视角的相对化

阿信坐在“云彩上”，并没有和老爷爷一起进行什么大冒险。

既没有遇上妖怪，也没有碰到神仙。阿信只是对云彩上的老爷爷，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仅此而已。这能被称为超越时空的体验吗？答案是肯定的。阿信通过用“云彩上”的视角来观察，对于自己的家人，对于自己，甚至对于长吉，都开始用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了。在此侧世界，妈妈对阿信而言原本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是不是“好孩子”，也是绝对性的。但这些被云彩上的视角相对化了。阿信并不是否定这些，而是能够拥有超越这些的“谦虚心灵”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必要将这世上的某种东西视为绝对并产生依赖，例如家长或教师。但如果一味坚持这一点，就会变得过于自信或视野狭小。这时，通过接触超时空的存在，这种状况被打破，孩子就会取得飞跃性的成长。作为“谦虚的心灵”的必要性，云彩上的老爷爷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4—
日本与西方

幻想的差异

这里要讲一些有点理论性的东西。讨厌理论的读者完全可以跳过本节,但作为我个人,很想探讨一下这样的问题。

如前所述,阿信的体验是超越时空的体验,那么,《阿信坐在云彩上》是幻想作品吗?的确,坐在"云彩上"只能在幻想中才能做到。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阿信所讲的"经历",完全都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那么,是不是应该说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没有幻想的部分呢?

《阿信坐在云彩上》的正文,有用黑色油墨和蓝色油墨印刷的部分。从阿信掉入水池中的下一个瞬间开始,字句就变成了蓝色,一直到阿信在自家床上醒过来,才又一次变成黑色。这种创意也被运用在最近发表并引起人们议论的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讲不完的故事》[①](*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中。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少年巴斯蒂安(Bastian)在此侧世界的经历被印成红色,而在作为幻想国度的"幻想王国"中发生的一切则被印成蓝色。只要对照阅读一下幻想王国的记述和阿信的经历这两段用不同颜色油墨印刷的文字,就能清楚地发现日本式与西方式幻想

① 《讲不完的故事》,米切尔·恩德著,上田真而子、佐藤真理子译,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

的差异所在。在日本式的“幻想”中，被特意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印刷的彼侧世界，其实正是我们所说的此侧世界。

濒死体验

最近，由于科学的发达，让人复苏的技术进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被医生宣告死亡或即将宣告死亡的时候又苏醒了过来。这些人在此期间的体验称为“濒死体验（near death experience）”，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也多起来了。根据最早发表这方面成果的雷蒙德·穆迪[①]（Raymond Moody）的研究，很多人在濒死体验中都有共同的因素，他们会觉得身体变轻了，从自己的物理性肉体中脱出，然后“出现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充满爱和温暖的灵——光的生命。这个光的生命，会向我提出概括我一生的问题……而且，我一生中发生的主要事件，都会在一瞬间连续回放，帮助我总结自己的人生”。在这样说的人中，还有人说当关于自己过往的印象不断浮现时，“那道光还会不时加以评论”。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由此得到“教训”，从而极力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应该培养一种对待他人的独特而深远的爱，这种努力在人生中非常重要”。

现实与幻想

读了这些关于濒死体验的记述，我们不由会觉得阿信的体验是以濒死体验为基础的。阿信所遇到的云彩上的老爷爷，可以认为就是濒死体验者所说的“光的生命”人格化的样子。带着这种想法去读的话，这个故事有很多地方让我们觉得有道理。那么，濒

① 《死后的生命》，雷蒙德 · 穆迪著，中山善之译。

死体验究竟是现实，还是幻想呢？这个问题让人不知如何回答。本来，按照佛教的教义，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才是幻觉。

要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书，所以就此简单地打住吧。从结论来说，在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提出了明确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并只把它当成现实的态度。因此，现实与幻想的区别非常明确地存在，而在日本，虽说已经相当西化，但现实和幻想更多地以交错的形式存在。这是日本很难产生真正的幻想的一个很大的理由。《阿信坐在云彩上》无疑是日本式的幻想作品，但是如前所述，它与西方式的《讲不完的故事》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写这些复杂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映在日本的孩子和西方的孩子各自眼中的宇宙，恐怕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种情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日本的孩子们正在不断被西化。

而在欧美人们对濒死体验的关心迅速增高，也许可以说是由于欧美开始注意到了东方式的对待事物的见解，也就是模糊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的看法。也就是说，甚至可以认为日本的少女阿信所看到的世界，对于走在欧美最前列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值得关心的事。不说发表当时，如果现在把《阿信坐在云端上》作为幻想作品让欧美人阅读，也许会让他们感到特别有意思。一个孩子所看到的宇宙，其展开有着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V

孩子与老人



孩子与老人的亲近性

在上一章介绍的故事中，少女阿信遇到了云彩上的老爷爷，是极其重要的。通过用老爷爷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的世界，阿信学会了“谦虚的心灵”这件重要的事。

老人与孩子有着不可思议的亲近性。孩子来自另一个世界，而老人马上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两者都与另一个世界相近，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青年和壮年忙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时，老人和孩子被这种不可思议的亲近性连接在一起，互相庇护，彼此共鸣。当然，在一般意义上，老人与孩子正好相反，这也是事实。在相反的部分与共同的部分的互相作用下，老人与孩子之间就产生了有趣的交流。老人与孩子的关系，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侧面，这里我想要先集中探讨一下“引导者”这一点。引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看了下文的论述你应该就会明白了。



1—
作为引导者的老人

佐胁先生

有一部作品出色地描绘了作为引导者的老人形象，这就是今江祥智的《公子哥儿》[①]（*ぼんぼん*）。这部作品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论述过[②]，所以这里我们只把焦点放在引导者这一点上。

主人公小松洋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他是大阪的“公子哥儿”，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在短短四年之中，不断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最后小松洋感叹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过去已经死了。”在这四年中，太平洋战争开始了，由于最后日本经历了战败，整个日本都处在困难重重的时代之中。而在这之前，洋的父亲不幸猝死，房子也因为大阪的大空袭而被烧毁，正是所谓“一无所有”的状态。一直以来所有支撑着洋的东西都在不断崩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老人支持着洋并帮助他成长，他就是佐胁先生。

父亲死后，祖母来到了洋家，但祖母不久也去世了。于是，六十岁的佐胁先生由于曾经得到过小松家的关照，作为“佣人”住到了小松家。就当时来说，六十岁已经完全是老人了，但佐胁有着“干练而结实的身体”，有时甚至有着不比年轻人逊色的敏捷和力量。

---

① 《公子哥儿》，今江祥智著，日本理论社，1973年。

② 《今江祥智〈公子哥儿〉、〈大哥〉、〈我们的老妈〉》，河合隼雄著，收录于《读孩子的书》，日本光村图书，1975年。

他原本是黑道上的，现在也很擅长打架。但如果让他画“隔扇画”，他也能展露出惊人的才艺。在佐胁的身上，并存着老人与青年、强壮与柔情。

灵魂的引导者

这样一位佐胁先生，作为洋的灵魂的引导者而大显身手。当时有太多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整个日本都蒙上了军国主义色彩，被驱使着朝同一个方向转动。在方向性确定的情况下，指挥者和教师甚嚣尘上。他们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有着明确的确信，认为只要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话就可以了。并且，只要把不听从这种正确方针的人裁定为坏人就可以了。

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能够被这么整齐划一地规定吗？或者说，什么是“正确的”，能够这么简单地决定吗？对此，人的灵魂应该会大声说“不”吧。比如说，洋想要和同班同学白石渚以及偶尔在电气科学馆邂逅的、住在京都的岛惠津子交往。洋的灵魂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但是，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事情根本就是“坏”的。对此，佐胁并不会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妄加评论。不过，他积极地帮助洋与“女孩子”们交往，而面对试图妨碍这种交往的人时则挺身而出。引导者不会被社会的规范或领袖的言辞所迷惑，而只对灵魂的呼声做出回应。在这里，行为比语言更有分量，人的存在本身比概念与规范更有分量。

豁出性命的行为

佐胁先生的活跃，在他冒充海军少校的事件中迎来了高潮。洋的哥哥洋次郎属于游泳部，由于游泳池被“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军

队”征用，学生们被禁止使用。洋次郎想要打听不让用的理由，却因为“军事机密”碰了壁。于是，佐胁先生演了一出拿手好戏，装扮成海军少将进入游泳池，探听出了秘密。这是对当时绝对权威的军队做出的强烈反抗，是的的确确豁出了性命的行为。

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佐胁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洋的哥哥洋次郎与洋不同，完全沉醉于当时的军国主义之中。对他而言——对当时的很多少年们来说也是如此——日本的军队是绝对的。佐胁为洋次郎探听出了他无论如何也想知道的禁止使用游泳池的理由，让洋次郎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这样做“让大日本帝国军队的风采蒙尘”，从根本上动摇了洋次郎的绝对性价值观。内部包含着像这样的矛盾，这也是引导者的特征。他会珍视他所引导的对象的存在本身，尽管如此，却并不是珍视对方作为人的意识形态。

阿信遇到的云彩上的老爷爷，也拥有类似引导者的特性。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好孩子”概念，他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是，作为引导者，他有点儿过于注重传授了。也许可以说，他是介于指导者与引导者之间的存在。

引导者的命运

就这样，佐胁先生发挥着少年洋成长的引导者的作用，但在战争结束这天却悲惨地被“特别高等警察”[①]杀死了。在收听天皇那篇有名的演讲[②]时，只有佐胁先生理解了它的意义，喃喃自语道：“日本战败了。”而其他人根本不能理解广播的意思。当时正好在

---

① 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曾经设置的压制思想和取缔社会活动的警察，二战后取消

② 指日本昭和天皇1945年8月15日在广播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演讲。

场、身着便衣的特别高等警察们立即围住了佐胁先生，并将他殴打致死。了不起的佐胁先生以这种方式丧命，真是令人惋惜，但是作为引导者，因为说出真相而失去性命，这样的命运并不少见。而他作为洋的引导者的责任，差不多也该迎来了结束的时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最适合佐胁先生的结局。

忠心的约翰内斯

《公子哥儿》中的佐胁先生，可以说是老人引导者的典型，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的与此有着极高相似度的形象。这就是格林童话《忠心的约翰内斯》[1]（*Der treue Johannes*）中的约翰内斯。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老国王在临终之前，叫来了忠心的约翰内斯，请他辅佐自己的儿子。老国王留下了不能让王子看到王宫中的一个房间的遗言，就去世了。王子不顾约翰内斯的阻拦，打开了那个房间，看到了房间里的"金屋公主"的画像，马上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为了实现王子的梦想，约翰内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知道公主喜欢黄金，于是和王子一起打扮成金器商人，乘船去了公主的国度。他们成功地把公主领到船上，并吩咐舵手立即开船。王子在船中向公主求婚并得到了成功。但是约翰内斯听到了乌鸦的谈话，知道王子的生命面临着危险，他根据自己所听到的话，不惜违背王子的意愿，挽救了王子的性命。但由于约翰内斯说出了真相，他变成了一尊石像。后来王子牺牲了自己的孩子，让约翰内斯苏醒了

---

① 《忠心的约翰内斯》，金田鬼一译，收录于《格林童话集》（第一册），日本岩波书店，1954年。

过来，然后约翰内斯又救活了孩子，故事迎来了可喜的结局。

引导者的作用

在这里概括的《忠心的约翰内斯》这个故事中，约翰内斯所起的作用，与佐胁先生的作用几乎完全一样。首先，他是帮助父亲死后的孩子的“忠臣”。长于策略，富于行动力，擅于“乔装打扮”，为主人公和女性的结合提供重要的帮助。虽然是“忠臣”，有时也会违背主人的意志，甚至进行威胁主人的行为。而在最后，因为说出了真相，佐胁先生失去了生命，而约翰内斯则化成了石像。其中的类似点非常之多。

在《忠心的约翰内斯》这个故事中，老国王的死，意味着旧的规范和制度的死亡。作为父亲的国王，既希望保持旧的传统，也期待自己的儿子创造出新的秩序，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他做出了特意把“金屋公主”的画像装饰在一个房间内，却又禁止儿子去看的复杂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翰内斯帮助和引导着王子，引入了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的新的要素“金屋公主”，成功地带来了新的秩序。

日本与西方的类似性

洋的父亲死了。但是这种情形下的状况更为复杂。由于父亲的死，试图进入小松家的“新的秩序”是军国主义性质的。小松家的人们不断进行着抵抗，或者不如说坚守着死去的父亲的遗志，努力坚持到战争结束所带来的理想的新秩序到来之时。其中佐胁先生可谓劳苦功高，最后还丧失了性命。父亲死后，如果没有佐胁先生的引导，洋根本就无从知道应该遵从什么准则生活下去。作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生活下去的一个少年的引导者，日本作家所

创作的这个形象，与西方童话中老国王死后辅佐王子的忠臣形象有着很高的相似性。这一事实在就孩子的宇宙进行的思考上，的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2—
作为引导者的孩子

流氓少年萨莱

前面提出了老人作为孩子的引导者发挥作用的例子，这里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孩子作为老人的引导者发挥作用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柯尼斯柏格（E. L. Konigsburg）的《乔康达夫人的肖像》[①]（*The Second Mrs. Giaconda*）。在杰作不断的柯尼斯柏格的作品中，这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名作。

在书的开头，作者写道，家喻户晓的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收了一个满口谎言、偷窃成性的倔强少年萨莱（Salai）为徒，并非常重视萨莱，他借钱给萨莱的姐姐作为陪嫁，又在遗嘱中留给萨莱一部分财产，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事实。为什么达·芬奇会这样做呢？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才写了这个故事。一言以蔽之，结论就是，萨莱是巨匠达·芬奇的引导者。

这个故事中的达·芬奇也许并不是老人。但是，他的思想和行为都非常自然地给人以“老贤者”的印象。我们就把他当作老人吧。萨莱这个流氓少年作为这位老贤者的引导者而出场，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萨莱偷东西的时候，正好被达·芬奇逮住，但

① 《乔康达夫人的肖像》，柯尼斯柏格著，松永富美子译，日本岩波书店，1975年。

达·芬奇原谅了他,并收他为徒。萨莱总是搞一些恶作剧,或者干些蠢事,在小心翼翼、装模作样的上流社会中,萨莱那直言不讳的话语,让达·芬奇非常喜爱。

不漂亮的新娘

达·芬奇在米兰的统治者卢多维科(Lodovico)公爵麾下服务。卢多维科希望迎娶费拉拉(Ferrara)公爵美丽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他把婚礼交给达·芬奇一手安排。但是,在卢多维科求婚之前,伊莎贝拉已经和别人订婚了。费拉拉公爵建议卢多维科迎娶伊莎贝拉的妹妹比阿特丽斯(Beatrice)。出于政治策略,卢多维科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是和姐姐相比,比阿特丽斯怎么也不能算是个美人,卢多维科并不喜欢她。

由于达·芬奇的安排,婚宴大获成功。萨莱拼命地想要看到新娘的样子。但一见之下,不由失望地说:"这个新娘体格又小,皮肤又黑,真是太难看了。"这样的新娘,得不到卢多维科的好感,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伯利恒之星

婚礼之后,过了三个月,萨莱偶然遇见了比阿特丽斯。他们聊着聊着,发现彼此都喜欢恶作剧,不由产生了共鸣,出现了心灵相通的一瞬间。两人互相凝望着,"在彼此的眼中发现了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他们彼此认同了对方纯粹的恶作剧的才能"。于是,萨莱把比阿特利斯带到了正在观察花草画素描的达·芬奇面前。达·芬奇正在画素描的,是名为伯利恒之星(Star of Bethlehem)的一种杂草。

因为有了萨莱这位中间人，达・芬奇很快就能够和比阿特丽斯坦率地交谈了。比阿特丽斯被很多随从簇拥着，看上去似乎很幸福，她却这样诉说道："这些崇拜者知道我是谁却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身边都是这些人，我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寂寞呢？"她悲叹自己并不漂亮，而且被丈夫忽视。对此，达・芬奇不加掩饰地承认她姿色欠佳，同时给她看自己手中的"伯利恒之星"，对她说道，这种花虽然不显眼，但叶子的构造非常有意思，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叶子比花更能引人注目的存在。比阿特丽斯也同意这一点，她说自己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丈夫却总是对其他美丽的女人动心。卢多维科有一个美丽的情人，名叫塞西利亚（Caecilia）。卢多维科让达・芬奇为塞西利亚画一幅肖像，比阿特丽斯也知道这件事。

萨莱忍不住提出，应该请达・芬奇给比阿特丽斯画一幅肖像，但比阿特丽斯拒绝了。她说自己"容貌太过平常"。对此，萨莱明确地说："可是我喜欢。"达・芬奇也说："我也喜欢。"但是，关于肖像的事她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挽回丈夫的爱

比阿特丽斯与萨莱关系越来越好，达・芬奇也通过萨莱去拜访比阿特丽斯。卢多维科来找达・芬奇，也开始留在比阿特丽斯的房间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可以提升艺术家们的技艺。实际上，她的"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标尺"。为了经受住她特有的这种标尺的评价，很多艺术家带来了自己努力创作的作品，聚集到比阿特丽斯周围。卢多维科发现了年轻妻子的这种魅力，终于对她产生了爱情。通过达・芬奇的眼

睛,他发现了妻子的长处。

终于,卢多维科请达·芬奇为比阿特丽斯画像。但比阿特丽斯仍然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与其为自己画像,不如去画一匹马。

比阿特丽斯的姐姐伊莎贝拉以自己的美貌为荣,希望达·芬奇为自己画一幅肖像。但是对于能够看穿人的内心的达·芬奇来说,她并不是让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达·芬奇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为她画像。

灵动之处

重新得到了丈夫的爱,比阿特丽斯开始经常代替丈夫去访问其他城市,变得繁忙起来,身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她不再需要萨莱了。萨莱感到孤寂,却也无可奈何。

他们俩在达·芬奇为卢多维科创作的巨马像前相遇了。萨莱满怀期待,但比阿特丽斯对这件作品却没有作出太多的评价。萨莱觉得,也许比阿特丽斯现在满脑子都是宝石和漂亮的服装,已经失去了"看不见的标尺"。事实并非如此。比阿特丽斯指出,这件作品"与其说是艺术品,不如说是努力的产物"。达·芬奇过分地感到自己的责任,从而产生了过分的自我意识,束缚了自己的才能,正因为此,他才需要萨莱身上的那股子"狂野和不负责任"。她说了一席重要的话:"他需要狂野的因素……所有伟大的艺术都需要。需要一种灵动,一种振翅欲飞的气力。有些艺术家可以在作品创作本身的过程中,将这种狂野的因素吸收进去,但达·芬奇做不到……萨莱,你一定要注意,要让达·芬奇一直拥有某种狂野,某种不受责任束缚的自由。"她的"看不见的标尺"并没有失去。

比阿特丽斯之死

萨莱与比阿特丽斯的友情恢复了，没过多久，她却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二岁。萨莱告诉达·芬奇她的死讯时，达·芬奇非常平静。萨莱愤愤不平，生气道："难道说，神禁止你这位超人爱别人胜于爱自己的作品吗？"达·芬奇承认自己喜欢比阿特丽斯，但萨莱越发激动起来，不依不饶地说，这不是问题的所在，还骂达·芬奇"是一台思想制造机，是一个冰一样冷酷的人"。

比阿特丽斯死后不久，法国军队入侵，达·芬奇和萨莱一起离开了米兰。他们去了佛罗伦萨，途中经过伊莎贝拉那里，伊莎贝拉越来越急切地想请达·芬奇为自己画像，总是纠缠不休。萨莱则在一旁岔开话题，不断拒绝她。有一天，达·芬奇不在的时候，一位商人拜访了他的画室。商人对萨莱说，希望达·芬奇能为自己的妻子画像。萨莱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半开玩笑地接待了他，请他的妻子进来了。一看到她，萨莱不由得心中一动。

乔康达夫人的肖像

"这位女性知道自己并不美，并懂得接受这一点而生活下去。因此，她接受了自己，拥有了不为人知的深沉和美丽。看她那双眼睛，让我觉得站在她面前，如同正在被比阿特丽斯所独有的那心中的标尺衡量一般。她是一位从别人那里得到过欢乐，也得到过痛苦的女性。她是一位懂得忍耐的女性。她是一位层次丰富的女性。"

萨莱觉得，"她一定能成为达·芬奇没能画成的比阿特丽斯的肖像"。他下定决心要说服达·芬奇为她画像，于是问商人，他夫人的名字是什么。商人喜笑颜开地鞠躬说道："她是丽莎太太（madonna Lisa），我么，我叫乔康达（Giaconda）。"

故事到此结束了。这个故事不仅回答了萨莱存在的理由，同时对于达·芬奇为什么会为佛罗伦萨一位无名商人的妻子——也就是蒙娜丽莎（Monna Lisa）——创作一幅肖像画，也进行了解答。达·芬奇创造蒙娜丽莎这幅杰作，离不开萨莱这位流氓少年的引导。

狂野的东西

对于巨匠达·芬奇来说萨莱为什么必不可少，这一点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比阿特丽斯在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不过，这里所提到的“狂野的因素”，正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是由“wild”这个词翻译过来的。“wild”不仅仅是狂野，它有很多种意思。在野外开放的惹人怜爱的野花也是“wild”。请大家回忆一下曾在作品中出现的“伯利恒之星”这种野草。在wild这个词中，包括了所有的这一切。天才的达·芬奇过于关注经过计算的完善，而萨莱承担的任务就是往其中注入打破这种完善的野性。正因为得到了这样的引导者，达·芬奇才能创作出《蒙娜丽莎》这样的杰作。



3—
捣蛋鬼

自由的捣蛋鬼

上面作为引导者介绍了佐胁老人、忠心的约翰内斯和少年萨莱，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为捣蛋鬼（trickster）的性质。不是所有的捣蛋鬼都能成为引导者，但是，可以说所有的灵魂引导者都具有捣蛋鬼的性质。一般来说，老人和孩子往往更多地发挥作为捣蛋鬼的特性。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简单地探讨一下。

所谓捣蛋鬼，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恶作剧角色，其特征是富于策略，神出鬼没，变幻无穷，兼具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萨莱喜欢捣蛋，这一点在原作中处处体现了出来。佐胁老人也有着非常淘气的地方。在策略这一点上，佐胁老人、约翰内斯以及萨莱都非同一般。他们都进行了接近于恶或者只能称之为恶的行为，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这种行为有着摧毁现有权威的破坏力。佐胁挑战了日本军队，而萨莱则满不在乎地嘲笑贵族和学者们。

捣蛋鬼的自由，离不开他们不受一般常识的束缚、可以看到真相的能力。但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佐胁先生因为比别人稍早知道了真相而丧命，约翰内斯因为说出了真相而化为石头。萨莱有时也会因为说真话而几乎陷入危险，幸好在达·芬奇的帮助下化

险为夷。

灵魂与女性

人的灵魂，本来就不是容易把握的，因而，灵魂的引导者势必带上捣蛋鬼的性质。这种角色不能由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领袖或总是传授正确东西的教师来担任。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故事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主人公想要与女性结成某种形式的关系，而捣蛋鬼们则为此提供了帮助。《公子哥儿》中的洋，要与同班的女孩约会，需要佐肋先生的帮助。王子因为约翰内斯巧妙的计策，成功地与金屋公主结婚了。而在达·芬奇身上，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那样，应该说，所谓女性其实是存在于他内心的女性，这种女性形象被表现为蒙娜丽莎的肖像，而在这个过程中，萨莱的帮助不可或缺。对于男性来说，灵魂往往用女性形象来表现，这一点分析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早已指出。作为灵魂的引导者，捣蛋鬼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提供适合其主人年龄和状况的帮助。

破坏与建设

孩子扮演的捣蛋鬼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注意去观察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例如，当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时，有人自以为是，滥发权威，却被孩子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当教师打算披着强权的外衣行动时，捣蛋的孩子会轻易打破这种权威。这时，大人不应该对孩子发脾气或将其赶走，而是要仔细思考捣蛋鬼的破坏究竟在准备着怎样的重建。根据大人态度的不同，其结果两极分化为破坏与建设。

温暖的接触

刚才介绍了老人对孩子，以及孩子对老人成为捣蛋鬼的例子，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老人与孩子互相严肃地面对，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恶作剧（trick），由此两人的心灵有了温暖的接触。阪田宽夫的短篇小说《原野之声》[①]（*野原の声*）就介绍了这样一次有趣的经历。

“姐姐不久就要结婚了，她带我到她未来的婆家去玩。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八十八岁的老爷爷。”当姐姐和那家人谈事情的时候，“我就待在老爷爷的房间里，两个人面面相觑”。

这种体验每个人都有过那么一两次吧。老人和孩子想要显得融洽，却只顾紧张了。老爷爷不时清清嗓子，什么也没说。“我”也情不自禁地清了清嗓子，老爷爷微微一笑，“我”也一起笑了，紧张的气氛稍微缓解了一些。

比朋友

老爷爷说：“吃点儿点心吧。”“我”应了一声，就像是在主人面前毕恭毕敬的家臣一样。当“我”怯生生地吃着豆包的时候，老爷爷提了个奇怪的要求：“请告诉我你的朋友的名字。”于是“我”依次说了下去，结果老爷爷又古怪万分地说，等等，不要这么说，请一个一个地说。

> 老爷爷把右手朝我伸过来，扬了几次下巴，大概是在发出开始的信号。没有办法，我就从佐藤清君开始从头说起，老爷

---

① 《原野之声》，阪田宽夫著，收录于《飞翔教室》（No.8），日本光村图书，1983年。

爷马上接过话头，像唱歌一样说道："土佐、洋一君。"听上去像是小孩的名字，但似乎是老爷爷的朋友。我忍住好笑，也用同样的腔调，缓缓说道："中村、武君。"老爷爷说："花田、清也君。"我说："三浦、茂君。"渐渐地，我们越来越来劲了。

就这样继续下去，当我说到"野岛、启四郎君"的时候，老爷爷问野岛君身体棒不棒。我说他身体很棒，跑完五十米只用八秒钟。老爷爷说他的朋友中也有一位野岛君，跑一百米要十二秒八。我正在钦佩竟有跑得这么快的老人，老爷爷遗憾地继续说道，这位野岛老爷爷还会扔链球，"在比赛中得了亚军。真可惜。"

我赶紧说了一句恭维话："明年一定会赢的。"却觉得气氛有些不对了。

"明年？"老爷爷突然不动了。他微微张开嘴，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睛一直睁着。过了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用温和的声音说："吃点儿点心吧。"

原野之声

"我"吃着豆包，发觉老爷爷是在谈论过去的朋友。于是问老爷爷自己是否也是田径选手。结果老爷爷非常新潮地回答道："不是，不过我有时也打打棒球，只是玩玩。"这时，老爷爷的脸上露出了青春的容颜，"双颊闪闪发光，就像是在某个广阔的原野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一般。我甚至听到了鼓励大家的高亢而充满生机的口号声"。"我"在和老爷爷交谈的过程中，觉得似乎听到了老爷爷年轻时在原野上打棒球时发出的呼喊声。这种"原野之声"，应该也同样出现在老爷爷的耳中吧。

在这篇温暖人心的幽默故事中，老人和孩子不仅没有搞恶作剧，反而非常严肃地面面相对。即将通过姐姐的亲事成为亲戚的我和老爷爷，以最朴实的殷勤互相传递着好意。但是，正是在这种极其严肃的相会时刻，捣蛋鬼更会自然而然地在无意识之中活跃起来。

在谈到“野岛君扔链球”的时候，老爷爷想起了野岛君年轻时的样子，而我却在想象精力充沛的老人的样子。这种差异因为我的一句“明年一定会赢的”而突然明朗化了，面对这种情形，老爷爷只能通过劝我吃点心来岔开话题。但由于我重新思考之后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俩共享了同样的印象，甚至从那里听到了“原野之声”。

在这里，起到捣蛋鬼作用，并让两人体验到了不可思议的心动和共鸣的，也许正是“原野之声”。这样来考虑，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原野当然是wild式的。在拘谨的老人和孩子之间，wild式的东西渗透进来，并导演了两人之间幽默的关系。

无论人类世界如何城市化，但只要拥有倾听的耳朵，应该随时都能听到“原野之声”。老人和孩子在倾听原野之声这一点上非常优秀，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VI

孩子与死亡



死亡的问题与孩子

有人认为孩子与死亡无缘。的确，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久，与死亡相隔遥远。这种想法认为，只有老人才是与死亡接近的。或者，还有人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孩子避开死亡。他们觉得，死亡的问题太过重大，考虑起来太过困难，所以应该让孩子远离它。此外，也有人认为孩子根本就不会考虑死亡的事情。他们认为，孩子忙着每天精力充沛地生活，没空考虑死亡。这些想法也许都说中了一部分，但不能说是正确的。其实孩子们出乎意料地生活在死亡的近旁，也会对死亡进行一些思考。而且，死亡是非同小可的事物，不是通过大人们的安排就可以让孩子避开的。

在第二章第四节所举出的游戏疗法的案例中，有一处P子突然问治疗师“您会死吗”的地方。也许她是觉得自己正在发生着不同于从前的变化，预感到治疗将要结束，从而去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她和治疗师进行着关于死亡的问答，并不断成长下去。

孩子会令人意想不到地对死亡进行思考。但是，孩子很少对大人说起这件事。也许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就算说给大人听，大人也只会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不会对他们说什么有意义的话。只有当大人拥有倾听的耳朵时，孩子们才会说出他们对于死亡的思考。有时，其中甚至隐藏着让大人都目瞪口呆的深刻智慧。

1—
孩子会思考死亡

认真的提问

森崎和江提到过，三四岁的孩子就在思考死亡的问题了[①]。这一事实令人感动，所以我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引用过，在这里我想再探讨一下。森崎说，她的两个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分别问过她“为什么会死”、“死了之后会怎样”、“妈妈你怕死吗”等问题。

> 而且，孩子并不是在不经意的游戏中随口提出这个问题的。而是夜里一个人睡觉醒过来时，在这心情宁静的时刻，独自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想不出，就开始抽泣。我听到哭声走过去，孩子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
> 当孩子这么认真地提出问题时，大人也就不能随口敷衍了。
>
> “嗯，大家都怕的。不过，还是要好好活着。妈妈也会和你一起好好活着的。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快快长大……”

灵魂的深层交流

森崎一边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一边“感受到了超出语言之上的赤裸的灵魂，不由得为怀里的孩子竟如此之大、如此之重而浑

---

① 《生活童话》，森崎和江著，收录于《飞翔教室》(No.6)，日本光村图书，1983年。

身颤抖”。的确，在这种时候，我们会真正感受到孩子这一存在“如此之大、如此之重”。孩子并不总是渺小的。森崎为自己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而自责，她心中想道：“请原谅妈妈，我会一直陪你活下去的。”

> 这时，孩子向着我的后背伸出小手，轻抚着我说：“妈妈，别哭了，我不说这些可怕的事了。”

看到妈妈的泪水，孩子竟会这么坚强地抚慰母亲。有时，当大人真正敞开心扉面对孩子时，大人和孩子的地位会发生颠倒。三岁的孩子从母亲的泪水中得到安慰，并试图安慰流泪的母亲。母子之间如此深沉的心灵交流，是以“死亡”为契机而出现的，这一点也值得注意。那些对死亡敬而远之的人，想来就很难体会到真正的心灵交流。只有认真地对待死，才能赋予生以深度。

死了就玩完了

有一次我坐电车，身边坐着一位神情坚毅的女性，带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女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孩子在一旁调皮捣蛋、吵吵嚷嚷，妈妈却丝毫不为所动。这充满生命力的一幕令我产生了好感。快要到终点站、即将下车的时候，孩子突然问母亲：“妈妈，人死了之后还会转世投胎吗？”母亲头也不回过来看看身后的孩子，满不在乎地说：“说什么呀，死了就玩完了。”孩子似乎还不满意，下车之后边走边对着母亲的背影又问了一遍：“人死了之后还会再次转世投胎吗？”母亲快步走着，口中连连说道：“死了就玩完了，玩完了！”孩子跟在后面跑着，生怕被落在后面。

这个场景留在我的心中，一直无法忘怀。它与森崎和江的母子之间的对话截然不同，但我觉得它也可以看成关于“生死”的深刻对话。面对幼小孩子的提问，满不在乎的母亲连声说着“死了就玩完了”，这种情景叫基督教国家的人看到了，不知道会怎么想。能够对“死了就玩完了”满不在乎，或许并不是缺乏宗教情结的体现，而是宗教情结之深的体现。

应该如何生活

正在玩得起劲，突然到了终点站，大家都必须下车了。也许是这种状况刺激了孩子的联想，这个四岁的孩子提出了关于“死”的问题，令我感到吃惊，而母亲的态度即使表明了“应该如何生活”的答案，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转世投胎”这一关于重生的设想，以此回答死亡的问题，却被母亲否定了。这不由让人思考，关于死和生，今后这孩子会如何思考下去呢？无论如何，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孩子在令人意想不到地对死亡进行着思考。

孩子的自杀

在思考孩子与死亡的时候，经常浮现在我心头的，是镰仓时代的名僧明惠上人，他在十三岁时打算自杀，并留下了“匆匆十三年，但觉身已老”[①]的词句。他到了十三岁就已经老去，觉得死越来越近了，既然总是难逃一死，他决心舍身饲饿狼，以求冥福。当时虽

① 《明惠上人传记》，平泉洸译著，日本讲谈社，1980年。此外，关于明惠上人，请参照《明惠活在梦想中》，河合隼雄著，日本京都松柏社，1987年。

有墓地，但只是把尸体放在那里，任凭野狗和狼撕咬。明惠在夜里跑到墓地去躺着，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遗憾地回来了，总算打消了舍身的念头。

这个故事非常惊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岁就觉得年老这一点。前面说过，青春期是“蛹”的时期，在青春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作为毛虫，可以说已经迎来了晚年。所以，感到“身已老”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孩子，我们有时就会觉得，在“性”的冲动开始萌发，并在与之交战的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前，孩子已经达到了作为孩子的“完善”。我觉得，作为孩子，体验到这种高度的完善，并预感到这种完善早晚会被打破会玷污，因而为了保护这种完善而自杀，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这时，孩子的存在就会无限增加透明度，对于他来说，大人的所作所为是肮脏的、令人厌恶的。我猜测，即使在现在，很多被报告为原因不明的十二三岁孩子的自杀事件中，应该也混有这样的类型。自杀往往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也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来概括的。这里举出的例子，也并不是想要指出原因的所在，相反，我想要说明的是，孩子的自杀往往包括很多从常识上无法理解的因素。当然，作为一个天才，明惠能够把这些表现为语言，而其他的孩子们没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就这样自杀了。

母亲与女儿的对话

如前所述，孩子会令人意想不到地思考死亡，在死亡的近旁生活。当然，孩子们并不是一味思考死亡的问题，有一个故事非常戏

剧性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作为死亡临床专家在日本知名度很高的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与她的女儿之间的故事[①]。

库伯勒-罗斯召开护理末期患者的研讨会时，把自己八岁的女儿芭芭拉（Barbara）也带去了。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女儿要求一起参加，她就把女儿带去了。研讨会大获成功，当然，大家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到了最后一天，大家纷纷告别时，芭芭拉来到罗斯面前，态度坚决地说："妈妈，我想和你单独待十五分钟。"虽然罗斯很累了，还得考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但她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要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他人倾尽全力的人，往往会忽视自己的家人，但罗斯却能够按照女儿的希望去做，真是值得钦佩。

在哪里停止

芭芭拉把罗斯带到了附近的墓地，指给她一块墓碑，问她："妈妈对这个怎么看？"只见墓碑上写着一家四口的名字，其中两个人已经死了，写着死亡日期，另两个人还活着，只写着出生日期，没有写死亡日期。也就是说，人还活着，就早早准备好了墓碑。对此，罗斯说："这似乎有点儿太过头了。等死后再把名字放上去也不迟嘛。"听到这话，芭芭拉放心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抱住妈妈，露出非常满意的神情说："谢谢，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罗斯对于这件事非常感动。芭芭拉想要对母亲说的话，究竟是什么呢？她想说的是，从事有关死亡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但她担心妈妈会过于投入而不知道停下。她不希望妈妈把死人和活人同

---

① 《克服死亡》，库伯勒-罗斯著，霜山德尔、沼野元义译，日本产业图书，1984年。

等对待，即使研讨会结束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这一点通过询问墓碑上的名字，得到了完美的确认，她发现妈妈懂得适可而止，从而放下心来。

读到这里，我也非常感佩。我觉得库伯勒-罗斯和她的女儿，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死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躲不开，也逃避不了。但如果过于投入其中，当然也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忘记自己还活着，这同样非常重要。这虽说是理所当然的认识，但在关于死的研讨会结束后，在母亲和女儿之间——而且女儿是主导者——发生了这样的确认，的确是值得感叹的。



2—
追悼死者

服丧的形式化

追悼死者和服丧虽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却变得越来越难。由于现代社会太过繁忙，那些可以唤起现代人灵魂的仪式都在不断消失，追悼和服丧也被忽视或形式化了。实际上，听着佛教的经文，现代日本人中有多少人会把它当成真正的追悼死者的言辞？于是，人们会去朗读所谓的悼词。遗憾的是连这都已经形式化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且即使悼词能够打动人心，但要说出直达灵魂深处的言语却是极其困难的。

也许也有这样的原因，有时我们只能认为，在家庭内被忽视的追悼和服丧，就全部由家庭中的孩子来承担了。有一个孩子因为拒绝上学和原因不明的身体症状来我们这里咨询，进行游戏疗法时，他就进行了追悼或服丧的仪式。一问孩子，原来他的家人不久前死了，而他觉得，对此家里并没有进行足够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悼。在孩子的仪式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里对于这个案例还是从略，我们来探讨一下能让我们对追悼死者进行一些思考的文学和电影作品。

小多与妈妈之死

灰谷健次郎的《孩子的邻居》[①]的主人公小多，是个四岁左右

① 《孩子的邻居》，灰谷健次郎著，收录于《灰谷健次郎全集》(第8卷)，日本理论社，1987年。

的男孩，感受性非常敏锐。他年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这也许对他感受性的敏锐也有一定影响。小多总是有一种倾向，容易被与死有关的话题所吸引。聚在车站长椅上的老人们都非常喜欢小多，有时在他们的谈话中会半开玩笑地提到死亡。小多忍不住要问一声“大家都会死吗？”他得到的回答是“大家不久都要死的”。

小多跟着父亲进了餐馆，听到了女店员们的闲谈。“据说老板快要不行了。”她们若无其事地谈着别人的生死，把死亡当成“家常话”随口闲聊。听着听着，小多停下了正在吃饭的手。小多提出，他下个星期天不想去看望住院的叔叔了。

掩饰语

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他说：“有人要死了，是件非常悲哀的事，所以大家都装作若无其事，使用掩饰语来说话。”小多若有所悟，突然问道：“妈妈死的时候，你难过吗？”父亲一下子退缩了。小多还问当时自己是否难过，父亲说：“也许难过吧……当时，你还那么小……”并反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小多回答道：“因为，如果我不难过的话，岂不是太对不住妈妈了？”

这位父亲恐怕是在妻子去世时，不得不使用了太多的“掩饰语”或“形式语”，而当时没能充分进行的悼念和服丧，则通过回答现在四岁的孩子提出的尖锐问题的形式，终于得以完成了。

真正的经文

在托儿所里，有一只小兔子刚出生不久就死了，孩子们把它埋在榉树旁。小多一直在后面观察着这一幕，在大家都离开后还站在那里。一位保育员走近小多，听到他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没关系。不是还在这里吗。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没关系。还会再次出生的。”

保育员非常感动，像唱歌一样重复着小多的话。

这是真正的“经文”，是直达灵魂的词句。正因为此，保育员听到之后才会情不自禁地重复。听到这种“经文”，我甚至觉得在一般的葬礼上念诵的“经文”，反而成了阻碍与灵魂接触的“掩饰语”。

禁忌的游戏

关于孩子所进行的真正的悼念，我想提一下电影《禁忌的游戏》（*Jeux interdits*）。这部电影广为人知，可能有很多人知道故事梗概。一群逃离战火的逃亡者遭到了敌机的轰炸，一瞬间，小女孩葆莱特（Paulette）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被炸死。可怜的小女孩即将住到一家农户家里，但并没有受到欢迎。这时，这个女孩与一个名叫米歇尔（Michel）的男孩成了好朋友。

也许是由于从内心涌出的莫名的冲动，葆莱特热衷于在地上竖起大大小小的十字架玩建造坟墓的游戏，米歇尔也加入了这个游戏。为了让葆莱特高兴，米歇尔偷了哥哥的葬礼马车上的装饰用十字架，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米歇尔家和邻居一直关系紧张，灵车上的十字架不见了，被误认为是邻居在捣乱，差点引起了两家之间的大斗殴。

米歇尔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去忏悔了。他在神父面前说出了建造坟墓的游戏以及为此而偷灵车上十字架的事。神父去找了差点打起来的两家，说出了真相，避免了一场无用的斗殴。但是，建造坟墓的游戏所引起的骚乱，最终使得葆莱特不得不寂寞地离开米歇尔家，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悼念。为了悼念死去的父母，以及千千万万死于无益的战争的人，葆莱特不得不建造坟墓。这种行为被当成了“游戏”。但在很多宗教仪式都已经形式化的现代，也许只有在孩子们的游戏当中，才能找到本质性的宗教仪式。就像是前面提到的小多的喃喃自语比任何经文都更好一样。

少女灵魂的抹杀

这部电影的第二个要点，则在于不加反省地泄露忏悔秘密的神父的行为。关于秘密的意义，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探讨过。神父作为神职人员，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但是为了避免两个家族的斗殴，他泄露了秘密，抹杀了一个少女的灵魂。为了拯救大人身体受到的伤害，他牺牲了少女的灵魂。这是“神职人员”的职责吗？本来，神圣的东西，应该与现实世界中的算计没有关系。也许他是觉得，被卷入斗殴的大人，比起一个少女来数量要多得多。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攻击基督教。众所周知，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神父如果能想起这句话，深入地思考保守忏悔秘密的意义，也许就不会采取这种轻率的行为了。我并不是在主张神父只要忠实完成保守秘密的“职责”，无论斗殴是否发生都应该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在苦恼痛苦之中奉献出自身一切，才能被称为神职人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

无论什么宗教，与人类的世俗社会共存并被组织化，都是非常可怕的。当组织扩大，一心想要维持下去的时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忘记悼念、忘记服丧、甚至发展到抹杀灵魂的危险。

3—
死的意义

年幼者之死

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年纪尚幼，或者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这也是事实。有些人活得很长，经历了很多事情才死去，但对于那些不得不以短暂的人生告别的人来说，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人，又是怎样理解这一点的呢？死亡给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不停地要求着人们深化生的意义。

山中康裕的《少年期的心灵》① （*少年期の心*）生动地描述了通过心理疗法的视角所看到的孩子们的样子，是关于“孩子的宇宙”的精彩记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中一个关于死亡的例子。一位十四岁的少女，被小儿科医生介绍到山中这里。她患上了一种名为“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的重病。她四肢肌肉的痉挛性麻痹与萎缩不断发展，视力不断下降，最后会卧床不起，现在还没有办法治疗。在接下来的七年中，她的母亲竭尽全力地照料她，山中也尽力提供帮助。最后，她的眼睛看不见了，只有耳朵能听见，山中还为她录下了她喜欢的音乐和诗歌送给她。

① 《少年期的心灵》，山中康裕著，日本中央公论社，1978年。

家人的梦

当她停止呼吸的时候，她那已出嫁的姐姐打来电话，报告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突然发现穿着白上衣红裙裤的舞美子（山中为这位少女取的名字）坐了起来，三根手指撑在枕头上。她说：'长久以来得到了姐姐的关照。请好好对待妈妈和爸爸。再见……'她忽然飘了起来，身体变得越来越小，打开神龛的门钻了进去。"

令人吃惊的是，后来才知道少女的伯母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山中写道："她的父母听到这件事，觉得这一定就是舞美子的遗言，所以在为舞美子入殓时，让她穿上了梦中所穿的服装（就是侍奉神的少女的样子）。"从她所睡的被子中，发现了一个金色的佛像，也令人吃了一惊，其实这是她从山中的游戏疗法诊室中带回来的阿弥陀如来（大约是用于沙盘游戏的吧）。也许她痛苦的每一天，就在这尊体现了与治疗者之间关联的佛像的守护下度过。

从事心理疗法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系到死亡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比起怎么说明这种现象，我们更应该如实接受事实，思考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我觉得，少女的姐姐和伯母所做的梦，似乎在表明她短暂而充满痛苦的人生绝不是没有意义的，比起普通的漫长人生，这人生在高得多的层次上得到了完善。我甚至觉得，她很想把自己带着满意离开这个世界的心情最后告诉自己的家人，才出现在这个梦里。

滚金环的少年

在谈论孩子的死的儿童文学中，小川未明的《金环》[①]（*金の輪*）

---

① 《金环》，小川未明著，收录于佐藤悟编的《幻想童话杰作选》，日本讲谈社，1979年。

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篇字字珠玑的短篇小说。太郎因为生病而一直躺在床上，这天，他稍微好一些了，在三月末终于起床了。太郎走到马路上，又没有朋友，只好独自一人站在家门前。

这时，传来了一阵好听的金环相触的声音，就像是摇晃着铃铛一样。

朝远处一看，只见一个少年滚着环子从马路上跑了过来。那环子金光闪闪，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太郎不由得看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散发出如此美丽光芒的环子。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少年，太郎心里还在疑惑这究竟是谁，这少年"快跑到马路尽头的时候，朝太郎这边微微笑了一笑，就像对老朋友那样，看上去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第二天，少年又来了，"朝着这边，比昨天更亲切地微笑了。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稍微歪了歪脖子，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太郎对少年感到非常亲近，想要和他交朋友。他对母亲讲起了少年和金环的事，但母亲不相信。接下来，故事的结尾到来了。

> 太郎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少年成了朋友，少年分给自己一个金环，两人一起在马路上不停地向前滚着。在梦中，他们一起跑进了晚霞绚烂的红色天空中。
>
> 第二天，太郎又开始发烧了。过了两三天，七岁的太郎死了。

死亡的亲近性

这个故事明确地告诉我们，死亡远远超出了常识的层次。死

亡会让人觉得可怕，而年仅七岁就死，谁都会觉得不幸。这些常识也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于太郎来说，死亡是一种精彩的体验。这种体验充满了名副其实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回响和亲近。也许可以说，太郎年仅七岁时迎来的死亡，有着能与其他人七十岁的人生相匹敌的厚重。

小川未明也许有过这样的体验。作为富有才能的人，他幸运地没有跟着金环少年去那边，而是回到了这边，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通过这样的记述，我们能够减轻对于死亡的没有用处的恐怖与不安。

那时候的弗雷德里希

我丝毫也没有通过这样的故事来美化死亡的念头。死是可怕的，这是一个事实。也有不幸的死亡，这也是事实。儿童文学中描写了很多孩子的死。其中有一位少年的死，我希望尽量多的人能铭记。很少有这样一部让人读完需要承受这么多痛苦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必须去读它，同时不能忘记读过它。这就是里希特（Hans Peter Richter）的《那时候的弗雷德里希》[①]（*Damals war es Friedrich*）。这不是一本可以加上精彩、杰出等形容词的书，但却是一本我希望更多人能够阅读的书。

这部作品中的“我”，出生于1925年的德国。当时的德国非常困难，通货膨胀，失业人员众多，“我”的父亲也失业了，日子非常艰难。在“我”家所借住的公寓楼上，施耐德（Schneider）一家在“我”出生的一个星期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弗雷德里希。由于

① 《那时候的弗雷德里希》，里希特著，上田真而子译，日本岩波书店，1977年。

"我"和弗雷德里希年纪相同，两家开始亲近起来。两家人贫穷却充满温情的交流，让"我们"产生了好感。

对犹太人的迫害

但是，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Hitler）上台，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施耐德是犹太人。"我"的父亲并不完全赞成希特勒，但还是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以获得职位和更多的收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施耐德，劝施耐德尽快逃离德国。施耐德感谢父亲的好意，但作为德国人，他没有办法逃到其他国家去。他对犹太教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

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断加重，发展到了脱离常轨的状态。不久，人们冲进了施耐德家，捣毁了家中的一切。"我们"一家非常同情他们，却又无计可施。弗雷德里希的母亲由于受到了惊吓，在一片狼藉的房间中断了气。她很可怜，但是也许死在这个时候还算是幸福的。房东莱施（Resch）处处为难施耐德一家，要求他们尽快搬走。

空袭之夜

施耐德藏匿了一个有名的犹太教拉比，也许是因为莱施告的密，他们两人都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弗雷德里希正好不在，后来他躲在其他地方生活。1942年的一天，他因为想要父母的照片来到了"我"家。一看弗雷德里希的样子，就知道他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我们"给他吃面包，请他洗澡，这时发生空袭了。于是"我们"打算进防空洞，但是防空委员由莱施担任，他坚持不让弗雷德里希进去。没有办法，"我们"一家躲进了防空洞，弗雷德

里希被独自留在上面。

空袭越来越激烈，弗雷德里希又来请求让他进防空洞，但莱施冷酷地拒绝了。其他人也看不过去，提出放他进去，但莱施仗着自己是委员，厉声叫道，谁敢不听就要控告他。"我"的母亲拼命想要帮他，但父亲叫母亲平静下来。因为，如果要救弗雷德里希，"我们一家就会变得不幸"，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空袭结束后，我们发现弗雷德里希死了。莱施用脚踢着他的尸身说："能够这样死去，倒是他的福气了。"

少年之死的沉重

故事到此结束。对此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解说。知道了这位少年从1925年出生，到1942年死去的生活轨迹，我们会从心底里感到一种沉重，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那时候的弗雷德里希》的原题是*Damals war es Friedrich*，我觉得，这个标题是有意识地针对在德语中用在故事开头的Es war einmal来说的。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从前（einmal），而是实际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明确的时候（damals）。这本书的目录，从开头的"出生之时（1925年）"到最后的"结局（1942年）"，除了有一章是讲犹太传说中的所罗门（Solomon）以外，每一章都在括号内注明了年代。它就像是恶魔的爪印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情地向着弗雷德里希的殒命推进下去。

作者里希特正视这样的现实，带着理性和节制记录了这段现实。他在我们的眼前明确地指出了弗雷德里希年少夭折的事实，结束了整个故事。这个少年之死，其意义也许可以在知道这一点的每个读者今后的生活中找到。

VII

孩子与异性



异次元的存在

哪怕对于孩子来说，异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对象。在大部分人的记忆中，应该还留存着自己小时候关心或喜欢过的异性吧。早的人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也有人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只是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并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光是想一想对方，就觉得心中一阵慌乱，在孩子的心中，也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与普通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异次元的世界，似乎会从这里打开。对方的存在改变了整个世界。这种想法似乎很不好意思公开，内心的声音要求保守这个秘密。说起来，异性站在通往超越的道路上。

性的问题

此外，性的问题在这个年龄也开始出现。在小学时还不会那么露骨，到了高中，从身体上来说已经完全是大人了。一方面是几乎可以称为神圣的对异次元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身体的欲望又会纠缠不休，很多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知如何判断、如何处理才好，在从孩子向大人转变的界线上停滞不前。

说起异性，很多大人会非常直接地联想到“性”。这样就会弄错孩子与异性关系的本质。这是因为，过多地把自己的性欲问题投射在这里，判断就会发生混乱。“性”对于大人来说，也是很难把握住的怪物，所以大人总想摆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面孔，但实际上心里也没谱，为了掩饰这种不安，往往对孩子极端严厉或者完全放任不管。不如说，通过了解孩子的异性关系，大人对于自己的性，也能进行更为丰富的思考。

孩子与“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我已在其他地方论述过[1]，这里我们就按照年龄从低到高的次序，举例探讨一下孩子们是如何逐渐接近作为异次元存在的异性的。

---

① 《性的理解与教育》，河合隼雄著，收录于《岩波讲座 教育的方法 8 身体与教育》，日本岩波书店，1987年。

1—
异性兄弟姐妹

对异性兄弟姐妹的爱

关于成为将来配偶的异性的形象，人是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而形成的。对于男孩来说是母亲，对于女孩来说则是父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到了决定未来配偶的形象提供者的作用。当然，有时也会成为强大的反面教材。人是在逐渐离开对父母的眷恋的过程中逐渐自立的，作为离开父母的第一个阶段，首先会产生的，就是对异性兄弟姐妹的依恋。

当然，这种依恋并不是突然从父母身上转移到兄弟姐妹身上的，而是在两种感情共存的过程中，对于女性来说的哥哥和对于男性来说的姐姐这一存在开始拥有了不同于父母的魅力，甚至暗示出一种不同于“血缘关系”的关系的存在。佐野洋子的《当我做妹妹时》[①]（*わたしが妹だったとき*）就是一部描写这种兄妹关系的作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割爱不谈，我们要探讨的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儿、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成“哥哥”来尊敬的情形。虽然说是“哥哥”，但在其底层还是流动着男女关系的爱。

---

① 《当我做妹妹时》，佐野洋子著，日本偕成社，1982年。

英格的哥哥

福格尔(Ilse Margret Vogel)的《再见我的哥哥》[1](*My Summer Brother*)描写了九岁的女孩对自己的恋人也就是哥哥的心情,而且准确记述了妈妈也搅进了这种关系中去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主人公是九岁的小女孩英格(Inge),她生活在父母、祖母和女佣们的簇拥下。她的孪生姐姐埃里卡(Erika)死了六星期。妈妈紧紧抱住英格说:“妈妈只剩下你了。”但是,英格被抱得太紧时,“有时也会觉得很烦”。有时,她也会将身子一扭,从母亲的手臂中逃掉。当孩子心中开始出现自立的动向时,无论妈妈多么好,孩子都会产生疏远的感情。

这时,一户人家搬到他们的隔壁居住,这家的儿子迪特尔(Dieter)出现在英格面前。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好青年。从隔着篱笆相遇的时候开始,迪特尔就成了英格的“哥哥”。

次日,迪特尔参加了英格一家的散步活动。英格心里非常高兴,“她觉得今天映入眼帘的一切,看上去都比平时更美丽了”。由于一个异性的存在,世界看起来不一样了,真是不可思议。

对母亲的恨意

迪特尔很擅长画画,对英格说他要画一幅彩粉画,希望英格做模特,英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迪特尔来了,英格跑过去一看,妈妈正在对他朗诵诗歌。英格在阳台边上指定的椅子上等着,但是迪特尔和妈妈越谈越投机,一直都没有过来。他们的交谈中不断穿插着“哲学”、“理想化”等难懂的词汇。在英格的心中,“愤怒逐

---

① 《再见我的哥哥》,福格尔著,挂川恭子译,日本茜书房,1982年。

渐抬起头来。这是对于妈妈的愤怒，是她让我的迪特尔把这些听不懂的词挂在嘴上”。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英格得到了“我的哥哥”，非常开心，而英格的妈妈因为繁忙的丈夫没有时间陪她而感到寂寞，对这位年轻的男性也产生了好感。对于迪特尔来说，当然是和成年女性谈话比和英格交谈要有趣得多。就这样，英格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去爱家人以外的人，却不料体会到的是这种非常痛苦的感情。

悬钩子的礼品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迪特尔来给英格画像，给她和妈妈分别带来了一篮悬钩子作为礼品。给英格的这一篮，装饰着漂亮的雏菊，英格想留给妈妈看看，于是吃了他送给妈妈的那一篮。吃完之后，她在妈妈那篮中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外语，似乎是一首诗，其中有好几处可以看到妈妈的名字玛加蕾特（Margarete）。

英格把自己的一篮悬钩子放在这张纸上，还装饰上了雏菊。但一个小时之后，她改变了主意，不想让妈妈看到这首诗，就把那张纸揉成一团，埋在树根下，并吃光了悬钩子，决定什么都不跟妈妈说。一旦爱上什么人，人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体验到意想不到的感情。英格自己就从来没有想过，她竟会这样对妈妈使坏。为了不断成长，人必须体验爱憎两种感情。

作为女性的妈妈

一次，英格去了妈妈的卧室，看见妈妈正坐在梳妆台前专心梳妆，还在对着镜子微笑。这是英格从来没有见过的“谜一样的微笑”。这明明不是妈妈的脸。发现英格来了，妈妈朝英格微笑了，

而这次的微笑已经成了妈妈的微笑。英格“对于妈妈的两种微笑思考了片刻。一种是我熟悉的，而另一种对我来说是一个谜”。英格觉得自己不喜欢妈妈的后一种表情。对于孩子来说，希望妈妈永远是妈妈。但这是个做不到的要求。

假期里，一家人本打算去山里玩，但爸爸有急事，不能去了。于是爸爸就托迪特尔代他去。英格非常开心，她妈妈也同样高兴。在山里的小木屋中，妈妈和英格住一间，迪特尔住另一间。晚上，英格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不见了，慌忙去迪特尔的房间一看，迪特尔也不在。英格非常不安，这时她看到妈妈和迪特尔踏着明亮的月光散步回来了。妈妈走进房里时，英格赶紧装睡。只听“妈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久就睡着了——而我过了很久才入睡”。英格不得不意识到，她不是和“妈妈”睡在一个房间，而是和一个名叫玛加蕾特的女性睡在一起。

情敌

星期六有一场舞会，英格和妈妈都在用心化妆。看到妈妈“第一百次向着粉扑伸出手去”，英格忍不住高声叫道：“你有完没完？”一瞬间，英格觉得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她们俩已经成了毫不含糊的情敌角色。

在舞会上，英格首先得到了和迪特尔跳舞的许可，和他跳了三次舞。但是，到了孩子上床休息的时间，英格只好回到卧室去，却不会脱礼服。她想以请妈妈帮忙的借口再次回到舞会上去，从二楼看下去，只见妈妈和迪特尔已经大不一样了，他们紧紧贴在一起，几乎脸贴着脸，正在跳舞。一支曲子跳完之后，英格等在位子上，他们却去外面休息，一直没有回来。于是，英格喝了一点儿大

人喝的、含有酒精的潘趣酒。另一支曲子响起的时候，妈妈和迪特尔继续贴着面跳舞。英格在一旁挥手，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英格又喝了一些潘趣酒，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回到了卧室。但是她睡不着觉，忍不住想要做点儿什么，就点燃了桌上的蜡烛并盯着火苗看。看着看着，眼前的蜡烛似乎变成了两支、三支。多么漂亮啊，英格一边感叹着，一边进入了梦乡。

与妈妈的和解

英格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祖母坐在一旁。原来蜡烛引起了失火，英格被救出来了，但手臂被烧伤了，所以被送到了医院。妈妈走进病房说："英格——拜托，请你开口说点儿什么。我是你的妈妈！你能得救，我感到非常高兴。"但英格还是对迪特尔的事耿耿于怀。对此，妈妈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情。"希望你能原谅我。你有了一个大哥哥，我也为你高兴，但是我自己也很寂寞，也会为迪特尔的柔情感到欣慰。"就这样，她们俩终于互相和解了。

迪特尔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要去柏林的工作室实习，事情很急，他已经出发了。有趣的是，正当我们担心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的时候，以一瞬间烧起来的烛火为契机，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局。

也许可以说，当看到差点儿就会烧毁房子，甚至可能致人死命的"火"竟是如此可怕，在他们各自心中燃烧的热情之火，反而向着适度收敛的方向发展。很多偶然发生的事情，往往让我们觉得其中蕴含着超越偶然的意义。英格的家人之间原有的关系，以及迪特尔的人格，这些因素互相牵连，导致了一个恰当的结局。否则

的话，小火也说不定会变成熊熊大火，或者即使不变成大火，却使当事者心中的火苗越烧越旺。

苦涩的经验

九岁的小女孩英格，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哥哥”学习着爱情究竟是什么，同时还懂得了原来妈妈也是女性，也可能成为情敌。这些经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习，负担有点儿太重了。她甚至知道了自己也会对妈妈使坏，也会憎恨妈妈。在她愉快而甜蜜的回忆中，加入了苦涩的滋味。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在孩子的成长中都是必须学习的。

在学习这些经验期间，英格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同时妈妈的心也受到了伤害。这是悲伤而痛苦的。但是，像英格母女俩这样，各自按照自己心灵的指引行动，并且以不加掩饰的诚恳互相交谈的时候，这种伤害反而成了迈向成长的一步。当然，如果在这里存在蒙骗，或者没有足以超越这种伤害的爱，这些伤害就会变成难以轻易痊愈的伤痕，反而会阻碍成长。

这本书的原名是*My Summer Brother*（夏天的哥哥）。读者朋友应该也会拥有局限于某个时期的、难忘的“哥哥”或“姐姐”的回忆。即使时期很短，但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一定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

2—
小王子

A子的小王子

看到这个标题，有人可能会以为我会讲到圣埃克絮佩里（Saint Exupéry）的作品《小王子》（*Le Petit Prince*）。其实我要介绍的是一位高中女生的“小王子”，依据的是高中的心理咨询师渡部修三的报告①。

班主任去找心理咨询师，说高中女生A子的行为有些古怪。A子会来上学却不来上课。调查发现，她会出现在其他班的Y君所在的课堂上，在整个上课过程中一直凝视着Y君，视线片刻也不离开。据说在分班级远足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在Y的班级中，一直跟在Y的后面。老师提醒她，要她回到自己班上，却没有效果。A子并没有对Y搭话，只是想要待在Y身边，但不管怎样，她跑到其他班级去了，而且惹得其他同学议论纷纷，看来还是应该想想办法，所以就找心理咨询师商量。没过多久，班主任收到了一封来自A子的信，信上说：“我有了一位小王子。不在王子身边，我就坐立不安。我的小王子就是Y君……”

对异性的憧憬

A子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去找心理咨询师。她说，她曾被Y

① 《为异性问题而苦恼》，渡部修三、河合隼雄著，收录于河合隼雄、木原孝博编的《教育学讲座17 学校生活的指导》，日本学习研究社，1979年。

君的侧面像所吸引，从那一刻起就喜欢上了Y君。没有理由，就像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样。之后她就总是想看Y君，心想反正满脑子都是Y君，听课也听不进去，不如索性去Y君的班级里，于是就坐在那个班的空位子上看他。只要看到他，就感到满足了，并不想跟他搭话或交往。她热情而着迷地讲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少女在谈这种事情时的羞涩。

后来，A子去Y君班级的事越来越频繁了，“把桌子搬到Y君边上，目不转睛地凝视了整整一个小时”。“连授课老师也感到望而生畏，只能坐视不管”。到这一步，每个人都束手无策了。这时，无论其出现是好事还是坏事，往往该轮到捣蛋鬼（第五章第三节）上场了。

在A子的气势下，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这时，一位男生（这就是所谓的捣蛋鬼）半开玩笑地大声向老师报告：“班上有个外班同学！”听到这句话，A子突然站起身来，哭着跑出了教室。

苦恼与混乱

在第二次咨询时，A子比上次消沉了很多，话语中有了更多的沉默，她眼中含着泪水，断断续续地说着。她满脑子都是Y君。想要去Y君班上，但会有男生故意使坏报告老师，所以没有办法再去了。上一次是完全被冲昏了头脑，眼里只有自己和Y君，但自从上面所写的那件事以来，她开始能够稍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客观判断了，并因此产生了苦恼与混乱。

爱一个人是一件美好的事。爱会使人盲目，使人看不到自己和喜欢的人以外的一切。但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无论如何都需要关注自己和喜欢的人以外的东西。当发觉这一点的时候，

爱情的苦恼就产生了。只有通过这种苦恼,人才可以得到锻造,才能成长。没有痛苦的爱情,并没有多大意义。

第三次咨询时,A子的苦恼似乎达到了顶点,她默默无语,眼中闪着泪花,时不时重重地叹一口气。咨询师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痛苦,但咨询师也并不是万能的,能为她做的,只有与她共享这一场景。

三天之后,A子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幸好家人发现得早,赶紧送往医院,捡回了一条命。(班主任把情况通报了家人,要求家人不露痕迹地关注A子的状态。)咨询师次日去探望她,出乎意料的是,A子却显得充满活力,她说:“太痛苦了,实在承受不了了。”

告白

第四次咨询时,A子没有提自杀的事,而是提出了下面的希望。Y君依然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不去,令她痛苦。她开始觉得,也许索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Y君,会让自己轻松一点儿。无论Y君作出怎样的回答,她都作好了思想准备。因为她没有和Y君交谈过,希望有人能为她创造与Y君长谈一次的机会。咨询师说,要和班主任商量,还要确认Y君的意见,所以可以努力试一试,希望她耐心等待。

咨询师、班主任和副校长三个人一起讨论该怎样对待A子提出的要求。由于她曾自杀未遂,需要慎重对待,所以他们谈了好久,决定接受A子的要求,并要求Y君提供协助。“向Y君说明了情况,为学校非常规的措施道歉,并请求他的协助,Y君答应了。于是,在副校长和班主任在场的情况下,A子和Y君在学校的接待室里会面了。”这种时候,咨询师作为与A子内心世界相关联的重点人

物,不出现在这种场合是通常的做法。

A子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心情,Y君平静地听着,最后干脆地说道:"作为我,并没有感到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困扰,但我从来没有和你谈过我自己的想法,应该说,我对你既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说完之后,Y君就离开了。A子小声抽泣了片刻,看上去似乎有些想开了。接下来的几天,她的日常行为恢复了平静。

但是她的念头毕竟不会这么容易平息下来。过了一周左右,有一天,A子在上课时突然用力撕碎了课本,大哭起来。接到通报的咨询师赶到教室里,但A子非常激动,没有办法,咨询师就把A子带到咨询室里,等了一个小时,直到她恢复平静。

热情的冷却

次日下午放学之后,全校学生都走了,五点左右,有一位教师发现A子独自伫立在微暗起来的教室里,凝视着窗外下个不停的雨,便立即联系了咨询师。因为存在跳楼自杀的可能性,咨询师立即赶到教室里,坐在A子边上,不出声地陪伴了她三十分钟。A子终于想要回家了,咨询师把她送到校门口,A子说:"我再也不会给您添麻烦了。我已经没事了。"说完就离去了。后来,A子专心地投入学习,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还考上了大学,几乎令人觉得从前的那些事情都像是假的一样。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体现了高中时期恋爱的一个典型。刚才所提到的英格,还会与"哥哥"手拉手,有时还会让"哥哥"抱着自己跳过小河,但正是因为他们是"兄妹",所以才能这样做。到了高中这个年龄,身体接触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时期的

恋爱反而会变成极其精神性的，就像这个例子中“小王子”的出现一样。其中的热情非常强烈，正如A子的行为所显示的那样，但它是缺乏具体性的，往往会从某个时候开始 “像是假的一样”消失。

人在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之前，必须经历各种与异性的关系。这时如果走错一步，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态。在高中时代，即使找到了“小王子”，很多情况下会像A子一样，并不会采取直接行动，而是在烦恼的过程中渐渐消散。也许是因为他们心里知道，哪怕这种感情再火热也会马上消失，并感到了付诸行动的危险性。

恰当的帮助

因为篇幅原因，我就不详细论述了，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咨询师的态度是非常恰当的。当对方情绪冲动的时候，无论这种情绪是愤怒，是悲伤，还是爱情，都不应该过度介入或过分接近，应该在保持适当距离的地方陪伴着对方，这是最好的做法。等对方情绪平息下来，就可以自己作出种种判断了，咨询师也可以为其提供能够提供的帮助。



3—
对异性的接近

青年期初期的苦恼

已经接近成年，性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时，对异性的接近是如何完成的呢？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就是克尔舒诺夫（Irina Korschunow）的《是谁杀了你》①（*Die Sache mit Christoph*）。这是一部描写了青年期初期的苦恼的名作。出场人物是高中生，但他们是德国人，可以认为相比之下他们成熟得更早一些。本书只讨论我们想要关注的地方，如果不满足于这一点，建议拥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读者一定要阅读原作并进行思考。

故事从主人公"我"（马丁Martin）的朋友克里斯托弗（Christoph）的葬礼开始。克里斯托弗的死，可以理解为汽车事故，也可以理解为自杀。在葬礼的弥撒上，几乎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来了。"他们穿着纯黑色的衣服，带着适合这种场合的表情坐在那里。我看得厌烦得不得了。"马丁无法忍受，逃离了现场。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大家都不喜欢克里斯托弗，欺负克里斯托弗，现在却装出一副"适合这种场合的表情"。

---

① 《是谁杀了你》，克尔舒诺夫著，上田真而子译，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

音乐的伙伴

克里斯托弗是转学来的。刚来的时候就被老师们看作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总是冷眼旁观着人生，似乎总是带着一丝冷笑。他很聪明，却从不学习，成绩非常差。克里斯托弗对音乐有很敏锐的感受性，格外擅长演奏钢琴。他的父亲是铁路公司的上层，对于音乐根本就不屑一顾。他对克里斯托弗大发雷霆，说是只要学校里的成绩好就可以了。母亲完全听父亲的，无法保护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唯一的反抗，就是从不学习。

"我"（马丁）很快和克里斯托弗成了好朋友。两人之间很有共鸣。直到中学为止，马丁都是个好学生，"但是，自从我停下脚步开始思考以来，一切都变了"。千人一面的平凡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为了与别人有哪怕一点点不同而一个劲地学习吗？我不再认真学习，而是热衷于弹吉他。

女孩子乌尔里克（Ulrike）是我们的伙伴。"家庭纷争、挑剔的人世间的飞短流长、越来越不高兴的妈妈，这一切乌尔里克都通过小提琴发泄出去。"也就是说，我们三人以音乐作为共同点而成了朋友。

感受性丰富的克里斯托弗，在世间的常识和父亲世俗的奋斗主义的压迫下，被逼入了不得不自杀的境地，这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但在这里，我们只把目光投向其中与异性的关系上。

对性的不安与恐惧

马丁对女性产生了关注，也感到了性的冲动。但是，"我感到非常不安，说不定会出岔子，甚至弄得一切都不可收拾"。这个年龄的男孩，拥有这种对性的不安和恐惧，毋宁说是健康的。由此，

他们可以进行适度的控制，等待恰当的时机的来临。

乌尔里克对克里斯托弗和马丁都有好感，但相比之下和克里斯托弗更亲近一些。当克里斯托弗说到活下去又能怎样的时候，马丁说："可是，你不是还有乌尔里克吗？"结果，叫人吃惊的是，克里斯托弗说他和乌尔里克发生过性关系，并说："这种事，没有任何意义。……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似乎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不过在五分钟之内，或者顶多再长一点儿的时间里就结束了。然后它就成了过去。丝毫也不能带来慰藉。"乌尔里克出于母性的心情，想要帮助克里斯托弗，觉得也许这样一来克里斯托弗就不会再长吁短叹了。但克里斯托弗却说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我觉得无法理解。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我感到了一阵冲动，想要狠狠地揍克里斯托弗那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庞。"的确，马丁如果索性豁了出去，揍了克里斯托弗的脸，那么他们的人生也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事情做不出的时候就是做不出。这是克里斯托弗的问题，同时也是马丁的问题。克里斯托弗的虚无感太过强烈，而马丁的生命力也不够强大。

数学老师迈耶（Mayr）来找马丁，和他谈克里斯托弗。谈着谈着，马丁发现这位老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克里斯托弗和自己的心情，觉得受到了鼓舞。

父亲与儿子

马丁的父亲曾经一心想当雕塑家，但后来对自己的才能失去了信心，现在成了一个电器产品推销员。因此，他的收入增多了，生活也宽裕多了。马丁对于父亲的这种生活，总感到有点不甘心。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马丁惦记着这件事，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自己拥有父亲那样的才能，“才不会拿着电器产品的零件到处跑来跑去呢”。父亲平静地说：“思考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过上三十年，你的想法也会改变的。”马丁听了，还在怒气冲冲地顶嘴。这时父亲的态度非常完美，他平静地对马丁说：“也许我并不是你理想中的父亲。理想中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我不允许你伤害我。我不敢对自己说的话，你却满不在乎地说出来，这是不对的。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我告诉你，我和自己斗争了很久，经过了深思熟虑。有一天，我清楚地领悟到我的才能及其界限。我的才能究竟有没有让家人挨饿的价值呢？经过平衡，我承认并没有这样的价值，所以才以认真的态度去赚我的面包。而现在，我只想安静地吃我的面包。”

马丁意识到了自己的卑劣，想要说些什么，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他借口要和乌尔里克合奏，打算逃离餐桌。母亲带着明显的厌烦问他，是不是又要出去。她说，马丁整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这样是不行的。这时父亲拿来了一本书读道：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从根本上颓废了。道德败坏、没有信仰、懒惰散漫。像以前的年轻人那样东山再起，已经是不能指望的了。我们的文化要想让他们保持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知道这话是写在什么地方的吗？是写在巴比伦出土的陶土板上的。时间是在三千年前。”

父亲接着说：“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有着称为文化的东西。虽然并不是原来的巴比伦文化。”说着轻轻地朝马丁点了点头。马丁也对父亲点了点头，并“真诚地觉得，对父亲说了那些卑鄙的话，真是非常不应该”。

反抗权威的勇气

有人可能会觉得，本来要谈论的是对异性的接近，这里却怎么光是在提父亲的事呢？事实上，我想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父子之间火星四溅的谈话，是不可能真正完成对异性的接近的。这部作品就真实地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一点。当然，所谓的父子，并不一定必须是真正的父子，有时也可以是真正的父亲以外的“作为父亲一样的存在”的人物。这里所省略的马丁和数学老师迈耶之间的谈话，也可以认为是这一类的谈话。没有反抗权威的勇气，就想要与异性相遇，未免也想得太美了。

马丁去找乌尔里克，他们一起出去散步，坐在古城堡的城墙上，谈起了克里斯托弗。就在克里斯托弗“自杀”之前，他曾离家出走过一段时期，不知去了哪里。马丁找到了他，并把他带了回来，接着就发生了“自杀事件”。乌尔里克说，也许对于克里斯托弗来说，死了反而更好，“一切都太困难了，克里斯托弗没有办法闯过去”。她还对马丁说，在克里斯托弗离家出走之前，“我们一起睡过了”。马丁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乌尔里克说，克里斯托弗以为她怀孕了，害怕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说，所以才会离家出走。

乌尔里克说完之后，大声哭了起来。她问马丁，把她扔下不管突然消失，这样的事“如果是你，你会做吗？”让马丁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说：“我也做不到。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但也并不是不可收拾。完全可以商量一下，看看该怎么办才好。可他却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马丁情不自禁地说：“如果是我，应该不会逃走的。”说完，他有些惊慌失措。

“我们坐在城墙上，我一直拉着她的手。我非常想要轻轻抚摸这只手，却没有勇气。我只是用大拇指轻轻地摩挲了两三次。我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拥有这种勇气的。”

与父母的和解

十二点才回到家中的马丁，对担心的母亲说：“妈妈，不用那么担心。我已经没事了。”妈妈大约也感到了什么，在谈话中也对马丁微微一笑。笑起来的妈妈，看上去似乎年轻了很多，非常漂亮。

马丁说：“妈妈，你以后不妨多笑一笑。”

马丁终于穿过了隧道。但这是一段充满危险的历程，事实上，克里斯托弗的死是一个必要的牺牲。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里克里斯托弗的死，也可以被解读为发生在马丁内心世界的事情。不妨回想一下，第二章第四节中的P子，在倒数第二次治疗时，建造了食钱兽的坟墓，对此，治疗师“觉得被埋葬的食钱兽是从前的P子自己，心里感到很难受”。可以认为，当时在P子心中，发生了与克里斯托弗的死亡和埋葬相同的事情。在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中，充满了很多死亡、埋葬和服丧，这些都缺一不可。没有脚踏实地的前进，要接近异性是不可能的。

接近异性的途径

马丁还在因为不安和恐惧而止步不前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已经提前有了性的“体验”。但是，这能在何种程度上说成是“体验”呢？事实上，他觉得“这种事，没有任何意义”。并不是这种事没有意义，这只是表明他无法找出它的意义。仅就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来说，每种动物都可以发生，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在其中找出

意义，就是人类的特征所在。

正如本章一直所谈到的那样，接近异性的道路存在着不同的阶段，必须跨过很多障碍。可怜的克里斯托弗在“母子一体感”这第一个障碍上就摔倒了。克里斯托弗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他的父亲没完没了地责骂他，逼他学习。但是，他所需要的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数学。乌尔里克凭直觉感到了这一点，出于母性的感情而委身于他。但是，这种事往往并不顺利。有意做出的行为，与心中无意识的暗流无法吻合。究竟是男女之间的结合，还是母子相奸，连这一点都没有弄清楚，事情就告完成了，正如克里斯托弗老老实实说出的那样，“丝毫也不能带来慰藉”。在性的体验之前必须跨过的障碍，他还有太多没有完成。

何谓好的父亲

相比之下，马丁的步子看起来要缓慢得多。即使到了最后，他也只是“非常想要轻轻抚摸这只手，却没有勇气”。但是，实际上这种步子就可以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拥有这种勇气的”。他还是勇敢面对了父亲，哪怕方法叫人不敢苟同。而父亲做出了出色的反应。对于自己，马丁的父亲说：“理想中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呢？”克里斯托弗的父亲是铁路公司的上层，是一个成功者。相比之下，马丁的父亲是一个挫败者，“拿着电器产品的零件到处跑来跑去”。但实际上，究竟哪个父亲更伟大一些呢？

马丁在清楚地感到了父亲的好处之后，去见了乌尔里克，对于异性拥有了总有一天会产生勇气的自信。在回家之后，他觉得母亲的笑容很美，确认了母亲的年轻漂亮。也许在这之前，对于马丁来说，母亲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扑上来吞掉他的母夜叉。对异性的

接近，是对世界的接近。只有想要认真地去做这件事，它才会要求完成其他更多任务。尝试接近异性的人，必须在每个阶段逐一完成相应的任务，这是一条出乎意料的漫长的路。



后记

关于本书的意图，我已在前言中说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读者朋友能够理解，我之所以取了“孩子的宇宙”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也是希望能把孩子所拥有的世界的宽广深邃传达给读者这种心情的体现。说是宇宙，其实不过谈到了太阳系而已，对于这样的批评，我虚心接受。因为笔者的力量仅及于此。

本书中所介绍的儿童文学，很多都是极其出色的作品，希望读者一定要阅读原作并进行自己的思考，相信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说到孩子的心理疗法，有些人会以为无非就是对孩子进行“分析”和“深入试探”。本书还稍微介绍了一些游戏疗法的案例，也是为了消除这种误解。说到底，治疗要以对孩子的宇宙的敬畏之情为基础来进行的。

面对如此值得敬畏的存在，那些自认为“教育者”和“指导者”的人们，是多么积极地参与到扼杀它的行为中去，这一点我希望读者朋友能够了解。灵魂的扼杀不可能通过制度和法律来防止，只能依靠每个人深厚的自觉。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我忍不住写下一些激烈的言辞，如同发起一场防止扼杀灵魂的运动一样。考虑到孩子们的灵魂，有时我不得不大声疾呼，这一点还请读者朋友们谅解。毕竟，孩子灵魂的呼声，往往没有被任何人听到，只是发出空洞的回声。

作为这种大众性的图书，我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因而有些内容难免与已经发表的内容有所重复，这一点也希望大家理解。如果读者朋友能够以本书作为入口，更深入地走进孩子那无限的宇宙之中，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对于同意我在这里引用和讲述宝贵的案例的各位治疗师们，我要表示诚挚的谢意。这些案例都发表在专业的杂志上，我在引用的时候进行了概括。为此，这些案例是否还拥有原来的深度和感染力，也是我非常担忧的一点。在游戏疗法的场合中，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值得惊叹的强大，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但是要很好地把这一点传达给别人却是出乎意料地困难。书中所引用的案例，都得到了原作者的许可，只有"K君和乌龟"的案例，我已经忘记了讲给我听的老师是谁、是哪个学校了。我深感抱歉，但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这个案例实在非常精彩，所以还是在这里讨论了一下。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

本书的完成，岩波书店编辑部的柿沼正子小姐起了很大作用。有了她的激励和推动，生性懒散的笔者才终于写完了本书。在此对她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合隼雄

1987年8月

下篇
孩子与学校





I

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



1—
教育中的“价值”

在对别人进行教育的时候，教育的内容必须具有某种价值，这可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实际进行教育时，价值的问题往往会引起困难的状况。

例如，如果有一个幼儿园把价值定位于让孩子自由自在地成长上，孩子的父母也许就会举出其他幼儿园教英语的例子，批评这家幼儿园什么也不教，这样根本就不行。

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拼命进行应试学习而考入有名的重点高中的高中生，觉得应试学习非常无聊，不愿意再去学校了。家长和教师想要进行说服，孩子却主张“我觉得就算考进好的大学，也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事”。

上面举了两个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由于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差异，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将日本教育的现状逼入了举步维艰的状况。因此，这里我们首先来探讨教育中的价值问题。

价值的一元性

价值的多元性这个词，最近常常听到。据说，随着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价值观也相应地多样化了，果真是这样吗？

思考一下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全体日本人都感染了同

一种价值观，那就是“成绩好的孩子厉害”。不是吗？家长只把孩子的分数和排名作为评价的对象。分数稍微高一点，或者排名稍微靠前一点，就是“好孩子”。教师即使没有家长那么赤裸裸，差不多也是这样。

归根结底，这种观点的背后，存在着认为毕业于“好的大学”、在“好的地方”就业就会得到幸福的想法。而遗憾的是，“好的大学”都被按照几乎相同的标准排名，这也是事实。不是按照孩子的个性来选择大学，而是按照成绩来选择合适的地方，是一种普遍的想法。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一元性，这一点稍后再谈。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是如何严重地剥夺了孩子的“幸福”。父母嘴里说着希望孩子幸福，实际上却在满不在乎地亲手破坏它。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谋犯。

有位医生毕业于某一流大学的医学部，成为医生后不久却自杀未遂。他从小就有家庭教师——多的时候有五个之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从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毕业。但是，一旦他作为医生开始工作，却怎么也搞不好与患者或护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因而感到悲观打算自杀。看到这种事例，我不由觉得，由于父母希望孩子幸福的心情被一元性价值观所束缚，结果只能是白费力气。

即使不把学习挂在嘴上，日本人也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价值观，那就是“听话的好孩子”这种理想形象。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完全按照家长或教师等长辈的指示去做。只要孩子做到这一点，就会一直被当作“好孩子”的模范，而在进入大学的时候，突然让他们以“自主的判断”来进行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些孩子原本是优等生，进入大学后却马上受挫，其中就不乏这样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一元性价值观的牺牲品。

对于日本人来说，多元性这一点究竟是被如何理解的呢？

多发性的问题

前面举出了陷入困境的孩子的事例，这里让我们再来更为详细地探讨一下在学校中多发性的问题。对于学校里的问题，大众往往有着注意力被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所吸引的倾向。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针对拒绝上学的孩子进行指导的“风之子学园”中，有两个孩子被迫长时间待在酷暑中，没有水和食物，完全被置之不理，最后死亡了。由于这起事件，拒绝上学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稍微往前回顾一下，在神户的高中曾经有过迟到女生被教师所关闭的校门压死的事件。此外，欺负同学现象也一直存在，问题层出不穷。

校内暴力的问题虽然没有一段时期那么严重了，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出现了教师由于孩子们的暴力而患上神经衰弱的例子。教师的暴力也仍然存在。关于这一点，家长有时反而持肯定的意见。在校门压死事件的背后，可以说也有暗暗肯定教师暴力的想法在作怪。

孩子的身心疾患也在增多。连小学生中也有人出现了胃溃疡症状。苦于过敏性皮炎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孩子们完全暴露在精神压力之下。所谓身心疾患，往往不能非常简单地找出“原因”。如果很快就能在身体或心理上找出原因，也就不必特意称为身心疾患了。我觉得，这也显示了孩子们的问题有多么复杂。

在家庭中也会发生各种问题。家庭内暴力至今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孩子会打父亲和母亲。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前面稍稍提到过“好孩子”的问题，

在这些实施暴力的孩子中，有很多原本是“好孩子”，这一点也经常被指出。

也有一些家长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家庭中“教养”孩子。他们不知道要教些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据说，有位家长来到学校，对校长说：“我们会让孩子在家好好学习的，希望您在学校让孩子多掌握一些教养。”这不是把家和学校搞反了吗，校长先生感到哭笑不得。但是，这样说的家长越来越多了。像这样一一列举起来，与孩子有关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减少。

“问题”的把握方式

这些的确是“问题”。但仔细一想，所谓“问题”，就是要求解决而被提出来的，问题的解决会带来很多益处。如果说人生没有“问题”，岂不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人生？可以说，人甚至会自己制造或找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寻求意义。

我曾经说过，所谓“问题儿童”，其实是在向我们提出“问题”。不再上学的孩子，向家长和教师提出了很重大的“问题”。这问题甚至关系到“学校的现状是否需要改变”、“父亲对于和母亲结婚这件事怎么想”、“现代社会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等疑问。他们在要求我们作出“解答”。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如果回答不出就会被责骂。而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大人不仅不解答，反而非难学生，这样也未免太自私了。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有必要采取解决“问题”的姿态。而且，这不仅仅是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而是像后文所述的那样，甚至关系到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

2—
“临床”的视角

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临床心理学家不断遇见很多所谓“问题儿童”的孩子们。我们曾经有过很多从中引出正面性的东西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把这些孩子变成“正常孩子”，也就是让他们从负面变成零。在此，一些新的建设发生了。

说起临床心理学或心理疗法，很多人的印象是让有病的人恢复为普通的状态，其实并非如此。通过负面而转变到正面的这种过程，也许可以说就是真正的“教育”本身。于是我想到，关于教育，其实可以通过“临床”的视角来探讨一下。

偷盗

有一位母亲来咨询。她有一个习惯，回到家里必定会打开信箱看看。有一天她打开信箱，发现里面有一支手枪，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定睛一看，原来是玩具枪，她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怎么也想不通这里怎么会有玩具枪。去问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一开始儿子迟迟不肯说，后来终于承认是自己偷了邻居孩子的玩具枪并藏在那里。

母亲马上带着儿子一起去归还玩具枪并道歉。她觉得，儿子做出了这种无法无天的事，而且就算要“藏起来”，放在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地方也非常令人费解，所以前来咨询。我把注意点放在了

儿子把玩具枪放在“信箱”中这一点上。我问道：“如果说这是儿子写给妈妈的信，你觉得孩子想要传达一些什么意思呢？”

这位母亲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她思考了片刻，然后说，自己过于重视“和平”，从不给孩子买手枪之类的武器玩具。虽然别人都说这孩子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但也许他也开始想要玩同伴的男孩们所玩的游戏了。仔细想想，自己只有一个姐姐，对于男孩子究竟是怎样成长的，并没有切身的感受。她说，也许自己把老实听话当成了好事，反而抑制了儿子作为男孩子的成长。

由于孩子越来越少，三口之家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因为母亲没有兄弟，对于男孩子的成长没有切身感受，往往会出这类问题。

改变视角

母亲反省着自己育儿的态度，她说：“因为我没有给他，所以他才不得不偷别人的东西。”这句话令我想起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因为诸神没有给人间火种，英雄的普罗米修斯就盗取了宙斯的火种。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人类却由此建立了新的文化。

偷盗是不好的行为，这是不容否认的。像这位母亲这样责骂孩子并要求孩子归还和道歉，也是必要的做法。但是，仅仅惩罚偷盗行为还是不够的。一方面要否定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还应该深究在这种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灵”。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下，孩子拼命地想要占为已有、甚至不惜做出偷盗行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位母亲是一位有高度理解力的人。她领悟到了孩子的愿望，

提高了对孩子游戏的宽容度。孩子的交友关系也改变了，动作也变得干脆利落了。为了懂得“和平”，使用武器的游戏体验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自由的游戏，孩子能自主地学会很多东西。正如在这个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偷盗这种负面行为，却产生了加深家长对孩子的理解、让孩子的活跃性得以提高的正面结果。

所谓“临床”

临床心理学是clinical psychology的译词。clinical这个词的词源是希腊语的klinikos，意思是“床”。所谓“临床”，原本是指在临死者的床边，是宗教性的用语。待在临死者的床边照顾其灵魂，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临床”。说起来，这也是一项在死亡这种可悲的事实中找出超越死亡的闪光点的工作。

我们不妨把本来意义的“临床”这个词稍微扩大一下，试着用在教育的场合。我们躺在床上，并不仅仅是在临死之时，此外还有疾病或休息等情况。大家普遍认为，健康比疾病更有价值，工作比休息更有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要在疾病和休息（以及更广义的游戏）中找出闪光点来。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种价值观来重新看待教育。

所谓在死亡、疾病和游戏中找出价值所在，并不意味着相比之下它们更有价值。健康与工作无疑是有价值的。我是说，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并不全盘否定死亡、疾病和游戏，而是在其中找出闪光点，用这种动态的价值观来重新看待教育。拥有这种观察角度，就能发现关于教育的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为了避免误解，我再强调一次，这并不是说要彻底颠覆价值观。而是在承认健康、工作以及活着的价值的基础上，为了防止一

元性价值观的强加于人所引起的生命力的枯竭，增加生命的活力，不妨换一种态度，以相反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如果不好好把握这种动态，马上就会被绊倒在地。

疾病的意义

疾病是有意义的。当然毋庸置疑，健康比疾病好。但有时通过疾病可以拥有更深意义的体验。为了成长，人必须与外在世界有关联，在活跃于外在世界的同时，增加内在世界的丰富性。有时疾病会使外在的活动停止，让我们注意到内在世界的存在，促进内心的成熟。

孩子们也应该不时停下来观察自己的内心，或在内心的成熟过程中不时地伫立片刻。这种事往往发生在成长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如果出乎意料地生病了，有时甚至反而更好。对于孩子来说，心灵与身体的界限还没有大人那么明确，因而在这一意义上的休息，我们不知道会表现为身体疾患、心理疾患还是身心疾患。

这也许是一种谬论，但以前的孩子还会以生病为契机，让大人有关注内心的机会，而现在，由于医学的发达，连生病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甚至觉得，也许正因为此，所以孩子们只好通过“拒绝上学”等方式来调节吧。关于这一点容后详谈，而在拒绝上学的孩子中，我常常感到这是一种“必要的闭门不出”。这在广义上也许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反应。

在儿童文学的杰作中，有很多作品描写了以孩子的疾病为契机，由此产生深刻内在体验的经历。如果要在其中举出一本，那就是凯瑟琳・斯托尔（Catherine Storr）的《玛丽安的梦》（*Marianne Dreams*）。关于这本书，我曾在拙著《读幻想故事》中进行过详细

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一下。简而言之，少女玛丽安在生病期间，反复在梦中经历冒险，逐步完成了与她的少女身份相应的内心成长。对于她而言，生病的确是有意义的一件事。

游戏的重要性

学校的拉丁语是ecole，原本有“空闲”的意思。与其说学问这东西要在有闲的时候去研究，也许不如说只有有闲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学问。

在深层心理学中，有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和“创造性退化（creative regression）”的观点。关于疾病的意义，我们已经谈到过，“创造性疾病”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疾病所引起的内心体验与创造活动相关联这一事实。所谓“创造性退化”，则是指这样的事实：从事创造活动的人，有时变得像小孩一样，容易发呆或沉溺于空想中，但这时反而会有更出色的创意或想法。

爱迪生在小时候曾被当成“懒虫”，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点。他从小就进入了“创造游戏”的世界，而从外部来看，这并不是“学习”，从这一意义出发，他被当成了“懒虫”。

游戏疗法这种心理疗法，其核心就是自由的游戏。当原本有很多问题的孩子在游戏疗法的作用下好转时，人们经常会问“你进行了怎样的指导”或“你对他说了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看来大人们（尤其是被称为教育者的人们）似乎过于喜欢所谓的指导和说教了。其实在自由的游戏中，孩子的创造活动会显现，通过它，孩子们会自己得到治愈，自己成长下去。

在童年通过游戏养成的想象力，在成年之后进行创造活动时，也会作为其基础而发挥作用。而那些被迫一门心思“学习”、很少

游戏的人，在成年之后也无法完成创造性的工作。

从死亡的角度展望

人生不仅应该从活着的角度，也有必要从死亡的角度观察。在本书的开头我举了一个医生自杀未遂的例子。也许对于这位医生的母亲来说，她的眼中只看到自己的儿子总是名列第一，不断前进并且出人头地，从来没有想过从“死亡”的角度来观察儿子。那么如果他真的自杀而死，他的母亲也许会后悔“真不该像那样老是逼着他学习”，或者“早知道应该让他多干一些他喜欢的事”。

人必然会死亡。但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遗忘。当然，谁都无法承受一天到晚考虑死亡，但还是应该试着把自己、把孩子当成正在不断走向死亡的事物来看一看。由此，大人对教育孩子的态度应该也会有所改变，至少那种贪心和焦躁的态度会有所缓和。

孩子们远比大人所想的更多地考虑死亡的问题。但是他们知道这件事和大人讨论也没用，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而已。你知道吗，现在在孩子们中对“灵魂”的关心已经非常高涨了。尤其是女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交谈，几乎都被这样的话题占据了。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反抗，对于大人们懒于考虑生死问题的一种反抗。

作为教师的自己也会死去，而孩子们也总有一天会死去。在死后的世界相会时，能让孩子们对教师说，“您的教导让我获益匪浅，我非常感谢”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呢？有时候进行一下这样的想象倒也不错。日本取消了全国一次性高考统考，实施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考试，为了提高学生的分数，教师们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我觉得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还要尽力培养前述的想象

力，这样才能体现教育真正的意义。

价值的多元化

要让教育更为宽松，为学生们真正的幸福着想，家长和教师应该有更为多样的价值观。在学校靠“分数”、在社会上靠“金钱”，用这些数字整齐划一地进行排名，是无法判断孩子的价值的，而是应该用各种不同的尺度来衡量他们。

在这种时候，提出“临床”的视角，我认为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们丰富多样的姿态，也会改变对他们的评价。眼看着拥有丰富可能性的孩子们，在大人们一元性价值观的祸害之下，逐渐被伤害下去，真的是让人不忍目睹。

我们作为“临床”的视角而探讨的内容，必须通过努力进行深化。学习很重要，游戏也很重要，这种简单的并列并没有什么意义。要追问自己“游戏是什么”、“游戏的本质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姿态。这样考虑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游戏的哲学、死亡的哲学和疾病的哲学也是必要的。事实上，荷兰的赫伊津哈[①]与法国的迦约瓦[②]等关于游戏的省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这一视角。要让教育变得更为丰富，我们必须借助这些帮助，不断锤炼临床的眼光。

---

① Johan Huizinga （1872 ~ 1945），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游戏的人》（*Homo Ludens*）。

② Roger Caillois （1913 ~ 1978），法国批评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著有《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

3—
教育中的两个原理

父性原理与母性原理

要思考关于人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原理。只用一个原理来进行说明，虽然是最简单易懂的，但说不定会不符合实际情况。正如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那样，要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工作与游戏等对立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仅仅偏向其中的一方，这对于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另一点就是我称之为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的两种对立的考虑问题的方式。这个名称在日本似乎总是会引起误解，但对欧美人一说他们就能明白。这是因为，这里所说的父性原理，如同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是在西方产生的，对日本人来说本来就不太容易理解。我认为这两个原理完全谈不上谁对谁错，而是各有长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分别是什么。

原理的混乱

假设有一位高中学生违反了校规。程度比较严重时，会在教职员会议上讨论怎么处罚。一方认为，既然做了坏事，进行处罚也自然是符合教育性的。另一方则提出，正因为这位学生是坏学生，教师更应该庇护他而不是进行处罚，只有包容一切才是符合教育性的。

前者是站在明确区分善恶的原理之上的，而后者则相比善恶

的区分，更注重所有人被包容着成为一个整体的原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究竟哪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所谓的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一言以蔽之，父性以“分割”功能为主，母性以“包容”功能为主。父性对于善与恶、有能者与无能者、刚与柔等一切都加以明确的区分，而母性则总是把一切作为一个整体而包容。并不是说这两个原理谁对谁错，但一旦认定了其中一种原理，就会忍不住攻击另一种原理。

在刚才的事例中，处罚派可以攻击对方“过于宽松”、姿态不明确等等，而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又可以指责另一方的冷酷和排斥。有时还会互相指责对方不符合教育性或缺乏热情，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思考方式的基础不同而已。所依据的原理存在分歧，就算找到了妥协方案，如果先入为主地认定对方不符合教育性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对话还是无法成立。这种议论的混乱，在谈论教育之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上述情况已在其他书中讨论过，所以在这里只是在抛砖引玉的意义上稍微进行一下整理。

简而言之，与欧美相比日本是一个母性原理更为强大的国家，但随着国际交流的活跃以及欧美文化的引进，父性原理也在不断进入日本。基本上，人们在用头脑思考时——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近于父性原理，而在实际行动或感情上，还是生活在母性原理之下。

	父性原理	母性原理
功能	分割	包容
目标	个人的确立 个人的成长	场的所属（托付） 场的平衡状态的维持

（续　表）

	父性原理	母性原理
人际观	个人差别（能力差别）的肯定	绝对的平等感
排名	功能性排名	一元性排名
人际关系	契约关系	一体感（共生感）
交流	语言性	非语言性
变化	进步引起的变化	重生引起的变化
责任	个人的责任	场的责任
擅长	领导者	调整者
时间	直线性	圆环性

看了上表，应该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父性原理重视的是作为“分割”的最小单位的人的“个体”。其目标是希求个体的确立和成长。与之相对，母性原理重视的则是包容一切的一个“场”——这么说也许还是非常暧昧不清——的平衡状态的维持。因此，个人不能进行强烈的自我主张，而是必须时刻考虑整体的平衡。关于这一点，有时会被误解为“极权主义”，其实并非如此。并不是要个人为全体服务，而是“场”总是比“个体”先行。

在父性原理之下，承认个人差别也就是能力差别，所以竞争这件事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母性原理之下，则强调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平等感。但是，重要的是，如果以所有人的平等为前提，来建立某种组织，就只能用一元性的顺序来排名了。这种排名与能力无关，传统上是基于“长幼有序”的思想的。在现代日本，出于父性原理的能力差别的观点也掺杂进来之后，正如我们已

经谈到过的那样，毫无道理的一元性排名，变成了以成绩为标准来进行了。

依据哪种原理来思考教育

两种原理不能简单地并存。由于这种想法的差异，在教育中不知道产生了多少“议论”。

有人主张不能给孩子按照从1到5来打分，应该全部给3分，这就是出于强烈的母性原理。还有人强调，一定要通过入学考试甄选并培养好学生，否则会在国际竞争中失利，这是出于父性原理。的确，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竞争原理与基于母性原理的一元排名论，不知何时结合在了一起，其影响波及小学时，就会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出现太多的问题。

日本虽说已经西化，但基本上仍然是母性原理在起作用。这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在作为整体的一体感的支撑下，日本人很少体会到欧美人那样强烈的孤独感。又如，即使能力低下也存在着会得到整体支撑的倾向，所以犯罪和不良行为比欧美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说到家庭暴力，日本和美国的程度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性原理强大的情况下，试图进行西方式的个体确立的人，就会遇到不小的困难。而对于试图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人来说，因为有太多人“拉后腿”，不得不付出更多辛劳。总之，想要与众不同，是极其困难的。这可以说是母性原理的短处所在。创造性高的人“流失到海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要说的就是以上这些。总之，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各有长短，谈不上孰优孰劣。问题的难点也就在于这里。

父性的本质

在继续往下论述之前，我还想就父性原则再补充几句。这是因为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很多人逐渐形成了在日本父性很弱的认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父性复权”，误以为军国主义时代的父亲是具有强大父性的人物，并推行这种思想。这完全是误解了这里所提到的父性原理。

事实上，曾经有一位对孩子言听计从的父亲，任凭孩子随心所欲地一再胡作非为却束手无策，却是在战争中获得了所谓的“金鵄勋章”[①]的“勇者”。这位男性拥有只要上边发出“号令”就奋不顾身去突击的勇气，在和儿子一对一的对决中却没有说出自己个人意见的勇气。而我所强调的父性原理，其实指的正是后者。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主见，并能把它明确地表达出来，这种勇气完全不同于只要大家都在做自己也不惜牺牲性命的勇气。后一种行为是作为母性原理体现者的勇气，从父性原理的角度来说，只能说是非常胆怯的行为。

如果不搞清这一点，就会出于“父性复权”的打算，把繁琐的校规强加于学生，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在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父性原理的复活。日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父性原理，如果我们感到了它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全新的获得。用蛮力来掩盖原理的孱弱，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

---

① 金鵄勋章，日本授予武功卓著的军人和军内文职人员的勋章，二战后废除。

深化原理

有两个原理，而且它们互不相容，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对此，我们不是要认定其中一个原理是正确的并对其进行强化，而是应该考虑对原理进行深化。

举例来说，曾经有一所中学决定去东京进行修学旅行，结果有一个班级的学生突然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无法忍受自己的旅行却要听上面的指派、东京一点儿也不好玩、规定零用钱的上限真是岂有此理……诸如此类。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一样，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相当程度上是按照母性原理来进行的。对此，年轻人感到强烈的反感，想要提出强有力的父性原理式的主张，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由于这是突发性的，不同于在父性原理的传统下发展起来的，在个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等问题上还不够完善，有点过火的性质。但班主任说，既然你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不妨彻底思考一下，老师就在一旁听着。

因为是中学生的意见，有时难免失了分寸。但班主任还是默默地听着，结果学生中出现了“也许应该稍微多为整个学校考虑一下”的意见。其中甚至有人建议去跟校长直接谈判。详细的过程这里就略去不谈，总之，校长也愿意配合班主任的想法，答应在合适的时机与学生会面。

就这样，学生们认识到，要主张并贯彻父性原理，必须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学校方面原本下意识地根据母性原理，觉得只要“大家都一致”就可以了，现在也对这种轻率的想法进行了反省。于是，新的修学旅行的计划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终于出炉了。

所谓深化原理，就是承认与自己所主张的原理对立的原理也

是有意义的，并置身于两者的矛盾之中，不断地左右摇摆，尽量让自己所主张的原理与其他东西产生关联，让看待事物的视角变得更丰富。说得更形象些，就是把两个原理当成梯子两侧的扶手，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在这样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当双脚着地，感到可以把这里当成根基的时候，这个人的个性就形成了。

经过班级里每个人反复的讨论和动摇而决定下来的旅行计划，从中应该可以发现班级的个性所在，而在班级的个性中，应该反映了班主任和每个学生的个性。

教育的创造性

由于日本的母性原理太过强大而产生的一元性排名，其害处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能真正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拥有个性的不同存在，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排名的做法应该就无从想象。但是，在日本人中，有很多人是根据自己在这种场合的排名中处于什么位置，是部长还是科长，是第一课长还是第二课长，来保持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

如果真正期待学生们个性的成长，教师、教育委员会的人，以及文部省[①]的官员，在一元排名式的自我同一性之外，应该有着基于个性的另外的自我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努力，口号喊得再大声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只是就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进行了讨论，但在思考人生的时候，应该有更多对立的原理。只不过，正如我们在讨论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试图用一个原理、一种思想体系

① 日本主管教育、文化等的中央行政机构，2001年并入文部科学省。

来说明所有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自己比较“偏爱”某一原理,也必须在与对立原理的矛盾中不断加深对它的体验。

这样想来,我们不由得觉得,教育的场所并不是由现有的价值来运营的,而是有着作为创造新价值的场所的意义。



II

大人与孩子的关系



1—
“教”与“育”

什么是教育

教育这个词，可以分为“教”和“育”。耐人寻味的是，“育”这个字既有“培育”的意思，也有“发育成长”的意思。

教育这件事，有教育的一方，也有受教育的一方，从教育的一方来考虑，还是把重点放在自己去“教导”上面，其次才考虑“培育”，至于“成长”，因为这是本人的自发性行为，往往被认为与教育无关，甚至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教育这件事，我们就会发现，从根本上说，受教育方潜在的自我“成长”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一直以来，谈到“教育”，人们往往都是从教育方的观点来发言，把重点放在怎样教导上，而另一方面，不要说“成长”了，就连“培育”也有被忽视的倾向。

从受教育方来思考教育，这被视为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考察一下现有的教育理论，满目都是教师对学生单向进行作用的姿态，例如教师应该对学生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做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木村素卫在战前就已经指出：“所谓教育，就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精神上的自觉性自我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木村素卫《国家中的文化和教育》，岩波书店）

他所使用的“精神上的自觉性自我发展”这个哲学式的表达，与今天临床心理学家喜欢用的“自我实现倾向”这个用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相当近似的说法呢？他认为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而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多次讨论过，在心理治疗中经常存在着二律背反，和他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处。我不由觉得，木村所说的“教育”，为我们开辟了通往从心理临床角度来观察的教育的道路。

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生存下去，人们必须掌握很多东西。要掌握大量的知识，以及作为社会人生活下去所必要的规范、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等。想到这一点，大人们不得不热心于去“教导”孩子。在教育中，以“教导”为中心，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里需要反省的是，有些孩子对于一般的“教导”不感兴趣或者无法接受。而且，我们大人过分热衷于输入已有的知识体系，说不定会破坏每个孩子所拥有的个性。而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出乎意料的关系。说得极端一点儿，可以说个性越强的孩子，就越难以接受输入已有知识的“教导”。

这时，教育中的“培育”和“成长”这两个侧面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不是要输入知识，而是要“培育”孩子，使其可以自己获得知识；或者设法帮助孩子靠自己的力量“成长”。

不过，不要忘了木村素卫所说的“矛盾”的存在。心理临床的实际情况，与这种对于教育的考虑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心理临床上，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从一般的“教导”系统中脱离出来的孩子。一开始，我们也尝试教导这样的孩子一些“应该做的事”，但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从根本上来说，与其急于“教导”，反而是等待孩子“成长”要有效得多。而且，它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有效，它还会促使我们作出反省，即使对于整个教育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认识到“成长”的重要性。

“个性”需要什么

我曾指出，过分热心于输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可能会破坏孩子的个性。这一点今后我们从事教育的人一定要牢牢记住。不仅是知识，我们作为社会规范而深信不疑的，其实也应该有一些并不能说是绝对正确的。

最近[①]，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在这些国家里，曾经认为是“正确的”某种规范不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吗？即使不说外国的事情，日本从二战前到二战后不是也经历了急剧的价值转换吗？考虑到这些，我们不由痛感到，对孩子的个性来说什么是必要的教育，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曾见过很多活跃于现代社会不同领域的个性丰富的人，请他们讲述了他们的童年（《当你还是小孩子》，光村图书）。我在和京都大学的生物学家日高敏隆教授交谈时，他给我讲了一个在个性的培养上很有参考价值的关于小学老师的故事。

日高敏隆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今天所说的“拒绝上学症”。因为他对当时极端的军国主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当时就很喜欢昆虫，但由于时代原因，他的父母认为“昆虫学能当饭吃吗”，根本就不加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打算自杀，连刀子都买好了。

---

① 本书写于1992年。

但有一天他的老师来家访，当着他父母的面指出："你是不是打算自杀？"然后对他大吃一惊的父母说："请让敏隆君学习昆虫学吧。"惊慌失措的父母马上答应了。少年因为能够学习昆虫学而欢呼雀跃，可老师却对他说，要学习昆虫学，语文和数学都必不可少，劝他回来上学，接着又说："现在的学校不适合你。请换个学校。"说着告诉他一个学校的名字。原来，少年现在所在的学校由于极端军国主义的校长，采取了愚蠢的教育方针（却因此获得了文部大臣奖），老师为他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情况不那么糟的小学。

于是日高马上转学并开始上学去了。他对昆虫学的兴趣不断地开花结果。而这与个性的发展有多大的关系，只要看看日高教授现在的大显身手就可以证明。对这位成为重大契机的老师，我们来思考一下他的行为的意义。

教师的判断

首先，他发现了少年日高打算自杀的想法，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以此为导火线，说服少年的父母让他去做"昆虫学"这件他喜欢的事，更是了不起。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个性就会由此而大放异彩。

其次令我钦佩的是，他判断在自己的学校教导少年是不合适的，为他找到了合适的学校。换句话说，就是任课教师放弃了自己去"教导"。这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学校不仅不能"培育"少年的个性，反而会破坏它。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这位老师大约看穿了少年日高丰富的个性，但越是这样，往往会越是想要自己去"教导"，这也可以说是作为教师的一种秉性。

为慎重起见，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位教师的行为，在本质上完

全不同于那些不愿意教不良少年而轻易劝他们转学的高中老师。

看到这位教师所采取的方法，也许有人会说这并不是“心理指导”，所谓心理指导，是要和本人一对一地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交谈，守护着本人令其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而这里的做法却是过于以教师为中心的行动，所以不宜为之。面对这种指责，该怎么作答呢?

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位教师的所作所为能否算是“心理指导”，而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孩子的个性。即使当时有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并且遇到了少年日高，从发展少年的个性这一点来说，结果也不过如此。其实过程会有多种迂回曲折的可能，也许少年不依靠心理咨询师，自己也能说服父母，也许心理咨询师也发现了少年的自杀意图，意识到了其紧急性而去家访，直接与父母交谈，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在某些时候和场合也会进行家访等打破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行为。但要问我是以什么为基准作出最好这样做的判断，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适当的判断，教育方也必须受过相当的训练。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进行发展孩子个性的教育，教师自己不可以抱着单一成规的方法不放手。

临床教育学的成立

一旦开始考虑孩子的个性，教育方就会遇到许多困难。这里我引用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条，它可以说是在考虑教育问题时的一个依据。

“教育以人格的完善为目标，必须为培养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重视勤劳和责任、充满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

民，使之成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构成者而进行。”

这句话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实在是说得太棒了。但是，我曾经和包括刚才提到过的日高教授在内的十个人会过面，他们都富有个性，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活跃在第一线，当我请他们回顾一下自己的童年时，结果又是如何呢？不愿上学、撒谎、自杀未遂、成天逃学看电影、偷盗等等，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所讲述的童年。对此，我们怎么看也会产生与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条格格不入的感觉。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教育基本法中写得很好，但教育毕竟是“为培养”这样的人而进行的。再说，这里提到的这些人，正因为在童年时有问题，接受了以实现基本法中所说的“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或者，为了让个性更为丰富，是不是应该修改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条，把它改为“为培养身心不健康的国民”呢？木村素卫所指出的教育中的“根本矛盾”，的确有着很深的根源。

教育必须有方向性，必须提出目标和理想。由此，人的行为就可以分为拥有正面价值的和拥有负面价值的。

但是，如果一味急于追求正面的价值，就会犯下大错。这是因为，乍看上去似乎是负面价值的事物，有时却在个性的培养上有着很大的价值。不重视这一悖论，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教育。

我在心理临床的实践中，早期的时候应该说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可以说依然受这种倾向的影响。

不愿上学的孩子变得愿意上学、偷盗的孩子变得不再偷盗、撒谎的孩子变得不再撒谎，这些都是好的。但如果仅仅以此为目标，并急于完成这样的目标，就会带来彻底的失败。我们就曾有过这

样的经历。不是以把负面行为变为正面行为作为目标的“临床”，而是要重新思考这个价值观本身，找出其中的本源和悖论所在。要做到这一点，教育学和临床心理学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反思，以孩子的实际行为和教师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展开符合现实的思考。

以上述的反省为基础，我在京都大学教育学部新开设了“教育临床学”讲座。这个讲座是在1987年开设的，时间还不长，但我觉得，由此可以在教育和临床心理中开辟新的领域，并且可以期待其意义的不断深化。



2—
教育的今天

现代教育的课题

教育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大多数人都有了这样的认识。正因为此，临时教育审议会①——姑且先不论其成果如何——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不仅在日本，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课题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教育”极为重要，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

我们还是光从日本出发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现代教育的课题给人以堆积如山的感觉，几乎让人不知道从何入手。这里我还是从一般人最为关注的国际化、个性的培养和终生教育这三点谈起。

国际化这一点经常被强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像现在这样紧密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而且，正如在最近的《日美结构问题调整协议》②中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正面面对和对抗其他国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这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痛感到国际化教育的必要性。

但是，教育中的国际化问题有着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可以

---

① 临时教育审议会，日本1984 ～ 1987年设立的以教育改革为目标的临时机构。

② 《日美结构问题调整协议》，是针对日美经济摩擦，于1990年7月达成的一项经济贸易协议。

说，所谓国际化，并不是“学习国外的情况”，或者“与其他国家的人和睦相处”这么简单，而是有必要对日本教育的现状——或者不如说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本身——进行根本性的反省。真正理解文化不同的人们并与之相处，是非常不易的事情。

归国子女问题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与后面的议论有关，这里我们就从《同一片蓝天——海外归国子女是现代的弃儿吗》(大泽周子著，文艺春秋社版）这本书中举出一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明良五岁至十五岁期间在美国生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回到了日本。在上社会课的时候，老师谈到，日本的很多产品出口到了美国。明良就照着在美国上社会课时的做法，为了给课堂做出“贡献”，提出：“不如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在美国是如何充斥着日本的产品的。”话音刚落，全班同学都惊呆了。但明良还是一个人拼命地讲了起来。最后老师说：“美国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谈，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课堂上吧。”这回轮到明良吃惊了。他所讲的内容，在美国是课堂的一个环节，其“贡献”还会得到老师的评价，而日本的老师却明确地说这是和“课堂”没有关系的。

后来，明良每次在上课时发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终于忍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回答太离谱了”、“真是离题万里”。明良不由得主张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在教室里安全学习的权利！”对此，任课老师说：“你是在进行独立宣言吗？说这些话，是成不了日本学校的学生的。”实际上，明良后来遭遇了同班同学的暴力行为。

这明显是一场“文化战争”。也可以认为是刚才所说的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的对立。即使对方有不同的文化，在表面上的或礼

节性的交往中，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像明良和他的同学那样，在实际生活的场面中，当生活方式发生碰撞时，往往不是几句漂亮的场面话就可以解决的。今后的“国际化”，应该也包括这个层次上的碰撞。不得不说，关于教育的国际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考虑，才是最为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个性的培养”，此事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日本的教育在培养个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一点也经常为人们指出，它和前面讲过的事实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行动方式等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日本人的方式是错误的、必须以欧美为榜样进行变革的结论，这更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我想说的是，即使就教育这方面而言，要培养孩子的个性，离不开教育的“自由化”。但是，针对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这样的忠告，说是其他国家才应该仿效日本，一旦日本引进了“自由化”，教育水平就会降低［例如David Howel, “There’s No Reason to Rush with Educational Reform”, *Japan Times*, 61(1986), 3, 17］。日本孩子的数学和理科学力高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提出忠告的人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现有的教育方式而产生的，如果把它变成欧美式的，就会导致失败。这是在考虑日本的教育时不容忽视的一点。

接下来我来谈一下终生教育。终生教育是最理想的，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无论年纪多大，一直都在吸收新的知识，不断取得进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仅仅认为这样才是好的，终生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年老之后还在进步，听上去倒是非常动听，但实

际情况是，年老之后会不断丧失很多能力，而且最后必然会死亡。把取得了与以前相比无论多小的进步都当作好的，这种单纯的教育观，是无法把“死亡”考虑进去的。

直截了当地说，在终生教育的视角中，如果没有“死亡”，有时甚至会是有害的。弄得不好，也许会在老人中——就像是现在的孩子们一样——形成一批“后进生”。如果光是从增加了多少知识或技能出发，不去考虑人的成熟究竟是什么，终生教育是非常危险的。换句话说，只有不仅考虑“怎样生活”，也考虑“怎样死亡”，才能称为终生教育。而“怎样死亡”这个课题，其实自从人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左右。

对教育进行重新思考

前面说过，教育这个词由“教”和“育”构成，在这里重复一遍，从“育”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其重要性值得反复强调。

关于这一点，可以想到的因素有很多，这里我就依次谈一谈。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人而独立之前必须吸收的知识非常多。而且，要想取得比别人哪怕稍微有利一点儿、高一点儿的地位，往往就必须学习。而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考虑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社会的优越地位，结合前面的想法，家长就会用填鸭的方式来硬塞给孩子知识。也就是说，孩子很容易就早早暴露在这种填鸭式教育的危险之下。实际上，从幼儿园的阶段开始“教”英语等知识的地方，在家长中就大受欢迎，这一点不得不令人吃惊。

这种状态，说得直接一点，可以说是在培养孩子上的“破坏自然”。对孩子“自然成长”过程的干涉，实在是不胜枚举。如今的

状况是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经济上变得宽裕了，这种情况却进一步加剧了。有的小学生忙着补习或学艺，几乎每天放学之后的时间都被排满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玩。甚至有的中学生一个人就有五位家庭教师。

要尊重个性，必须等待个人所拥有的可能性逐渐显现出来。而试图使孩子有效地吸收更多的知识，反而会破坏个性。在为了让评价更为“客观”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人们制定了带有“标准答案”的试题，而尽早针对这种题目进行训练，更是有着导致丧失个性的危险。

对于那些因此而被扭曲了“自然”的成长的孩子们，应该再次回到教育的原点，让孩子体验自己“成长”的好处，这在现代教育中正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只要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所谓“自然”，本来是不需要任何人工的，但我们却不得不对此进行思考和安排，现代教育的难点可以说就在这里。

在对教育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科学的”研究是最理想的。人的不断学习的过程，以及不断成长发育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客观地把握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找出有效的教学方法，设定发育的阶段，这样做在把孩子作为整体来理解并思考应该如何去教这一点上，是非常有效的。但**重要的是，不能认为这就是一切**。

作为集体来看，人的行为即使有一定的法则，但在关注单独的个人时，情况却多种多样。更进一步，关注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话，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忘了这一点，而试图把整体的法则——而且是非常笼统的——套用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也许就会剥夺这个人的个性，因此一定要多加小心。

前面说过，爱迪生曾被断定为懒虫，受到了后进生的待遇，而那么多的创造性人物无法适应学校教育，则体现了教师是何等地喜欢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对待学生。这时，如果这种整齐划一的方法，以“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而提出，将会是非常可怕的。教育的科学性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如何在实际场合中应用，还需要慎重考虑。

放任之害

过分强调孩子自发的“成长”，而觉得对孩子只要放任不管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这一点在家庭教育中尤为重要。期待孩子自然成长而对孩子自由放任，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父母为了回避作为父母的责任而找的借口，孩子们马上就能看穿这一点。这时，孩子就会反复进行不良行为，或者向父母提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正如一位少女对我所说的那样，“我都这么做了，他们却连生气也懒得为我生一下。”这种悲叹不断深化，问题行为也就会不断升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还是一副尊重“孩子的自由”的姿态，继续回避责任，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事态。虽然说孩子是自然成长的，但在一旁守护其成长的大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真正“守护”孩子成长，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去“教导”（这样的结果不过是变成了干涉）孩子，而是相当需要付出精力的一件事。

我曾指出“成长”的重要性，但只要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教育中包括“教”与“育”，如果孩子完全靠自己“发育成长”，岂不是意味着“教”是毫无意义的？在教育中蕴含着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教育的特征所在。也就是说，在谈论“育”的重要性的时候，仍然

要承认“教”的必要性；而在谈论“教”的重要性的时候，则必须认识到为了使“教”成为可能，孩子已经“发育成长”这件事是必要的。不理清这个关系，教育论就会变成片面的东西。当然，因为说起“教育”，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教”上，所以我才在这里特别强调“育”的意义。

从学习方的视角出发

上面论述了应该从“成长”的角度而不是“教导”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教育，接下来我们从“学习”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教育这件事，从学习方的视角来思考同样具有必要性。这一点在思考终生教育之际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终生教育的重要性最近一再被强调，为此而举办“讲座”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些讲座往往都是“教导”的一方所策划的，以“学习”的一方为中心考虑的姿态非常弱。

当所谓的“市民讲座”、“终生教育讲座”被推出的时候，说得难听一点，很多情况下所提供的东西，不过给人以学者的业余兴趣乃至残羹剩饭的感觉。的确，在走上社会之后，或者从公司退休以后，还想要学点东西，是很有意义的。结果就在被作为“××讲座”提供的这些东西中，随便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去学就可以了，这未免有些太过被动了。

终生教育不应该光是这样，而是必须更为积极地去“学习”。不单单是得到新的知识，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学习开拓新的领域。

例如，有一位中学教师，对于指导学生感到困惑。如果他并不是找别人请教指导学生的方法，而是作为切身体会到现代中学生的实际烦恼的人，打算自己去找出解决方案的话，那就不是去学习

已有的知识，而是要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方法，并通过实行来确认其有效性。也就是说，不是要听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讲座"，而是自己不断学习，找出其方向性和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他是在进行作为"研究生"的"研究"。

这里只举了一个例子，此外，关心"脑死亡"的医生，可能会感到学习法律的必要性；研究文学的人，可能会想到要对计算机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进行新的"研究"。因此，不是由谁来"教导"，而是要靠自己去掌握。

在大学向社会"开放"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往往都是向市民开放一般教养性的"讲座"。我觉得，应该超越这一层次，开放在大学进行"研究"的门户，因而，也许应该进一步开放研究生院，应该更认真地考虑建立研究生院夜校的事。只有从外部接收愿意自主学习的人，才是大学真正的开放。这是日本教育的重大课题。

请允许我自卖自夸一下，我所在的京都大学教育学部自从1987年以来，就招收社会人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在教育的现场获得的实际经验与大学内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这样的门户开放，大学内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进步。

在把日本的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多人指出，相比初等和中等教育，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要落后不少。从文部省的预算来看，高等教育的充实应该更进一步推进。此时，作为大学的一员，我觉得大学自治的原则就极其重要，值得坚守，而我们是不是进行了足以让我们为"自治"而感到自豪的努力呢？这一点需要我们好好地反省。

说到大学的自治，应该说，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大学一直抵抗着外来的压力，保卫着学问的自由，但是似乎过于注重"守势"，

相对于主动出击来说，大学自治的关心度比较低。这让我们不得不反省，我们一方面自负地站在学问的最前沿，另一方面在体制上却在不断变得保守起来。在社会的变化显著而快速的今天，我们应该顺应这种变化做出逐步改变，并有必要重新考虑大学自治应该是怎样的。

个性与教育

所有从个性的尊重这个角度思考过教育这件事的人，应该都会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从我国的教育来看，这却是相当困难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大学入学考试（高考）这个例子。说到教育的“重新认识”，很多人会联想到高考的重新认识，高考制度就是这样反复被“重新认识”，因而每次都受到了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面的批判。

确实，现在的考试制度过于残酷了。但是，无论把它改成何种制度，由于还是有这么多人考大学，而且考生还可以自由流动，如果所谓的一流大学不一举扩招两三倍的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还是无法避免。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比起制度本身来说，整个日本的人们都对大学和学科进行了详细的排名，虎视眈眈地想要进入排名靠前的地方，哪怕只靠前一点点。

大学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这在欧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日本这样，大学被如此细致地排名。作为大学的一员，我们首先应该反省的是，各大学都没有作为大学的个性。如果每所大学都拥有丰富的个性，那么就不能对它们进行一元性的排名，而且考生也会根据大学的个性与自己的个性之间的关系来选

择大学，因而不会出现所有人都想去同一所大学的情况，升学竞争应该也会有所缓解。

但是，如果允许我在这里为大学稍微辩解两句的话，日本人喜欢一元性排名的倾向实在是太强烈了，即使大学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个性差异，他们也不会注意到。

日本人与个性

在这里展开“日本人论”，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一旦开始思考“个性”这个话题，无论如何也要对日本人的特性进行一番探讨。简而言之，欧美人在近代理性主义支撑下的自我确立，日本人至今还不能完全做到。

欧美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是不被接受的。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在日本特有的排名性的作用中，掺杂了欧美的关于能力差别的想法之后，不是变得承认了个人能力的多样性和个别性，而是给能力进行一元性的排名。

家长对待孩子也是一样，不是根据孩子的个性决定今后的出路，而是只关注所报考的学校存在于一元性排名中的哪个等级，希望孩子尽可能地进入排名较高的地方，因而升学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高中老师也拘囿于这种想法，在进行升学指导时，会说：“你这个成绩上教育系的话太可惜了，请改成医学系。”也就是说，根本无视本人的个性与希望，只想把学生送进排名尽可能高的地方——一般人这么认为的地方。

过去，由于经济条件，很多人只能选择走读范围内的大学，所以优秀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分散的，而现在这种倾向越来越弱化，整个日本的大学排名倾向越来越显著，就像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这样，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只要日本人的这种倾向不出现变化，想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来缓和高考的升学竞争，是极其困难的。

如果要批判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日本教育现状，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来。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最近经济的发展而一味鼓吹本国一样，对于日本的教育，我们也不能一味批判。日本人的自我意识的现状，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一样，属于母性原理更占优势一些，所以相对于一个挺立的自我形成而言，往往更多地作为向他人开放的形式而形成的。这正是所谓的各有长短，不可简单地断定孰优孰劣。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刚刚举出的归国中学生的例子。这位中学生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引起了大家吃惊的反应。这意味着他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脱离了整体，这种情形被同班同学称为"离谱"，因此他的发言被阻止了。

这里，每个人首先都会想到的一点是，日本人的这种素质，会显著阻碍"个性"的发展。只有每个独立的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个性才会得到发展。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见"，只关注别人的事情，那么"个性"也就会消失了。

坚决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就会数落日本人个性软弱、创造性低。的确，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比较少，日本人的创造性之低经常被指出。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吗？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

什么是"个性化"

美国人的确会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见。我到美国的学校去，

看到大学生不断发言和提问，感到非常钦佩。但是，可以轻易地将其称为“有个性的”吗？因为个人主义发达，他们经常进行个人（individual）的发言，但可以轻易地认定这些发言每一句都是独特的吗？

如果说，每个人都在说着同样的意见，一致性（conformity）出乎意料地高，结果不过是众口一词的话，个人的确立也就不能轻易地与个性的发展画上等号。实际上，我们考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明确表达个人意见上他们当然比日本人强，但是似乎并不能由此很快得出他们比日本人更有个性的结论。

无论自我意识的情况如何，日本人是日本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美国人是美国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要绝对区分两者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把这一点联系到教育上来说，采取不同于集体一般倾向的生活方式，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会遇到阻力，教育者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和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化的表达，可以想象其难度究竟有多大。

这样来思考的话，就考试题目来说，对尽早找出“正确”答案进行训练，尽管是“正确”的做法，有时却会妨碍个性的发展。在解题之际，要进行重重摸索，而也许正是在错误的看法中，反而可以找到个性的萌芽。不是要性急地找出正确答案，而是要在这样的错误答案中找出价值，这种方法在教育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出题的考试，在能够更有效地从为数众多的考生中进行选拔这一点上，是相当有权威的，但是这种形式如果在决定高中生平时学习方式的方向上过多发挥作用，就会阻碍学生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在这一点上，各个大学已经开始进行了探索反映自身个性的入学考试试题和方法的努力，这个进步是非常可喜的。

让我们回到欧美与日本的个性问题上来。在个性与创造性上，恐怕两者并没有多大差别。说到创造性，应该不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艺术、宗教等文化领域也会得到发挥，只要看看日本文化迄今的发展，应该说日本人的创造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只不过，就自然科学来说，由于它本来就是在西方近代的自我确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人要突然在这方面发挥创造性，也许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要在童年时期确立成为自然科学发展基础的近代自我，这在日本人中有相当难度，前面举出的归国子女的例子就显示了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会认为日本人中创造性高的人不断流失到了海外。事实上，当日本的“学会”拥有强烈的日本式集团构造时，就会产生年轻人不能自由发言、有能力的人被很多人拉后腿等现象。

在日本，如前所述，出于母性原理的绝对平等非常强大，即使有特定能力的人得到了相应的待遇，有时也会受到基于日本固有逻辑的反对，这种反对被表达为“不符合民主性”。为此，有创造性的个人就被剥夺了施展拳脚的场所。在思考今后日本的教育和研究的状态时，这是必须深刻反省的一点。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正逐渐意识到，近代自我已经快要到了穷途末路，在人的自我意识上，现在也已经到了转换期。那么，日本的教育即使想要步西方的后尘，改变为确立近代自我的教育，也会立即过时。我们必须探索一种超越近代自我的模式。日本的教育，既不能以西方为模板，也不能墨守日本传统的方法，要找出其“个性”所在，究竟应该如何去做，确实令我们左右为难。

作为创造活动的教育

即使从自然科学的领域来看，也可以认为，找出超越传统自然科学模式的方向，正在成为新的课题，这样一来，在西方式的自我存在之外，东方式的意识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举例来说，日本灵长类研究小组的今西锦司等人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就是充分发挥了日本人长处的研究（参照拙著《宗教与科学的接点》，岩波书店）。

这个小组的特征，按照有些人的揶揄，可以总结为“人情比纸薄，团结比铁硬”。的确，这个小组非常团结，在这种信赖感的基础上，小组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所谓的“人情比纸薄”，则是指小组里的所有成员，包括今西锦司等领导者在内，都会进行毫不留情的互相批评。不仅是在小组之内的私下场合，在公开发表的场合也是一样毫不客气地进行正面论战。这成了这个小组活力的源泉之一，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的日本式母性集团有所不同。

为了显示自己的集团是好的集团，人们常用“家庭式”这个词汇来表达。一个班级就会说全体同学都是家庭成员。这是为了显示所有成员的亲密而使用的表达，但它如果意味着由于是“家庭式”的，集团中的成员必须压抑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集团的领导者自诩为“家庭式集团”的时候，很多成员却对表达的不自由感到不满，这样的情形在日本倒是不在少数。

在这一点上，今西小组的所谓“人情比纸薄”，正好克服了上述意义上的日本式集团的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组的成员都是西方式的。对这种方法论的考察，这里就不详谈了，但是相比之下，可以说这项研究是发挥了日本人的特性而进行的。小组的这种特色不能简单地归入日本式或西方式的范围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特性，才会产生刚才所说的那种揶揄式的表达，它的活

力甚至会成为创造活动的源泉。

建立一个单纯的模型或标准并依照它来进行教育，这样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现在的教育，难点就在这里。如果根据某个特定的原理或意识形态来裁夺，也许是可以对现在教育的各种状况进行明确的判断或批判。但是，即使采用这样的立场，换一个立场的话又会成为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自己的立场“非常科学”因而绝对正确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们必须抛弃总是存在唯一的真理这种单纯的确信。

思考的道德

有些人模模糊糊地感到了这一点，从而对教育感到虚无，或者丧失自信。在教育的现场最为明显地体现这一点的，就是道德教育。如果一个人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唯一道德，或者认为道德是不能强加于人的，那么他对道德教育就会无论如何也热心不起来，或者持否定态度。但这样真的可以吗？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因为教师们在道德教育上怠工，现代的“颓废”才会出现，于是主张道德教育的复兴。但是，这些人大多数只考虑旧体制的维持，他们都是旧体制内的寄生虫。

不是这种道德，而是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的道德，即使在现在——或者不如说正是在现在——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说绝对的规范并不明确，道德又应该怎样来教导呢?

关于这一点，有一位高中老师说了这样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故事。这位老师读了我就归国子女问题所发表的议论，知道了关于已经介绍过的归国子女的图书，就在班上朗读了其中的事例并让大家讨论。高中生们听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的真实体验，

感到非常理解。同时，他们本以为自己已经充分地西化，现在发觉并非如此，觉得有些吃惊。本来觉得"谁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发觉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妨碍它的行为。他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时他们所讨论的，不单单是归国子女和本国成长的孩子谁更正确，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样的事，他们本以为已经懂得了，现在却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掌握自己去思考应该怎么做的能力。也许只有这样的课堂，才可以称为道德的课堂。

他们不是简单地对"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句话回答一声"好的，我们明白了"就完结了，而是切实地感受到这样的事情真正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并且意识到自己也很容易成为扼杀他人意见的一员。

在道德的课堂上，不单单是要学习一成不变的东西，这里的课题是自己去烦恼、自己去思考。这样的话，也许每个孩子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教育有必要就这些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要进行这样的教学，教师也必须总是思考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教育的现场，无论是对老师来说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是创造活动的场所。

创造活动的意义

像道德这样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想法可以探索多种多样的道路，那么，像汉字或算术这样答案非常明确的内容，也能进行创造性的教育吗？作为这种情况下的例子，电影导演羽仁进先生谈到

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经历（羽仁进《二加二不等于四》，筑摩书房）。

他回忆了自已接受幼儿园入园考试时的往事，当时，面试的人拿出两个丘比特娃娃，一大一小，问这两个娃娃有什么不同。本来只要回答其中一个大一些就可以了，但小羽仁觉得，既然大人特意提出这个问题，一定有什么深意。他觉得，虽然外表是一样的，但里面肯定有所不同，于是回答道，不把娃娃拆开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就这样，智力检查的结果，小羽仁被判定为智力迟滞，不能上幼儿园。

当存在“标准答案”的时候，只用正误来判断孩子的回答，就会漏掉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如小羽仁的例子所示，在错误的回答中，隐藏着丰富的趣味。如果着眼于这一点，即使所教的内容答案是明确的，也能成为创造性的教育活动。

要发展孩子的个性，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最好实行小班化教学，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没有异议。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一个班级的学生数太多了。最近比以前少了一些，也还是有四十人之多，这个数字应该进一步减少，控制在三十人以内。今后孩子的数量有减少的倾向，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好机会实施起来。此外，规模庞大的小学和中学，也应该分割开来。校长能记住全校学生的名字，这种程度是最理想的。全校最多可以有五百人。超过这个数字的话，校长就会成为仅仅作为管理者的存在。这样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教育活动的。

在发展个性、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也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以修学旅行为例，是把重点放在让教师尽可能容易监督上还是尽可能地尊重学生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视后者，当然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危险性。

即使发生危险也没有办法，这样的态度当然不行，但是当教师尽力向着发展学生个性的方向努力时，一旦发生了事故，负责教育行政的人应该尽力保护这位教师，并且对大众进行可以接受的说明。不过，负责行政的人总是过分关注把危险减到最小，并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教育行政本来应该为了让教育成为更有创造性的活动而努力提供保护，现在却向着阻碍它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深刻的反省。

所谓创造性活动，是不允许标准答案的，在这一意义上，它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为将来着想，在教育上支付一些成本也是有必要的。一个国家注重文化遗产，留下很多“东西”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更为认真地思考一下，既然是经济大国，应该把相应的预算使用在教育上。



3—
“女性的眼光”、“男性的眼光”

在教育环境中

关于幼儿教育，我们不妨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思考一下。这里举出具体的例子来探讨一下，在幼儿园或托儿所中教师或保育员对待幼儿的情况。在实际的教育现场，这些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在教育现场经常造成困扰的缄默症案例。在孩子刚入园的时候，几乎每次都必定有那么两三个孩子一言不发。但是，只要不慌不忙地逐渐接触这些孩子，随着他们逐步适应入园生活，他们慢慢也会开口。因此，一开始对这种情况谁也不会太担心，但如果两三个月后孩子还是不开口，教师也会感到担心。和家人一联系，家人却说孩子在家话很多，让教师感到奇怪。一般来说，在缄默症中大多数是选择性缄默症，例如在家庭内开口，在家庭外则不愿开口，或者在幼儿园等处一言不发。

假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为了更“科学地”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进行了某种测试。即使不开口，动作性的测试也没有问题。经过发育情况检查，结果出乎意料的低，发育指数勉强达到了六十。看到这个数字，老师也非常失望。原来不仅是缄默，竟然还有发育迟滞。老师决定不勉强这个孩子，先看看情况再说。不能勉强让不开口的孩子在大家面前说话，否则只会给孩子带来心灵的伤害。

在让孩子们依次发言的时候，也有意跳过这个孩子。

老师知道，要好好对待孩子，对孩子进行仔细观察是很重要的，因此决定在游戏等时间特别对这个孩子进行观察。这样一来，老师发现孩子总是喜欢离开大家，一个人发呆。老师觉得，像这样没有交往能力，发育又迟滞，恐怕一年内都不会开口了。事实上，正如这位老师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孩子就这样一语未发地升入了大班。

客观观察的问题点

自然科学始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仔细观察自然现象，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定的规律，从某个原因出发，遵循这种规律，就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在对某种物体施加力量时，如果知道这种物体会在怎样的状况中运动，例如在空气中飞行，就可以准确预测物体的运动。物理学的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问题是这种想法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在人的身上。

我们来思考一下刚才的例子。老师对孩子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甚至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孩子与伙伴的交际极其困难，而且还有发育迟滞。从这些条件判断，老师预料孩子在一年内大约也不会开口，而且一年后也证实了老师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对象是“物”的话，老师的态度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且老师也是活生生的人，就会明白，这件事恐怕不能那么简单地肯定。

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师自身的态度和“判断”本身，会影响孩子后来的行为。在老师打算“观察”的时候，孩子感到老师那过于客观的冷冷目光，即使想要更自由地行动，也会由

于畏缩而无法做到。而在发育测试中，也许在老师过分严厉的态度的压抑下，这孩子没能充分发挥出平素的能力。而老师决定不勉强这个孩子，就算不是一件坏事，但结果只是等于放弃了这个孩子，而当孩子感到老师“放弃”了自己，后来不会有进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也就是说，老师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并认为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而这种“科学性”却非常值得怀疑。

作为创造过程的孩子

我说过，以物为对象和以人为对象是不同的。那么差别在哪里呢？首先，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孩子自身就是创造的过程本身。我们思考一下，就算要对这孩子进行测试，找临床心理专家的话，还会慎重一点。在连入园都还没有习惯的时候，就由老师来直接进行测试，难道不会给今后带来不好的影响吗？当然，我并不是在说测试“总是”不好的。

事实上，我就知道缄默症的孩子在测试的时候开口了的例子。但这时测试者采用的不是调查的态度，而是想要找到一些头绪、想要发现一些优点的态度。这时，在测试者态度的支持下，由于发育测试这个课题的提出，这个孩子终于能够开口了。

即使进行动作性测试，也不能仅仅依靠结果所得出的指数，而是要详细了解孩子是以什么态度面对测试的，以及在测试中有没有特别关心的事情等。观察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观察的眼光却不可以是冰冷的。

孩子就是创造过程本身。只要大人对孩子抱有期望，不进行胡乱干涉，创造过程就会向前发展。作为这种情况的例子，我想讲

一个已经发表过的例子，是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一个缄默症孩子的动人故事。

老师在仔细观察一个缄默症孩子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孩子很喜欢小动物。温暖的观察目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创造的萌芽。于是老师在班级里放了一个水槽，养了一些鱼，并且指定这个孩子特别负责其中一只小乌龟的饲养。老师没有勉强这个孩子开口，这一点和刚才的例子中的情形一样。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放弃这个孩子，还是给这个孩子分配了他能够完成的工作。

孩子非常重视这只小乌龟。其他的孩子大约也觉察到了老师的苦心，都把这只乌龟当成班级的吉祥物一样对待。但是有一天，乌龟突然不见了。老师和孩子们四处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时，这个孩子紧紧地抱着老师大声哭道："我的乌龟不见了！"老师和同学们也很难过，但是，以此为契机，这个孩子开始和大家讲话了①。

这是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在创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只有在具备发挥它的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变成创造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老师和同学温暖的支持，乌龟的失踪也许反而会引起悲剧。再画蛇添足地补充一句，就像这里失去乌龟的悲伤一样，在创造过程中，在得到什么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失去或放弃什么的悲伤。

总之，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作为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本身会对后来的现象带来影响，我们自己也成了现象的一部分。这时，体验到这种现象的老师自己，应该也会感到自己作为教师的成长。创造过程的发生，本来就是相互性的。

---

① 此处故事与之前表述的有出入，原文如此。

我还要补充一句，有时，即使用温暖的目光观察着孩子，如果只是相信孩子的成长而努力，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例如，勉强要求缄默的孩子开口，也许会适得其反。老师发现这个孩子喜欢小动物，并耐心等待合适时机的到来，这其中老师准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充满热情和爱，但如果只是被一味地表现出来，反而会有害，这一点我们通过众多的经验早已知道。

“男性的眼光”、“女性的眼光”

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当我们为孩子的创造过程而欣喜时，如果有人说“这不过是巧合而已”，又该怎么回答呢？或者，如果有人说，这种情况不过是养了乌龟才成功的，但是对于缄默的孩子，并不是只要让他们养乌龟就可以成功，因此这个故事根本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们又该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想要针对新的幼儿教育学和保育学展开思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好不容易发生了这么精彩的事情，却被说成是“偶然性”的，这种困境是由于我们总想从中找出某种普遍性的知识而产生的。没有某种普遍性，就没有办法建立作为“学科”的体系。要拥有普遍性，其中所使用的术语也必须具有普遍性，并且必须非常明确。

以物理学为例就很容易理解，物理学所用的术语和概念都被明确地定义，表明概念之间关系的定律也具有普遍性。要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需要有将自己与对象分离开来、客观看待对象的态度。

但是，如前所述的把孩子作为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事物来看待的视角，与这里所说的态度很难并行不悖。例如，对于缄默的孩子，

我们能够找出一个通行的“好的办法”吗？根据相关教师人格的不同，办法本来就不一样。也许有的教师用责骂的方式可以成功，而其他教师却靠和蔼的态度取得了成功。

我曾说过，把对象从自身孤立开来的话，这件事本身就会对孩子的行动产生影响。我甚至提到“自己也成了现象的一部分”，那么通过它怎么可以知道客观性的事实呢？但是，事实证明，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孩子的帮助和教育才能真正实现。

于是，我在这里大胆地提出，看待现象的眼光可以分为“男性的眼光”和“女性的眼光”。这里我使用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是因为我觉得，考察人类的精神史，看待问题的角度可以分为男性擅长的角度和女性擅长的角度。因此，就单个的男性或女性来考虑，谁擅长哪一种角度并不能一概而论。

“男性的眼光”是把自己和对象孤立起来客观地看待。与整体相比，更注重把某一部分切割开来，明确认识这一部分。而“女性的眼光”则在自己和他人没有分化的状态下，尊重主观的世界来看待事物。即使牺牲明确度，也要把握整体。实际上，我们在观察现象之际，需要这两方面的眼光。但不可否认的是，所谓的自然科学，是由强调“男性的眼光”这一点而成立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普遍的知识，是极其强有力的。

如前所述，人在面对别人时，需要“女性的眼光”。用“女性的眼光”来观察时，由于其中包括了自己和他人的关联，就很容易知道自己究竟能为这孩子做些什么，目前又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即使这种做法对此时此人来说是“真实”的，却很难作为普遍的真实来谈论。因此，在“男性的眼光”容易占优势的领域，学术体系相对比较容易建立，而在更需要“女性的眼光”的领域，学术的建立

可以说落后了很多。幼儿教育和保育学这些学问,应该说正是属于后者。

不仅是保育学,护理学应该也是一样。而保育和护理,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女性占优势的工作,应该说和这一事实也不无关系。在保育和护理中,实际事务一直被当作女性的工作。而这种"学问"情形又是如何呢?认真考察一下迄今为止的实际情况,它们并不是通过"女性的眼光"所观察到的情况的体系化,而是借用"男性的眼光"观察所建立的学问,勉强成了一种"拿来的学问"。

我的专业临床心理学,也是一门相当需要"女性的眼光"的学问。因此,其开端必须借用精神医学这个"男性的眼光"比较占优势的学问,还有必要从"男性的眼光"占优势的心理学中借用。

这些依靠"拿来的学问"而成立的领域,在人们眼中总难免带有支派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事实。保育学就是这样,其自身的存在并没有得到确立,而是依赖于基于"男性的眼光"的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

新的保育学

这里再重复一遍,这里所说的"男性的眼光"和"女性的眼光"都是象征性的,拥有"男性的眼光"的女性,和拥有"女性的眼光"的男性,也并不是没有。但从一般上来说,"男性的眼光"的优越性往往与男性的优越性密不可分,在"学问"的世界中一直以来都是男性占优势,与此也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如此,我们在现代的课题,在于在保育学和护理学等需要"女性的眼光"优先的领域,不是作为"拿来的学问"而建立起自身的学问体系。用稍微过分一点的话说,就是不能甘于其他学问的

“殖民地”这样的地位，而是要明确自己独特的立场并成功地独立。

但是，说到底，这些学问还是以“女性的眼光”为主体的，不可能像男性们的独立战争一样勇猛。作为总是考虑整体的学问，在不切断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谋求独立这个困难的目标。说得更具体一点，虽说要确立新的保育学，但并不是抛弃一直以来作为依靠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医学等学问，而是依然重视它们，同时从中产生出不同以往的新的视角，摆脱只重视它们的态度，积极导入新的见解。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考虑一下。孩子的智商指数和发育指数这种设想，大多是通过“男性的眼光”所看到的。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举例说明了的一样，我们在面对个体的孩子时，需要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智商指数。也就是说，不是只把智商指数孤立开来，仅仅靠它来对孩子作出评价或预测孩子的行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孩子的所有存在中，智商指数究竟如何定位；拥有这样的智商指数的孩子，在全班同学中，或在与自己的关系中又该如何定位，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不能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确定数值，而是要把它看成包含着将来发生某种变化的可能性的东西。只有拥有了这样的态度，才能成为可以在实际应用中运用的知识。

其次重要的是，不要对这些知识进行一般化，例如在接触刚刚所谈到的缄默儿童的例子时，不能据此认为只要让缄默儿童饲养动物就可以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错误，一方面用“女性的眼光”观察现象，另一方面却又急于男性的一般化。有很多人不愿意把“女性的眼光”带入学术的领域，就是因为往往会得出这些错误的

结论。

我们始终以“男性的眼光”来观察现象并进行一般化，就不会出现错误。但如果要把用“女性的眼光”所看到的现象也进行一般化，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从普遍到普遍的道路是很好找到的。但在寻找从个体到普遍的道路时——这正是新的保育学所必需的——就需要相当小心了。

在刚才的例子中，乌龟逃掉了是一个偶然。“男性的眼光”是通过排除偶然来进行一般化的。但实际上，在教育现场，偶然并不是要排除的，反而往往通过利用偶然来取得成功。我们只有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偶然，才能够利用它。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偶然，也不能很快地从偶然进行一般化。但是，什么样的态度可以产生偶然，并与创造过程相连，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却可以进行一般化。此外，个案毕竟都是个别的，但每个案例在很多人的心中引起的感动，以及这种感动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进行一般化。而每个案例拥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力，以及怎样的记述方法可以让影响力更大，也是可能进行一般化的。

像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不否定迄今为止所培养的“男性的眼光”，在此基础上同时使用“女性的眼光”，建立起新的保育学。为此，我期待女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新的学科的建设中来。



III

教育方与受教方



1—
幼儿的成长与教师的作用

什么是幼儿的教育

我们一直在强调“终生教育”，的确，教育和人的一生是不可分割的。在幼儿期，教育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本质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思考，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探讨在幼儿教育中教师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考虑教育问题时，从“培育”和“成长”的角度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考察小学之前的“幼儿园”时，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教育中的“育”的重要性。上了小学之后，孩子们会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算术和语文等知识。但是，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要让孩子已经“成长”到能够吸收这些知识的状态。

曾几何时，在体育运动界有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过分注重“加强”初高中的选手，有时反而会破坏他们的能力。例如，如果让棒球选手尽快投出力所不及的变化球，本来在高中时非常强大的投球手，情况令人欣喜，但是由于后来勉为其难，当其他人不断进步时，却反而变得不行了。也就是说，过于重视“教导”选手，而忘了选手自己的“成长”，结果连其才能都被破坏掉了。最近出现了一些反思，情况有所改善，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好的选手“成长”的条件。

幼儿的情形可以说也是一样。如果勉强幼儿去做，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是，这在后来甚至会成为孩子成长的障碍。

我一直在为拥有烦恼的人咨询。有些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有时会有家长带着这样的孩子来，并且说："这孩子小时候什么都会，本来是个很乖的孩子。"当我听到这种强调孩子是多么"乖"的论调，就会感到心中难受。也许，家长为了创造一个"乖孩子"，向孩子灌输了很多东西，为此孩子承担着很大的烦恼，成长的过程被扭曲了。因为，我们忘记了孩子自己成长下去的力量，而做出了剥夺这些力量的事。

我觉得，与教育有关的所有人都应该再次思考一下"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在幼儿的教育中这一点可以说是尤其重要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却是非常困难的。

说到"教导"，应该怎样编写教材，怎样制订计划，有很多可以想的、可以做的。那么说到"培育"又怎么样呢？更不用说让孩子自己"成长"了，那么岂不是不需要什么教师了？要是孩子自由地成长，岂不是不加理睬就可以了？但是，话并不能这么说。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了"育"，教师们应该做些什么。

游戏的意义

刚才讲过曾经的"乖孩子"后来吃苦头的事，这样的孩子怎样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例来思考一下。在我以前所经历的案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小学四年级学生A君本来是优等生，但后来对小事非常在意，变得没有办法学习。写字稍微写错一点，就会撕破本子重写。做完作业之后也总觉得还有事情没有做，让妈妈几次给老师打电话确认。动不动就说自己的手脏而长时间地洗手。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样，妈妈无可奈何，就带着A君前来咨询。

那么应该对A君做些什么才好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游戏”。我决定和A君游戏，不过除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自由地进行。当我说“随便干什么都可以”的时候，A君茫然不知所措。由于一直以来他都是按照家长或老师等大人的吩咐去做，总是被夸奖为“好孩子”，突然之间听到“随便干什么都可以”，他也吓了一跳，不知干什么好。

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动起来了。他对一些玩具摸摸按按，当什么东西“哐当”一声倒下的时候，立即反射性地看看我的脸。当他觉得真的做什么都可以时，他的行为开始变得大胆了一些。最初的一小时就是这样结束的，而在每周咨询的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出现了小学四年级相应的活跃。他还向我挑战躲避球游戏，甚至会用尽全力把球朝我扔来。当然我也不甘示弱，结果我们玩得满头大汗。

详细的经过这里就略去了，总之，在这个过程中A君的问题逐渐克服了。由于孩子的变化实在是显著，家长还曾特意来问我：“您究竟对孩子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教导”孩子，只是让他游戏。“游戏”就是有这么大的作用。

关于“游戏”的重要性，在第一章已经谈到。在“游戏”中往往混杂着“学习”或“工作”，这是孩子游戏的好处，但如果大人忘记了游戏本来的好处在于自由的表现，而把游戏这种“学习”强加到孩子头上，游戏的重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大人们总是喜欢“教导”，哪怕是在游戏中，也会忍不住想要教给孩子一些什么。

带着关心守护

虽说游戏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对刚才所说的A君放任不管，让

他“随便去哪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的情况是不会好转的。我在一旁,这一点有着意想不到的重要性。由于身边存在一个带着关心守护着自己行为的人,潜藏在这孩子身上的可能性才会发挥作用。

有些人误解了自由的含义,认为只要对孩子放任不管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是不行的。有人待在孩子身边,并带着关心去守护,是孩子的自我实现能力表现出来的必要条件。“带着关心守护”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无论孩子干什么都撒手不管,当然是最轻松的。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关心去观察,却又不免总是忍不住想要“出手”干涉或进行“教导”。

例如,假设有一个孩子正在玩沙。我们忍不住就要说“不要用手挖,用铲子吧”或者“四处撒沙子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这时要不出手地守护,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但是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孩子不仅是在挖沙,还在享受着手的触感。平时在家里一直处于极端清洁环境下的孩子,对于手上沾满沙子有时甚至会很高兴。

或者,当孩子把沙子弄到另一个孩子身上,你觉得“糟了”,有时那孩子却并不生气,反而过来帮着挖洞。有时他们也许会争吵,但以此为契机他们却成了好朋友。

在不出手地守护孩子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让你不由得点头赞叹的情况,或者向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方面发展,令我们对孩子的了不起油然产生感佩之情。比起大人一般所认为的,孩子拥有更为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虽说“守护”是一件好事,但下面这种情况又如何呢?一直都很听话的孩子开始爬树了。虽然精力变充沛了是好事,但如果孩

子从树上掉下来受伤了，就会追究教师的管理责任。恐怕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办，就会立即制止孩子。

这种时候，既然是一直精力不够旺盛的孩子开始“一试身手”了，不妨放手让孩子去干。当然必须有这样的判断，例如稍微受点小伤不要紧，总之自己会在一旁关注，太过危险的时候再出手制止。而在孩子的行为实在太危险的时候，必须立即阻止。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养成观察整体的情况作出判断的能力。正如在刚才的爬树的例子中可知的那样，如果想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个性，一定程度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真正有价值而没有危险的事物，在这世界上并没有多少。教师“对危险的容许度”越高，孩子越是不会发生事故。相反，如果教师对一切都连声叫停、连呼危险，孩子反而会经常出事。一般来说，想要严格限制孩子自由的教师，往往是对自身非常不安的人，因此才会对一切都感到“危险”，这种态度刺激到孩子，反而增强了不安定程度，从而使事故增多。

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从表面上看教师似乎什么也没做，但在内心却在进行着非常重大的工作。左一句“不许这样”，右一句“请那样做”，看上去非常活跃的教师，不能称为“专家”。虽然在心中担心“这孩子这样行不行”、“虽然吵架了，还是先让孩子自己处理吧”，但仍然能安静地在一旁守护，也许才可以称为理想的教师。

发现乐趣

读了上面的内容，肯定有很多人觉得这种不慌不忙的事没有办法做到。甚至有人觉得实际上每天都围着孩子转，忙得不可开交。前面所写的情况，我也是作为一种理想状态而提出，我也并不

认为可以就这样简单地实行。但是，那些热心给孩子忠告和教导的老师，并不一定是好老师，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已经是非常有意义的了。

作为教师，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乐趣。如果自己也不高兴，让孩子“自由自在”也是一句空话。要让自己的工作更快乐，就要观察孩子，而且是用温暖而长远的眼光来观察。如前所述，对孩子不立即出手，而是用温暖的眼光守护着，你就会发现孩子会做出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样一来，你一定会发觉原来每个孩子都有着这样光辉灿烂的表情。

用“长远的眼光”观察孩子，就是不要立即下结论，而是稍微等待一段时间。当老师走在校园中时，一个总是独自在角落里玩的孩子，轻轻地握住了老师的手。这时，老师没有马上就说：“别跟着老师，去跟大家一起玩吧。”而是稍微等待了一段时间。结果这孩子轻轻地在拉着老师往前走，老师也就跟着走了。他们朝沙坑走去。没有任何情况。孩子又拉老师。老师虽然被带着四处晃悠，还是默默地照做了。他们来到了单杠边上，看了看其他孩子悬挂在上面的情形，孩子突然松开老师的手也加入了进去。

看到孩子悬挂在单杠上那开心的表情，老师也觉得非常开心，这才知道，原来这孩子为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玩，在加入伙伴之际，打算把和老师的关系作为基础去进行。

说到“长远的眼光”，有时甚至是一整年的长远眼光。有的孩子变化快，有的孩子变化比较慢。教师绝不可以操之过急。

在培育孩子的时候，我常常联想起“植物”。只要有太阳的热量和土壤，植物就会缓慢地成长。把孩子当成“机械”，教师“只要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试图对此加以控制，就会出现不能从心

所愿的情形并感到厌恶。如果拥有愉快地观察植物成长的态度，工作的乐趣就会增多。

写下这些文字，其实我也并不认为幼儿教育全都是愉快的事。无论多么愉快的事，越是深邃，越是需要痛苦作为后盾。那些想要不经历痛苦就得到快乐的人，等于是想要不劳而获。

远藤周作[①]说过，写小说是一桩“苦中作乐”的工作。有苦有乐，妙处之深就在于此。真正投入进去的话，应该说幼儿教育也同样是“苦中作乐”的工作。

培育的难处

要把对孩子的培育和孩子的成长放在教育的中心，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于，只要教师位于“教导”的一侧，就是轻松而安全的。奔走于孩子之间，忙着指出“这样做不行”、“那样做做看”的老师，看起来似乎更像老师一些，说不定还会被称为热心的老师呢。

与此相对，我作为理想所举出的、提供“孩子成长”场所的教师，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被认为是“懒惰得什么都不干”。由于这些因素，教师“想要教导的本性”很难根治。

有一位幼儿园老师一边逐页给孩子们看图画书，一边读给他们听，孩子们都非常高兴。也许有人会觉得，在动画片存在的时代怎么还做这种陈旧的拉洋片一样的事情，但实际试试看就会发现，孩子们会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喜欢。由于这里出现的不是人与机器

---

① 远藤周作，1923 ~ 1996，日本作家，曾获文化勋章。著有《海与毒药》、《沉默》、《死海之滨》等。

之间的关系，而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这么精彩。老师一边读着图画书，一边看着孩子们的笑脸，被深深打动了。孩子们的眼睛熠熠生辉。

由于这种体验太精彩了，当家长们到幼儿园参观时，老师也想把读图画书的情形表演给他们看。老师的心中有些得意，他想让家长们也看看孩子们那熠熠生辉的眼神。但是，就在故事快要达到高潮的时候，有个孩子叫了一声“我要小便”。老师本来打算不加理睬地继续读下去，但这孩子平时就不安分，这时已经站了起来，看上去似乎当场就要尿出来，无奈之下老师只好带这孩子去上厕所，等到回来时，孩子们已经七嘴八舌一片喧闹，根本没办法继续读下去。老师觉得自己的脸被丢尽了。

给我讲这件事的老师，一开始对于那个喊“我要小便”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但后来仔细一想，突然注意到了这样一件事。

这天，老师急于给妈妈们表演自己的“图画书朗读”是何等精彩，有些过于得意了，相应地与孩子之间的心灵交流也变得稀薄了。这时最早发现这一点的孩子，就是所谓不安分的孩子，也就是对人际关系敏感的孩子。喊出“我要小便”的孩子，也许是觉得不同于平时给自己朗读图画书的老师，这一天自己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几乎快要断了。说上一声“我要小便”，正是老师可以和自己形成一对一的关系的好机会。可以认为，这孩子不惜作出这种事试图与老师重新建立关系，否则就会感到极度的不安。

这样一想，老师也就觉得可以理解了。老师说：“我不仅不对这孩子生气，反而想要感谢他让自己学到了很多。”老师学会了孩子与教师的关系是如何重要而微妙。像这类考虑“育”的教师，自己也会不断成长。

2—
日本文化中的师生关系

文化中的教育

很多人认为，在对授课进行研究时，没有必要谈论日本文化这种大题目。但是，国际化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而在教育也必须考虑国际化的今天，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我曾有幸通过录像看过三重县四日市的石井顺治老师为五年级学生上的“文字的根源”课。这是让学生们就汉字的起源进行思考的一堂课。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从师生关系和日本文化的角度思考，所以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里我们先来再次考察一下前面介绍的美国归来的中学生明良的例子。我并不打算从这个例子中立即得出日本的教育不行或日本没有民主主义等结论，也并不是说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美国人就一定比日本人强。他们也有他们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文化差异”这件事是多么重大的问题。

明良所说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恐怕所有的日本人都会一致赞成，但明良说的是实际上并没有发言的自由。但并不能由此立即得出结论说日本是没有个人发言自由的国家。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不自由。对于人类而言，自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同的文化都有着相应的限制。

问题不是谁对、谁好，而是改变看法的话，判断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也在说要发展个性、要自由自在地培养孩子，但日本的课堂在美国人的眼中，完全是不自由而且没有个性的。而今后和这样的国家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生活在国际化时代的孩子们，是我们要教育的对象。这种困难，作为教师应该清楚。

简单地从结论来说，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必须从培养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更为开明的人这个角度来思考教育。这并不是一味否定日本式的东西，而是要努力留下日本式的东西，同时找出新的生活方式。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再通过石井老师的课堂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日本的师生关系是以母子关系为基础的。说到好的一面，教师会关注并亲切地接触每个学生。整个班级有着“家庭式”氛围的集体感。但在不好的一面，教师会过于“照顾”孩子，在无意识中剥夺了孩子的自立性。教师期待所有的孩子都在自己的怀抱里，不允许自由的存在。

在日本文化中，“揣测”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方面，但若偏向不好的一面，就会出现学生在班会等课堂上看起来是在踊跃举手发言，其实却是在“揣测”老师的想法而发言的情况。偶尔说出自己固有的意见，就会像前面所说的明良遇到的惊诧一样，被全班的压力所封杀。

从这一点考虑，在石井老师的课堂上，随处可以看到对日本式师生关系缺点的克服。孩子们的的确确在自由地发言。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而是石井老师和孩子们一起不断建

设的一种班级文化的体现。

在课程结束后一位学生的感想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这是一堂可以说'错'的课程。"这句话明确体现了学生发言的自由度。在课堂上，经常会出现"某某君的意见，我认为很好"的说法，学生们都诚实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揣测"并代言老师的想法，也没有把"正确答案"死记硬背下来再进行发表。

这里我想要探讨一下学生们在分组发表演说之际的僵硬。孩子们本来自由自在地表达着自己，一旦站在黑板前向大家发表分组调查的情况时，表情突然变得僵硬起来，话也说得不流利了。有个小组的孩子，在发言结束后露出非常自信的表情，这和他们在发言时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发言时孩子们的话听上去非常含糊。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难题。

日语是一种根据与对方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微妙变化的语言。在不同的关系下，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站在大家面前，使用郑重其事的语言来说，很难说出个性化的话来。这一点只要考虑一下不久之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可以理解，在这种时候表现出"个人的感情"，反而被认为是一种失礼。在作为整体生存的基础上发言时，应该说"规规矩矩的套话"，而不应该带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至今。在日本人所喜欢的"典礼"上，例如毕业典礼和结婚典礼等，致词都显得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在面对整体使用郑重其事的话语的同时，我们也变得必须"传达个人的意见和感情"了。这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相当的修炼。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对于孩子们

而言，这是尤其困难的。在面向整体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必须使用与和朋友进行个人接触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而且，日本文化是不喜欢个人在他人面前明确展露自我的。从美国归来的明良被同学们称为“离谱”，其实并不是在说他所说的内容的好坏，而是在攻击他的态度打破了日本式的平衡。

这样来看，我们就能理解孩子要在大家面前用生动的语言进行发言有多么困难了。很多教师在被置于类似场面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规规矩矩的没有个性的发言，这一点教师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也做不到的事，一定要勉强学生去做，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允许学生在大家面前发表言论时可以使用方言信口开河地说，或者师生们进行努力训练，以求在用标准语发言的时候也能做到生动有趣呢？我认为，不要单单追求“正确”答案的做法比较好。即使我们能够完全照搬美国的做法，如前所述，考虑到现在的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情势等一切情况，也不能简单地说应该以美国为模范，即便那么做了结果也并不会那么可喜。

作为“发现式”过程的课堂

既然说没有正确答案，那么就这么继续保持下去不用进行任何改变，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必须考虑某种改革。但是，不是模范适用式地去进行，而应该是发现式地去进行。所谓“模范适用式”，就是选择日本式或美国式的模范，并试图将其适用于所有的场合的做法。与之相对，所谓“发现式”，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方向性和理论，而在不同的场合相应进行改变或探

索，并不断前进的方法。

即使是在课桌的排列方式这一点上，也可以感到这堂课上老师所下的工夫，令人赞叹不已。石井老师说，根据情况不同，课桌的排列也不一样。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日本人对于“流行”非常敏感，课桌的排列方式和课堂的推进方式也有着一种流行——当然，这些趋势都有着支持它的理论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有跟着这样的流行走的倾向。这时，即使知道这个理论或倾向，也不要把它当成唯一正确的真理，一边暂且进行适用，一边还是应该进行“发现式”的应对。

关于这堂课，我曾和很多人讨论过，其中谈到了一点，就是“盯着一个孩子追问下去”这种做法的利弊。考虑到孩子的自立和责任，有时对一个孩子严格追问也是必要的。但从作为现场教师的立场来看，正如当时在场的小学老师前岛所发言的那样，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不小心，说不定家长不会这么想。我就曾经吃过苦头。本来一直感觉很好的，由于一次追问不得当，关系变得糟糕了。”

这也是关系到日本文化问题的一个困难课题。而且，这时并没有整齐划一的答案。前岛老师说道“家长不会这么想”，那么孩子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我觉得，即使对一个孩子追问下去，只要教师感到这样做的确是有必要的，孩子也能予以理解。

不过，如果大肆宣扬孩子的“自立和责任”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不定就看不到其他事物了，从而忽视了孩子的能力和孩子周边的环境。从日本人传统的状态来考虑，现在最好应该逐渐改变为更重视一个孩子的自立和责任的授课方式。但是，带着这样的方向性，而在具体的场合则应该相应地进行“发现式”的

改变。

如果教师拥有“发现式”的态度，学生也会做出回应。在课堂上有这么一段情景，大家一起来思考“鸠”这个字的由来。顺着前面的授课流程，大家都被拘囿在“九”这个字上，不知如何解释，这时有一个孩子模仿“啾啾”的鸟叫，大家都恍然大悟，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似乎也体验到了全班同学心灵的震动。这种发现并不是所谓的优等生带来的，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在日本的课堂上，一不小心老师的意图会过于明显地提前表现出来，最快揣测到这种意图，或提前知道“正确答案”的孩子进行发言，就会得到表扬。这样的孩子在实际中会被当成优等生，但这种类型的优等生，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说只有破坏创造性才能成立。这种优等生或模范生，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算想要进行自我主张也无法做到，最终引起家庭内暴力，这样的例子我们临床学家体验过很多。

看到这堂课，我感到佩服的是，所谓“好孩子”和“不好的孩子”的差别，从看到的东西中感觉不出。也就是说，学生们都非常活跃，从整体上看，找不到特别落后的孩子或漠不关心的孩子。

日本人集体的特征之一，是喜欢把集体的成员从头开始排序。前面也说过，个性这东西难以理解，所以按照顺序来找出个人差异的倾向总是十分强烈的。因此，家长、教师和学生对于排序所要用到的分数都非常重视。作为日本人必须考虑打破这种倾向，正如在这堂课中“啾啾”的例子所表示的一样，各人自由说出自己的联想，这也是有意义的，这让学生的排序成为不可能。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是有意义的课程。

何谓教师的个性

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教师必须重视自身的个性。在看了课程录像后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教师的幽默。日本人缺乏幽默感，这一点在很多国际会议上被指出。而在日本人中，教师尤其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特有的严肃较真，在教师中尤为明显。

小学的班级单位，是这样类型的一个集体，相对于一个教师，剩下的都是孩子，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以教师为国王的王国。教师就会作为只有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存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而君临整个班级。到了这种程度，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应该做的，就被唯一确定，整体都在国王的号令下行动，绝不会产生幽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极其秩序井然的，但却是一种非常脆弱而缺乏弹性的构造。

一旦开始考虑个性，就不会那么容易形成整体的一贯性。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个性而发言。即使认为自己是对的，也会倾听别人的发言。不是马上争吵起来，而是带着余地，讨论彼此的想法，这时就需要幽默。幽默源自余地，并且有时幽默也会产生余地。

这样来考虑，教师似乎必须时而成为国王时而成为丑角了。有些人过于强调教师中幽默的必要性，结果成了丑角，这是做得过头了。根据场合的不同必须时而是国王时而是丑角。而说到国王和丑角，谁都可能擅长这一方面不擅长那一方面。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教师宽容的态度，也会容许学生适当地变成丑角。而由于丑角的笑声，常常会引发意想不到的新的展开。

有时，教师表现得过于接近国王，在学生中就会反抗性地出现丑角。这时，教师不应该把这丑角裁断为愚蠢的，而必须认真考虑

其意义。在石井老师的课堂上，从整体上说丑角并不活跃。老师对整体的管理方式，也并不像可怕的国王那样严格，所以并不需要丑角。但是说不定会有人批评说这种管理方式稍微有点过于精致了。

磨炼教师的个性，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为此，这类通过看录像等进行的教学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是获得一般性的知识，是产生不了个性的。从人向人传达的东西，会帮助个性的形成。因此，看了一堂课的录像，意义不仅在于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或成为自己进行类似行为时的提示，而是在于直接从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动向中领会传达给自己的东西。下次在上课时，就会得到从深处支持和促进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教学研究的好处。

在讨论中，大家议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当孩子的发言离课堂的流程过远的时候，石井老师能够“判断谈到这一点是离题了”，因而不提出来讨论。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离题”可以被容许到哪一步。无论学生的意见是什么，都尽可能提起讨论，从这个立场出发的话，可以说哪怕稍微有些离题也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离题超出一定的限度，有时该教的东西也教不成了。教师就必须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

这时，如果事先决定“学生的发言必须全部接受”或“绝不能离题”，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了。反而是没有任何规则，走一步算一步做来令人为难。知道这两种想法各有利弊，投身于两者的矛盾状态之中，在烦恼中逐步决定，这样教师的个性就能得到磨炼。通过这样的矛盾来锻炼自身，并且通过自己所作出的决断持续不断地“了解自身”，在个性的磨炼上是必不可少的。

我说过，教师容易成为班级之王，但如果满足于这一点，就会

没有进步，成为孩子们眼中没有魅力的教师。对于所教的科目的内容，教师自然远远比学生了解。如果局限于这一点的话，教师不必有任何进步就可以耍威风了。但是只要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怎样把教材传授给学生，以及学生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每次都是全新的，因而教师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教师总是有新的发现，不断进步，学生们也会感受到这种姿态。教师不仅看到自己拥有的知识，还要着眼于怎样传授这些知识，或怎样与学生一起不断反复“发现”下去，就可以促进教师自身的进步。石井老师的这堂课中就可以看到教师的这种姿态，在这个意义上，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堂课。



3—
体育与哨子

吹哨子的意义

我通过录像观看了久违的小学体育课。在就此进行讨论时，非常不好意思的是，我并没有观看多少小学体育课，也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仅凭一次的印象，就随口发表了一些看法。其中，我自以为是地提到，在现在的小学中很多老师在体育课上不吹哨子。结果有人指出并没有这回事，现状是吹哨子上课的情况要多得多，这倒令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反省了一下，我虽然在大学任职，但自认为和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们还是有些接触的。在我所接触的老师中，“不吹哨子”的类型占多数，所以我把它误解为现在的教育的倾向了。实际上这些老师却是少数派。这些老师都被认为是挑战现代教育状态的人，也许是在反潮流地尝试着“不吹哨子的教育”。

但是，无论什么事情——在教育上尤其如此——绝对的好事本来就非常罕见，往往都必须在某一点上重新思考一下。作为我，是想承认“不吹哨子的教育”的好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哨子的问题，结果却被告知，在一般的倾向中，还是“吹哨子的教育”比较多。

这样一来，不是以“不吹哨子”的教育为前提，而是有必要再次对体育课中的“吹哨子”这件事进行一下思考。体育课上的“哨子”，看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通过哨子

方便对学生进行管理的“管理教育”，还是对此进行挑战，通过不吹哨子来保障孩子自由的“自由主义教育”。

要考虑这个问题，看来首先必须要追本溯源地探讨体育究竟是什么。对此，我不能作出专业的回答，但如果通过局限于与“哨子”的关系的思考，能够对体育课提出某种启发，我就觉得非常荣幸了。说不定还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还望方家海涵。

首先我们来探讨哨子的问题。哨子是一种小笛，笛子首先可以是一种乐器，有着不可测的深度。关于它的神话和传说也很多。但是这里所探讨的并不是乐器，而是作为警笛的哨子，我们还是集中来讨论后者。

用于体育课的哨子，只会发出嘀嘀的声音，不会奏出旋律来。它所起到的作用是，突出表明时间推移中的一个点。这时，教师还可以发出“号令”，例如“集合”、“安静”或“解散”等，其意义甚至比语言更为明确。也有时光靠哨音还不能明白其意义所在。但是，有些人相比发出号令更喜欢吹哨子，还有些人即使发号令，在发出之前也会吹哨子。

哨子的好处是声音可以比人声更清楚。它比人声更为响亮，在相当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为此，体育运动的裁判就是用哨子。在橄榄球等比赛中，无论争抢多么激烈，哨音一响，比赛就会被中断，这是绝对性的。当然，接下来裁判必须马上指出中断比赛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哨音会打断比赛的流程。

哨音的高亢和尖锐，不仅让人“听到声音”，还有着作用于全身的效果。就像是一根线条划过身体一样。它让此前的行动中所体现的意志推移在一瞬间停止，等待吹哨子的人的指示。橄榄球等选手是不能对裁判提出抗议的，这就意味着裁判在行使着可以称

为"绝对性"的"哨子的权力"。

在体育课上使用这样的"哨子",又会怎样呢?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与哨子的关系上稍微考虑一下,体育课中需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又是什么被当作体育课的目标。

管理与表达的关系

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与身体的关系上说,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进行管理,控制自己的行为,否则就无法负起责任来。因此,孩子们必须在学校学习以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的身体,同时还有必要增强自己的体力。

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之后,还要以让身体的运动更快更有效为目标进行练习。要形成敏捷的反应,作为瞬间的刺激,有时哨子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说,通过反复进行练习,让身体对一瞬间的哨音立即作出反应。

在形成身体各部分的协调以及迅速反应的练习中,利用哨子作为刺激也许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当通过身体走在成长与发育的过程中时,不可以忽视身体的表现活动的重要性。不仅是对外界的刺激作出怎样的反应,通过身体的运动,把自己内部的东西不断表现出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就关系到"美"了。身体的运动,让人产生美感。或者让运动着的人自己享受"美的感觉",这也是体育的目标。

不过,在"表现活动"中,需要注意的是,认为在某人的内心已经存在要表达的内容X,然后再考虑怎样把X通过身体表现出来,这种只是从图表化和时序化的角度出发的想法,未免有些太片面了。相反,有时候在不断尝试运动身体的过程中,会切实地感受到

原来这一点也可以表达出来，或者原来这种表现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说得极端一点，有时甚至会在运动身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这不是时序性的，而是共时性的体验。

在“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得到保证时，人的心灵和身体都想要产生某种表现欲。有时，由此而引发的是超出本人的意识和通常言行的行动。也就是说，这是创造性的行为。体育运动也是如此，一旦积极投身于此，有时也会爆发出超越通常的能力。类似这样，并不是设定一种刻板的存在并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表现行动唤起本人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并使之成形，从而使来自内心的冲动产生出表达，形成无法简单地归纳为因果关系的行为，这就是创造的本质。通过身体来体验这样的经历，就是体育的一个课题。

我说过，创造活动产生于自由的空间中，但要产生真正的创造，这里的自由还必须有某种框架，这也是事实。完全的自由，对人而言并没有“自由”的意义。

以体育运动为例，无论什么体育运动都有规则。如果说在橄榄球和摔跤中，基本上用自己的身体正面冲撞对方是重要的，那么只要各自“自由”地想怎么撞就怎么撞不就可以了？但这里其实是存在规则和胜负的。只有这样，这种冲撞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或者，在规则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能力，有时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美”。规则中当然也包含了防止危险。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体育运动的规则在体力较量这一点上设计得是多么精巧。不过，只是单纯地说“自由地锻炼身体”，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这里有着人这一存在的奇妙之处。

这样来考虑的话，在表明体育运动中非常重要的规则时，“哨子”会被吹响，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不是用哨子来束缚选手，

或操纵选手按照裁判的想法运动，而是为了让选手们的“自由”动作更为有效，为了表明一种可以更好地体验的“框架”，哨子才会被吹响。

“身”的教育

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获得很多知识。因此，在孩子的教育中，人们往往容易把重点放在“传授”更多的知识上。但是，人这一存在不仅有知识的一面，此外还有很多侧面。身体就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例如，掌握了作为知识的“亲切”，和坐在电车中看到老人出现时让座的行为之间，有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同样让座给老人，不同的动作也会给对方带来不同的感觉。或者同样是坐着不让，坐着的姿势不同，所思考的内容也不一样。

“身”这个词是一个奇妙的词。它不仅用来表示身体（body），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自身”、“身边人”、“切身感受”，查一查这些词，我们会切实感到“身”所覆盖的范围之广。哲学家市川浩在《“身”的构造》一书中进行了分析，详情可以参见该书，总之，“身”这个词包含了人这一存在整体的很多侧面，不可以进行简单的身体或精神的区别。把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吸收到体育课中，并把它当成“身的教育”，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在神经症中有一种叫做“人格解体神经症（depersonalization neurosis）”。其特征是现实感变得稀薄，感到外界失去生气变成图画一般，或感受不到自己的感情，虽然外表看起来也有笑有哭，但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是喜是悲。有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别人的一样。患上这种疾病的人会感到非常不安，甚至有人忍受

不了而自杀，但如果不说出来，旁人丝毫也看不出。有时，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出来。

有一位高中女生患上了这种疾病。她非常痛苦，却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如何倾诉。有一次，在体育课上，她们要跳舞，分成小组尝试进行了各种自由的表现，体育老师在一旁观看，发现这个女生“有点奇怪”。节奏也不乱，身体的动作也不古怪，但总是缺少一点儿什么。课后，教师找到这个女生，问她怎么了，以此为契机，学生倾诉了自己的痛苦，终于找专家来咨询了。

一般人看到了也只会觉得和大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位老师却能发现她的“身体动作”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真不愧是体育老师。从身体每个部分的动作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或异常。但在作为“身”这个整体观察时，却让人感到一些什么。这位教师并不是在其他学生面前提醒这个女生“你的舞跳得有点怪”，而是在下课后私下里去问她，这一点也是非常周到的。这件事可以让我们明白从“身”的状态来把握人这一存在的全体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作为例子举出了。

如前所述，在学校教育中偏重知识性的一面的倾向比较强，在体育课上，也有把重点放在“传授”与身体有关的知识和运动技巧上的倾向，但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还是要通过身体，体育课还是应该有意识地进行人的整个“身”的教育。

人有时必须要独自和众多人对峙，有时必须和很多伙伴一起行动。在通过身体经历这些的过程中，才会亲“身”体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体育运动体验到的东西，并不一定直接与这个人的整个人格有关联。人是一种奇特的存在，有

时在学问上逻辑性很强的学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毫无逻辑性，而在体育运动的时候具有合作精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自以为是的人。因此，身体上的经验并不能直接亲“身”把握，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确。这一点和我们下面探讨哨子的部分也有关系。

哨子为谁而响

关于体育我们略微探讨了一下它的本质，稍微兜了个圈子，接下来我们再次来思考一下哨子的问题。经常在体育课上使用哨子的老师，应该会把可以通过它控制学生的行动作为优点举出。在把“控制”、“秩序”等概念看作重要的目标时，如开头所述，“口哨”的确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这里的“控制”和“秩序”对谁而言有什么意义。教师想要通过口哨来“控制”学生，让学生有“秩序”地行动时，这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控制”和“秩序”吗？这一点必须探讨一下。

在尝到战败滋味之前的军国主义教育中，学生们被灌输着作为集体有秩序地行动的思想。但这一点对于每个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本质意义上的“秩序”和“控制”，能够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吗？日本军队的情形就不用提了。在某人的统率下有秩序地行动，和个人对自己进行控制之间，还是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即使用哨子来上体育课，往往并不能构成对孩子的教育，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做着对老师来说方便的事情而已。或者，我们应该知道，当出于管理目的的哨声从教师身上发出，往往只是吹哨子的教师自身在瞎起劲罢了。

反对管理教育的人，也会因此而讨厌哨子，但事情并不是那么

简单。如前所述，人在“知道”的情况下，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在数学上，光是死记住公式，和能够理解公式，在理解的层次上有很大的不同。合作和对决也是一样，它们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据结合怎样不同的体验来理解的，其理解的程度和应用的可能性也会不一样。因为是通过身体知道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断定是“深”是“浅”，有效性是“高”是“低”，但是通过身体知道这件事本身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由于哨音，身体在一瞬间紧张而动作停止，或和其他人一起作为集体进行统一行动，这种体验也是有意义的。有没有通过身体体验过这一点，甚至会影响到此人今后的人生观。我并不是在说这样的事绝对是好事，所以要好好练习，而是在强调体验的意义。

即使集体通过哨子采取了统一的行动，每个成员也并不一定因此而经历对自己而言的“控制”，这一点前面也已经指出。弄不好，也许只会成为教师的自我满足。要避免这种情况，就不能引起教师是“吹哨人”、学生是“听从者”的一分为二的状态。哨子对教师也同样鸣响，教师自己也应该经历哨声引起的瞬间紧张和“控制”的感觉。只有在教师这样的态度的支持下，学生们才不会成为被动性地听从“哨声”的人，而是让哨声的功能逐渐地内在化。

教师如果在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上，在体育课上使用哨子，就会产生教育性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会只把价值放在通过哨子让学生统一行动上。而且，那些重视体育中的“自由表现”的教师们，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固执地在体育课上完全不使用哨子了。

4— 不上学的“处方笺”

不去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家长和教师不知道理由，孩子就这样待在家里不去学校。作为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风之子学园”这样的蛮横无理的做法也就出台了，当这种情况被曝光，一般人都为之惊奇不已。在大众传媒上也不断出现关于拒绝上学的讨论和对策，有时还会对文部省和教育委员会等提出采取措施的要求。但是，不愿上学的孩子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策”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提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里就粗略地谈一谈我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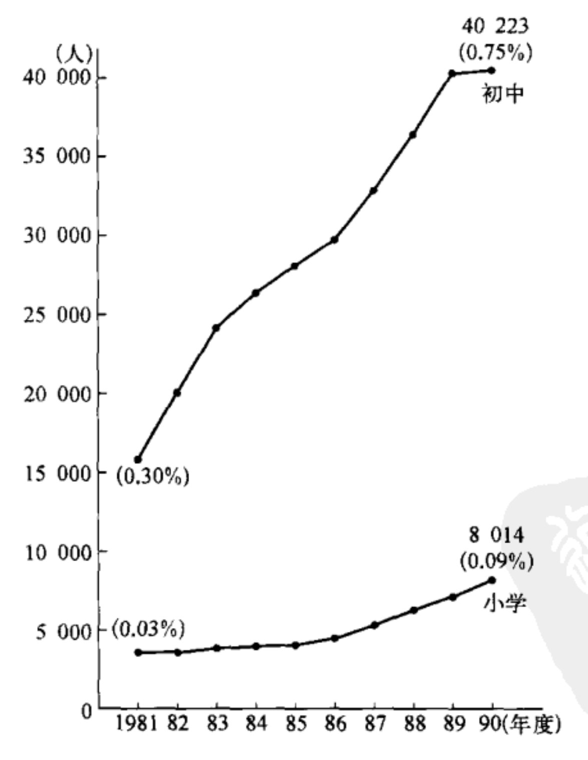
不上学众生相

不去上学的孩子，如果是身体有明显疾病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但也许是因为孩子心灵和身体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者心灵和身体的界限比较模糊，有时发热、身体疼痛、呕吐等症状是与心理性（这一点后面会谈到）的原因有关而产生的，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总之，这里我们先不考虑身体疾病的情况。

不去上学的孩子的确是在增多。在日本，这个问题开始引人关注，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但是，随着不去上学情形的增多，大众传媒也开始报道，这种现象因此而进一步有所增加，还出现了随意缺勤的孩子，使得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不上学的情形

变得非常困难。说得极端一点儿,光是说“热度高”,而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疾病,是不能开药方的,同样,只是知道“不去上学”,也是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的。

不上学的孩子究竟有多少,如图所示。这是从长期缺勤者(缺勤五十天以上)中减去身体疾病引起的缺勤者、经济原因及其他原因之后的所谓“厌学者”的数字。小学的情形是逐渐增加的,而初中则在十年中达到了原来的两倍半,比例也占到了全体的0.75%。在长期缺勤者之外也有不上学的孩子,而且如前所述,身体的疾病有时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而,即使少估算一点儿,可以说在中学里每一千人里就有一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中小学不上学孩子的数字为占总数的比例

出处:《关于生活指导上诸问题的现状与文部省的对策》(1991年3月12日,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中学科)

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上学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而走上了歪路，懒得上学或拒绝上学。也有的孩子在初中到高中的过程中，由于精神疾患的发作而不能上学。还有的孩子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出现短暂的旷课，然后又马上去上学了。

上述情况在外界看来也非常容易理解，而我们临床专家认为处于不上学群体的核心的，往往是那些对一般人而言很难理解为什么不去上学的例子。在数量上也可以说这种类型是最多的。这种类型的特征是，本人想要去上学，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关于这一点容后面详述，这里我们先就不上学来谈谈更为一般性的一些情况。

我再重复一遍，不上学有各种情况，没有统一的对应方法，强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斥责可以让孩子去上学，也有时不闻不问可以让孩子去上学，这些都是事实，但想要把这样的做法用在所有人身上，就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自负“只要交给我，一定让他去上学”，吹嘘自己这样那样的例子，但其方法却总是一定的，这时就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了。

“是否应该给予上学刺激”这样的一般性议论没有什么用处。勉强命令孩子去也没有多大意义，但有时说了反而更好。仔细想想，每个人都不一样，周围的环境也不一样，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方法。大家都去上学，自己却缺勤，这件事本身就像是在主张“请把我看成与众不同的人”一样。

想去上学而做不到的孩子

但是，一味地说没有统一的方法，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我们

还是探讨一下可以发挥“处方笺”作用的情况。这些曾经被称为“拒绝上学”和“学校恐惧症”等名称的孩子，其特征在于本人想去而做不到。我觉得这些名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称之为“不上学”。

作为这些孩子的一般性特征，当追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时，他们会说出很多理由，例如害怕老师、成绩不好、和朋友相处不好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甚至头天晚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到了早晨却怎么也起不来，或者两腿发软，或者出现发热、呕吐，无法上学。首先必须理解的一点是，这样的孩子绝不是懒散，而是自己想去上学却做不到。

因为这样的孩子是由于心理的原因而不上学，而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烦恼”，往往也是没有用处的。虽然说是心因，如后所述，也要通过深层次的接触才会逐渐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闭门不出期间，有时孩子的生活还会昼夜颠倒，白天也把房间弄得非常昏暗。有时还会发展为家庭内暴力。本来一直觉得很听话的孩子，会突然冲上去殴打父母，或提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要求，让家人非常惊奇，但多数情况下这些并不是精神病。

关于治疗的过程也在后面详细说明，不过，无论看上去多么困难，最终回归正常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即使时间稍微长一些。例如我曾遇到过的人中，有人高中晚了四五年，但还是高中毕业了，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甚至大学毕业后建立了家庭，活跃在社会上，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在那段闭门不出的时期，如果与家人的关系恶化，或者本人变得自暴自弃，那么，即使回归正常，也会很难回到常轨上。

仔细想想，人生是漫长的，耽搁四五年，对未来并没有什么问

题，而且，如后所述，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于这个人今后的成长也是有用的，考虑到这一点，对于孩子周围的家人和教师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这段时期的耽搁不要太担心，不要放弃总有一天可以好转的希望。当然，这一点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有什么样的“处方笺”

说到“处方笺”，你可能觉得会是什么绝妙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秘笈。“良药苦口”，可以说首先要知道，相应的痛苦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妨举例说明一下。

有这样一个例子，虽然时间是在很久以前，但其中基本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一位初中二年级男生，不再去上学了。情况如前所述，父母对此完全不能理解。母亲不时劝他去上学，但没有用处。父亲忙着公司的工作，无法过多关心这件事，但对孩子的行为当然表示很不满，总是对母亲说“何不对他更严厉地提出要求”。

后来，孩子对母亲说：“只要给我买自行车，我就去上学。”但在当时，要买一辆新的自行车，对于这个家庭的收支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母亲对于这么贵的东西不太愿意买，孩子就直接找父亲谈判，要求“给我买自行车”。父亲当时没能马上回答他。但经过仔细思考之后，他把儿子叫到自己的房间中，与儿子两个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

父亲给儿子看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单，说明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一个月只能得到这么多的收入，而相比之下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又是多少。他问儿子，知道这种情况，你还是要自行车吗？儿子吃了一惊。他本来完全不知道父亲的月收入。他原本只是模模

糊糊地觉得，家中有相应的钱，只要自己开口要就一定会给自己买。就这样，他直面了迄今为止所不知道的“现实”。

儿子还是不死心，就去自行车店，盯着自行车看。店里的人觉得奇怪，就来问他，儿子就说明了情况。自行车店的店主非常同情他，就告诉他也有“和新车一样”的二手车，并告诉他这样可以便宜多少。儿子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再次和父亲交涉。父亲设定了价格的上限，并告诉儿子不管怎么“和新车一样”，有时也会受骗。

儿子回到自行车店，经过反复交涉，终于在父亲提出的金额之内得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高兴地四处骑来骑去。不久就精神饱满地去上学了。

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当时，想得到自行车的孩子很多。在有些例子中，也有不上学的孩子提出只要买自行车就去上学，而在买了之后开心地骑了一段时间，结果却还是不去上学。因此，非常明显，“自行车”并不是特效药。那么，孩子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我觉得，这时孩子想要的，也许就是“父亲”。对抗现实的父亲。告诉孩子现实的严酷，并相信孩子也能对抗严酷现实的父亲。这对于即将逐渐进入大人的世界的中学生儿子来说是必要的。他自己当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甚至可以认为，他通过想要自行车并向父亲提出这种要求的方法，安排了一个对自己和父亲而言都正合适的舞台。

即使我们觉得孩子的行为无法理解、完全莫名其妙，但仔细观察的话，“处方笺”往往就隐藏在其中。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处方笺往往要在父亲、母亲和教师等注入相当的心力的情况下

才有效。

倾注心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有时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会回避与孩子的对决，而勉为其难地去买自行车。但是，只要这是一种试图通过用钱来逃避用心的态度，孩子就算得到自行车也不会开心。他看似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自行车，但开心只是一时的，他同时体味到的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的深深失望，最后就依然不能去上学。

这种情况如果从大人的常识来说明的话，就是这样的："这孩子老是要买这买那，说是买了就去上学，但是买了之后却还是不肯去。今后再也不会上当了。"说起来也的确是这样。孩子对此也无法反驳。但我却从中听到了孩子心灵深处的呼声："我已经给了父亲这么多次的机会，他却一再逃避成为父亲。"

蛹的时期

看了前面这个例子，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认为拒绝上学的原因是在父亲身上。要说"原因"何在，答案应该有很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不要过多考虑"原因"比较好。

在对不上学的理解上，作为一种常见的类型，必须提到下面的情况。对人类而言，从孩子成长为大人是非常了不起的过程。就像毛虫化为蝴蝶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蛹"的阶段一样，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闭门不出"的时期。这个阶段在大部分人身上以某种形式出现在青春期到青年期之间。有时表现为什么也不想做，也有时表现为面朝书桌却根本没有进入学习状态。或者，还有时表现为热衷于看那些本来不屑一顾的小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干。

大部分的孩子仅仅表现为成绩稍有下降，在大人也不怎么发

觉的情况下越过了“蛹”的时期。关于青春期的特征，本篇第四章也会谈到，不妨参考一下。总之，青春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时期。

这种“蛹”的状态如果以比其他孩子更为严重的形式体现出来，就会演变为不上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这时，最重要的是尊重并“等待”这种状态结束。时机成熟了孩子就一定会出来，而且，如前所述，这时期的耽搁一定会追回来的。不过，在此期间不丧失希望地等待，确实做来艰难，但这却是最好的“处方笺”。

既然是“蛹”，就认为孩子自己会出来的，所以不必理睬，这种想法是不行的。焦躁地捅来捅去也是错误的。如果周围的人能够采取这种难以做到的“不干涉、不放弃”的态度，无疑是最好的，但这也许需要达到多年修行的高僧般的境界。不过不必一定要有这样的悟性，只要温暖地等待。在“蛹”的外壳中，正发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变化。

自立与依赖

在接触不上学的孩子时，我常常不由得意识到“自立”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当我问他们空想些什么，他们有时会回答“想要独自出去旅行”或“想要坐船去外国”等。有的在墙上贴满火箭图片。这些都和“出发”的象征有关。但是，为什么他们却与出发完全相反，完全窝在家中闭门不出呢？

很久以来，我一直反对把自立与依赖看成单纯的相反概念。在最近的心理学界中，这种想法也得到了认可，令我感到非常欣慰。把自立和依赖看作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的人，试图通过消除

依赖来达到自立的目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只要回顾一下自身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自立”了的人，也是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人只有依赖他人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只有把这样的相互依赖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才可以称为自立。因此，想要自立的人，不是要消除依赖，而是要逐渐学会适度的依赖。

在通往自立的过程中，依赖往往非常重要。只有经历了充分的闭门不出和被包容的体验，才能走向下一个出发。刚才提到了“蛹”的比喻，而要理解这里所说的意义，也许设想一下鸡蛋或植物种子更妥当一些。没有相适应的温度等条件，鸡蛋是不会孵化的，种子也不会发芽。即使一直在家里闭门不出，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温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像鸡蛋和种子不知道在自己内部发生了什么一样，可以说，不上学的孩子也不知道在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总之，这种感觉就像是某个时候突然可以去上学了。但可以认为，在其内部一直以来都在不断为自立进行着准备和斗争。

一门心思要找出“心理的原因”，也许就会成为打破鸡蛋或割破种子去调查里面的内容那样的事。真正的专家是不会这样做的。

社会变化之快

关于不上学的事例，咨询师和教师们进行了讨论。有人说“母亲在家庭中最强势，在无意识中拉了孩子的后腿”，也有人说“作为孩子自立的榜样，父亲的形象太弱小了”，这时每个人都开始觉得自己的家庭也有些类似，有人说了一句“明天就轮到我们了”，于是我说道：“不，今天就轮到我们了。”大家哄堂大笑。不上学的问题，在现代日本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本篇的第一章，我谈到了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不妨参照一下。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母性原理更强烈一些。但现状是父性原理也正在不断发展。因此两种原理的冲突引起的摩擦随处可见，不上学也可以看作是其表现之一。

日本人一直对母性评价很高。“母亲”这个词，带有几乎可以称为绝对性的回响。但西方式的父性原理引入之后，个人的自立这一形象发挥强烈的作用，那么“母亲”这一存在就难免会给人以阻碍自立的感觉。因此，现在母性的评价降低了。现代日本人对于母性，带有非常强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总是带着眷恋希望把它留在心中，另一方面又想要干脆地拒绝。不上学的孩子，就是带着这种向两个方向分裂的心情，陷入无法动弹的境地。这样来考虑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了。

或者，换句话说，在父性原理比以前更多发展的倾向出现的情况下，可以说不上学的孩子就是作为其先头部队在作战。事实上，家里有一个不上学的孩子，家人在苦苦挣扎的过程中，不要说孩子，父亲和母亲也比以前更自立了。也就是说，父性原理开始有所发展，让我们有这种想法的例子越来越多。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不上学的孩子可以说是在罹患着社会的疾病、文化的疾病。

面向未来

关于不上学的孩子，很多人在思考“原因”何在。而母亲或父亲往往被视作“原因”。这种想法有时也能发挥效果。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这么想却是有问题的。而且，认为不上学这种“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家长或教师“不好”，这种“寻找恶人”的简单思维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从前面所说的我们也可以知道，把不上学的情况马上认作“不好”的事，其实也是武断的想法。有时，由于不上学的孩子，父亲变得坚强了，母亲变得自立了，对母性的体验加深了，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能把它简单地称为“不好”的事。如果一定要说“不好”，不妨像一位父亲所说的那样去理解，这位父亲在不上学的孩子开始去上学之后，说道：“人要变得更好，先必须要变得不好。”

当被问到“原因是什么”的时候，我经常会这样回答：“还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即使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所改善。”与其回顾过去寻找恶人，不如面向未来，努力找出好转的途径。

而且，正如在“蛹”的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虽说孩子成了“蛹”而不能动弹，但只顾反省自己在“毛虫”时代对其关心不够，也是没有用的。不要去对着“蛹”四处乱捅，安静地等待下去，它就会化为蝴蝶。知道了蝴蝶这一未来的样子，我们就能理解“蛹”的意义。连毛虫化为蝴蝶也需要这么多的辛劳，人类的孩子在成长为大人时，可以毫不费力、风平浪静地完成，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可笑。

静静的革命

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因此，每个人也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一代的父亲仅仅靠通过工作养活妻子和孩子来完成作为父亲的职责。但是现在父亲在家庭内的职责变得更重了。孩子们开始期待拥有本篇开始所提到的西方式父性的父亲了。

与其等到孩子不去上学了、逼着父亲对决的时候再惊慌失措，

不如在这之前进行一下改变作为父亲的生活方式的努力，这样更能防患于未然。与其由于“斗争”而改革，不如提前推进“静静的革命”，才是上策。当然这需要相当的精力，但却是必不可少的。

不愿付出精力的家长，就会把自己的努力束之高阁，要把孩子送到“风之子学园”之类的地方。虽然看上去出了钱，也为孩子做了一些什么，但其实难道不是一种“弃子”行为吗？当然，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片面。这是因为，作为家长，毕竟是为了设法让孩子“变好”才这么做的。但是，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是切忌的，从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应该也能理解这一点。

我说过，“不丧失希望地等待”，是重要的“处方笺”之一，但也许有人会说，在孩子不去上学的时候，怎么能够这样若无其事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是最好的做法，往往也需要专家的帮助。只有在专家的展望和这种态度的支持下，真正意义上的“等待”才成为可能。

作为教师

前面主要从与父母的关系来探讨了不上学的孩子的心理，当然，教师对这样的孩子的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不把孩子的状况当作偷懒或“古怪”，而是认为总有一天会从“蛹”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当孩子知道这一点，就会觉得心里很有底气。有时，孩子好不容易脱离“蛹”的状态，想要去上学了，但由于教师的态度太冷淡，或被班级里的同伴看作“古怪”的家伙——这种情况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改变——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为了避免由于这样的原因而使孩子的人生道路扭曲，教师必须多多留意。

不过，把“最好不要给孩子刺激”当成绝对正确的，结果什么

也没有做，这也是不好的。当上学的刺激是强制性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但如果作为“期待”的表明而进行，则往往带有正面意义。症状较轻的时候，有时老师只要“等待”孩子就会去上学。困难的时候，一点点刺激孩子是不为所动的。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不要完全放弃，还是要对孩子说些什么，哪怕一个月只有一次。

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找我们这样的专业临床心理师来咨询。这时，家长和孩子本人应该理解，并不是因为孩子“异常”而请“心理学家”就诊，而是专家可以成为孩子很好的理解者和交谈者，必要时还要告诉孩子“老师也陪你一起去”，或“去专家那里试试看，如果不喜欢的话不去也行”，尊重孩子的自主性，这样很多孩子就会愿意去咨询。

在以我为主的京都大学心理教育咨询室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家长、孩子和任课教师一起以这种形式来咨询，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成功地促进了孩子的成长。经历了这种协作关系，作为教师也能非常具体地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

敞开心扉去接触不上学的孩子，我们有时会感到，从在班级受欺负的问题到学校内的所有问题都压在了孩子的肩膀上。这时，必须以此为引导（并不是说放任它是正确的），不慌不忙地处理班级和学校内的问题是必要的。由此，我们不仅能超越一个孩子变得来上学了这件事的本身，而是完成了一件在教育上极有意义的工作。我曾经表示过不上学是文化的疾病、社会的疾病，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它有时也是班级的疾病、学校的疾病。



IV

心灵成长的环境



1—
孩子的伦理与道德性

孩子的伦理与道德的问题，是现代日本教育所面临的极其困难的课题之一。很多人悲叹孩子们道德的低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自1985年以来，日本在小学开设了“特别道德”课。但由此引出的反对意见也很激烈，可以说这种反对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实际上，在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提出不知道该怎样进行道德教育，或者认为它毫无意义。也有一些老师对此深感烦恼，因为找不到答案而不知所措。

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置了“特别道德”课，并逐渐实施至今，这都是事实。只是，作为现场的教师，往往在道德教育的课堂上感到矛盾和疑惑。

另一方面，在学校中还存在着“欺负弱者”、暴力以及自杀等问题，对此也有人力主提高孩子道德的必要性，但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往往并不是直接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人，而是周边的人。这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这种主张即使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一旦在现场实行，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疑问。

究竟现代的孩子拥有怎样的价值观，如果对这些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话又要留意些什么呢？在进行抽象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现代孩子的实际情况。

孩子的眼光

在大人对孩子的道德性指手画脚的时候，孩子们也在仔细观察着大人。说起来，对孩子而言大人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模仿对象，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工作原因，我也直接或间接地听到了一些孩子对大人的看法，有时这种观察的敏锐令我吃惊。这里我就不谈这样的一些场面，而是想要提出小学一年级学生所作的诗作为讨论的素材。

这里探讨的鹿岛和夫《致一年级一班的老师续编》（鹿岛和夫编，理论社出版）是小学一年级老师鹿岛和夫收集了他所教的孩子们的诗而成的。鹿岛当然没有从与“道德教育”的关联上进行过思考。在鹿岛对小学一年级学生开放的态度的支持下，孩子们学会了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并收获了他们这些精彩的诗句，这一点后面也将进行论述。从孩子们的“生活”当中，诗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来。

我们赶紧来引用一下其中的一首诗吧。这首诗的标题是“人”，讲的是“了不起的人”应是怎样的人。“了不起的人”也关系到对孩子而言的理想形象，因而也与道德性的问题有关。

人

中谷祐介

比起了不起的人
温和的人更了不起
比起温和的人
穷人更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穷人

坚强地在寂寞之中

坚强地生活下去

作者中谷祐介按照小学一年级相应的方式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观察，然后加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写下了这首诗。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价值判断，也就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不是依据一般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堂堂正正地叙述着自己的判断。这在开始的表达中就可以看出。也就是“比起了不起的人，温和的人更了不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一句。这里“了不起”这个词重复了两遍，中谷很好地分别运用了这个词。

前一个“了不起”是一般人所谓的“了不起”，后者则是自己所判断的“了不起”。前者的“了不起”的人，指的是校长或大臣等一般人认为了不起的人。中谷认真观察了大家认为“了不起”的人的生活方式，同时观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比起了不起的人，温和的人更了不起”。

在一开始提出自己的判断之后，又说出了自己更想说的话。虽然最初的判断是“温和的人更了不起”，但接下来并没有向着“最温和的人是最棒的”这个方向前进，而是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这种转折避免了诗的平板化。中谷大胆地指出“比起温和的人，穷人更了不起”，让读者产生“为什么”的惊讶。“温和”的后面出现了“穷人”，这种接续让人摸不着头脑。给读者以这种冲击之后，说上一句“为什么呢”，然后再次明确表明了中谷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穷人，坚强地在寂寞之中，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确，“在寂寞之中坚强地生活下去”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他们就是“了不起”的

人。这就是中谷想要强调的。“坚强地在寂寞之中”这句话在语法上看来似乎有些不对，但看了后一句的“坚强地生活下去”，就能理解前一句中的“坚强”了。中谷为穷人们“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姿态所感动，这种形象在他的心中跃动不已。在开始写到“穷人”的时候，“坚强”这个形容词就一直在心中跃跃欲试，就连在写“在寂寞之中”的时候，也忍不住脱口而出。

鹿岛老师对中谷的心情非常了解，因而没有对“坚强地在寂寞之中”这句话进行增删，使之更符合语法，而是直接刊登了出来。在最后两行“坚强”这个词的重复之中，体现出了中谷的心意。

如果从“富人”更为“了不起”的观点出发——大人似乎就是这么想的——穷人就不是“了不起”的人。中谷基于自己的体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抗议。把“在寂寞之中坚强地生活下去的人”定义为“了不起”，其中表明了中谷的伦理观。其价值判断，是由中谷的温和支撑起来的。

孩子在看着

再来引用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是“孩子”，是孩子对于大人的情形提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孩子

峰幸义江

大人们总是说
要是没有孩子
早就离婚了

想要分开
有孩子的话
会有影响吗
大人的话语
总是搞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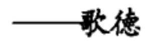
原诗是用神户方言写成的，但是大意应该可以理解。中谷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峰幸则可以说是通过“大人的话语，总是搞不懂”这种说法，向大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大人们总是说没有孩子的话就会离婚。要是想要离婚却因为有孩子而做不到，孩子就成了妨碍父母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存在。但是父母有时候又会说再也没有比孩子更可爱的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人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存在。可以说，在这里，小学一年级学生指出了大人的自私自利。

一旦开始引用孩子的诗，每一首都非常耐人寻味，几乎令人停不下手来。最后再举出一首诗，这首诗不需要任何解说，只要读一读，就足以令我们不由得对大人的道德性产生反省。这也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诗。

遵守约定
武田信隆

“人是一种知道得多么快
实行得却多么慢的生物啊”


——歌德

在洗手间的日历上这么写着
爸爸读给我听
我却一点也听不懂
爸爸说
“答应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他这样告诉我
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爸爸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
不是也有一大堆吗

武田看到洗手间里“歌德”所说的难懂的话，陷入了思考。父亲非常热情地用简明易懂的话进行了解释，武田却感到更加不明所以了。爸爸也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歌德”却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呢？大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也不能实行的事情，贴在洗手间的墙上呢？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道德性，仅仅从这里所举出的三首诗来看，也应该说是相当高的。相反，对于这三首诗所提出的伦理性的质问，又有多少大人能够给出可以接受的答案呢？这一点值得认真地思考。说老实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说进行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进行这项教育的大人不可以有任何虚假。如果有虚假，就等于动摇了道德教育的根本。

看了这首诗——以及这里没能引用的更多其他的诗——我们甚至会觉得，孩子的眼光比大人的眼光更明确地抓住了人的伦理的本质。当大人们活在充满虚假的人生中时，孩子们以清澈的目光在一旁注视着。这样说来，学校中的“道德教育”课，也是教师

从孩子们身上学习的时间。

什么是道德

如果说孩子是用比大人更为透彻的目光观察事物，那么在学校的“道德教育”课上教师又该怎么做呢？这样我们就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思考一下道德和伦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前面说过，道德教育课是教师从学生们身上学习的时间，这一点也许有人承认是片面的真理，但恐怕没有人全面赞成吧。教师也有必须教给学生的一面，这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又该怎样思考呢？

所谓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人在生存上必须遵守的规则的总体。因此，其中也有一些是随着时代和文化而不同的。用极端的例子来说，当信号灯变成红灯时不可以乱穿马路，有的文化圈绝对需要知道这一点才行，也有的文化圈完全不必知道这一点也可以放心地度过一生。也许有人会说，举出这种琐碎的例子不合适，只要说上一句遵守交通道德很重要不就行了，但如果满足于这样的一般论，岂不是只要说上一句“道德很重要”就万事大吉了。

正因为道德与生存密切相关，它才会拥有两面性，一方面只有带有关乎极小细节的具体性才能理解，另一方面又极其抽象而一般性地被叙述。换句话说，在与外界的关系上，具体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怎么做，或应该遵从怎样的规则，这是接近习惯或法律的一面；此外还有另一面，是这件事在内心对于自己这一主体而言被怎样赋予价值和体系化，这是接近宗教的一面。而道德教育的难点正是在于，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被考虑在内。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孩子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很早就知道

"正义"和"勇气"之类是好的，但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们，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把它们一般化。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当被教到"正义"、"勇气"非常重要时，只不过是赋予孩子早已具体知道的东西以明确的"名称"而已。这时，教师必须清楚地知道"赋予名称"这件事意义何在，又有什么样的意味。

所谓"赋予名称"，是人类把自己的"所知"运用在自己的东西上，这是极其重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即使知道它们的特性和用途，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名称，还是非常不方便。在这一意义上，教给孩子"正义"这个名称以及做正义的事不仅非常重要，也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正义"这个名称，把存在于孩子们心中的各种以具体形式存在的体验总结在一起，并在自己的心中有了明确的位置。

不过，可以说任何事情都有消极的一面，赋予名称也有其负面因素，这一点教师也必须知道。这是因为，通过赋予名称，就会变得僵化，对以后拥有灵活的思考和态度带来妨碍。例如，我们通过战争中的体验就可以知道，由于"爱国心"等以僵化的形式被灌输进来，有多少日本人度过了不幸的人生。

虽说僵化的道德科目会带来很大危害，但如果完全放弃"赋予名称"这件事，人类的思考就无法前进。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记住诸如"铅笔"之类的名称是非常方便的，可以让事情进展更顺利，但教师必须清楚，这些名称和"勇气"等还是不一样的。

"勇气"这个词与"铅笔"截然不同，它会随着孩子们环境或年龄等的变化，其色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里使用了"色彩"的变化这种表达，而关于其"本质"是否发生变化这个由此产生的难以解答的问题，这里就不作探讨了。我更想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必须认识到，这些概念和名称的存在，往往蕴含着这种困

难的、甚至教师自身也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生存之中

要避免道德教育的僵化，最好在孩子们生活的场面中让他们领悟道德的重要性，这一点大家都会想到。每个人都会同意，道德教育是通过学校的教育活动整体进行为基础的。例如前面举出的孩子们的诗，虽然伦理性非常高，但相信绝不是在“道德教育”课上让他们写成的，任课教师应该也没有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环而让孩子们写诗的初衷。在每天的生活中，孩子们情不自禁诉诸语言的、让孩子们觉得非常奇妙并油然产生想要将其化为语言的心情，就成为诗。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中的伦理性才会令我们感动。

在道德教育中孩子们对自身生活的重视，今天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常识。这种观点，必然会关系到对所谓“特别道德”课的反感。为了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生活与道德来进行一下考察。作为批判“特别道德”课的根据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和曾经的修身课教育是一脉相承的。

柴田义松在对“特别道德”课展开的批判之中（《道德课可以成立吗》《岩波讲座　现代教育学15 孩子的生活与道德》岩波书店出版），谈到了修身课教育，引用了在1930年前后已经对修身课教育进行了明确批判的岩濑六郎的话。岩濑对于“以教科书为中心的修身课，乃至通过教师讲故事来吸引和感动孩子的修身课”非常轻蔑，说了下面的这番话。这也可以认为是现在那些针对重视生活的道德教育进行思考的人们的基本姿态，因此在这里我们再次引用一遍（柴田引自岩濑六郎《修身教育的新体系》）。

我们应该怎样养成孩子的道德知识呢？应该怎样引起孩子不局限于当场的感动呢？应该怎样训练孩子，让他们总是可以产生正确而强大的道德欲求呢？回答所有这些难题的教育之道，只有生活指导。在让孩子们生活的过程中，训练他们总是把道德知识、道德情操和道德意志形成一体，强大而正确地发挥作用。这就是生活本位的修身训练。

从生活出发，归于生活。也就是在生活中一以贯之，这就是修身教育的真谛。

伟大故人的言行，即使只有对生活而言才有感化力，对于那些只享受修身课的儿童而言，如果只是追求一时的娱乐，就等于是在看戏了。

在1930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并强调道德与生活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不得不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过这里我不太敢苟同的是，这里过于狭义地定义了“生活”，而对与之相对的“看戏”却过分轻视了。这种想法恐怕是认为，哪怕为戏剧之类的非现实的事情而感动，一旦遇到现实，这种感动也会立即消散，因而只有现实的生活才是重要的。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一些，让人不由觉得过于片面地去思考现实和生活的复杂性了。

虽然这里用“看戏”这个字眼表示了对“戏剧”的轻蔑，但不必一一举例我们也知道，包含“戏剧”在内的很多艺术作品给人类的行为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相反，这里一再强调了生活，但我马上就可以举出只能达到与岩濑所谓“看戏”的效果相同的例子。日本的军队在生活的场面中应该被彻底教会了有纪律地行动，但到了紧急关头却没有按照纪律行动，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从中

不难理解道德的建立的确是非常难的，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

不说生活，就说在人类的生存上，其中也包括了类似看戏的情况。游戏、艺术、空想，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必要被认为是人类生存意义上的道德理念。“看戏”所带来的感动，有时完全可以成为支撑道德行为的力量，也有时每天在生活中说个没完没了的道德经，其实却什么也没有学会。只有带着相当全面而综合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才不会把道德教育局限在狭小的框框之内。

艺术作品带来的感动，正如“感动”这个词所显示的那样，是给感到这一点的人以某种“变动”。但是，这种“变动”是怎样发挥作用，又是怎样与现实相关的，与这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

在道德以外的科目中，如果想要“教导”什么给孩子，例如在教2×3=6时，教师可以直接传授给学生，而不用管学生的个性如何。学生是否正确学会了这种知识，教师也可以通过测验等形式来检验。

而相比之下，在实施道德教育的情况下，当教师的话带来“感动”时，就会关系到教师与孩子的个性，这是不同于数学那样把同样的东西教给所有的孩子的。这里发生了“变动”的传达，但它却不必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毋宁说，只有随着个性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不清楚这一点，教师就会试图以教其他科目的方式方法来进行道德教育，结果只会罗列整齐划一而没有个性的道德科目，丧失了真正的道德教育的意义。

人格发达与道德性

可以认为，人从出生时开始就在“发育成长”。先不考虑这里

的"发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总之，观察人在每个年龄段的变化，随着身体的不断长大，运动能力和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我们理所当然的把这些统称为"发育成长"。在心理学上"发展心理学"这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而基于发展心理学的成果，就可以思考应该在几岁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教育孩子。

这种观点在考虑孩子的教育并编制大纲上是极其有效的。因此，即使在道德教育上，清楚地了解孩子道德性的发育，也被认为是重要并且是理所当然的。而实际知道这一点，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必要的。

关于孩子道德性的发育，田中孝雄先生已经发表了论文（《道德性的发育与教育》），其中概括了迄今为止的研究，详情请参照他的论文。这里我想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之前，先就道德性的发展简单地讲上几句，因此接下来就参考田中先生的论文，简单地介绍一下要点。

作为明确提出关于道德发展的基本意见的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皮亚杰[①]。他对怎样评价孩子的过失、偷盗、撒谎等进行了实际调查，通过分析，依次从他律到自律、客观责任到主观责任、服从权威的正义到平等公正的正义这些角度，对孩子道德性的发展有所掌握。

也就是说，他发现，孩子最初是他律的，由行为的结果而作出善恶判断，认为服从权威是正确的，而随着发育成长，他们变得更为自律，并且比行为的结果更注重通过意图和动机作出善恶判断。相比于服从权威，他们会成长为认为平等和公正是正确的。

---

① 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 ~ 1980)，瑞士发展心理学家。

皮亚杰的这种观点，可以说至今在大体上仍然得到承认，但英国的诺曼·布尔[①]进行了如下的批判（详情请见诺曼·布尔著、森冈卓也译《孩子的发育阶段和道德教育》）。

皮亚杰的观点中有很强烈的将道德性的内容和社会性的内容同等看待的倾向，对此，布尔试图把孩子的社会化成长和道德性发展区别开来思考。布尔强调了存在于“社会律”之上的“自律”的价值，他指出：“道德的进步，由个人挑战一般通用的道德律的自律良心引起。这种挑战必须有超越社会的因素。这种挑战从自律良心中产生。”

基于这样的看法，作为道德性发展的大致阶段，布尔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前道德”的阶段；(2)“外在道德”、“他律”的阶段（七至九岁）；(3)“外在—内在道德”、“社会律”的阶段（九至十一岁）；(4)“内在道德”、“自律”的阶段（十一岁后）。

这里写得非常简单，但大人懂得这种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对孩子抱有与年龄不相应的期待，就会让孩子混乱或增加负担，或者犯下虽然孩子已前进到自律的阶段，却由于教师的权威把道德评判强加于孩子身上的错误。

对发展阶段说的反省

如上所述，懂得孩子的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但大人们还必须知道，这里有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我们再来看一篇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诗。

---

① 诺曼·布尔，Norman J. Bull，英国德育专家。

如果我成为神

上野幸子

如果我能成为神
当有孩子受到欺负
我会帮助他
当有人身体残疾
我会治好他
当有人眼睛看不见
我会给他眼睛
当有人说不出话来
我会让他开口
当有人手足不能动
我会让它动起来
在这世界上
有很多弱小的人
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神

上野幸子一直观察着世上的情形，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了“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神”这一严厉的断定。在这种断定的背后，存在着上野的道德性判断。她认为“人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如果有真正的神，给人带来不平等岂不是很奇怪的”。这种判断，是皮亚杰和布尔等所说的“他律”阶段的女孩子所做出的，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要说这是因为她在道德上特别发达，答案也是不对的。从前面所举的诗中可以看出，在这些一年级学生的诗中，

可以找到很多自律性的道德性。

这里我要谈论的并不是上野的判断究竟对不对，我想要指出的是，她以自己的力量做出了判断这样一个事实。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大约只是在模仿任课教师的话。对于这种想法，我不得不说，请从头到尾阅读一下这本诗集。读了就会发觉，其中也出现了对任课教师极其自由的意见和判断。也就是说，这本诗集告诉我们，小学一年级学生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做出带有自律而公平的态度的道德判断。

我们这些专门从事心理疗法的人，往往较多接触那些被称为“问题儿童”的孩子。这时，当我们敞开心扉靠近他们时，就会发现这些孩子对于其家长和教师做出了极其尖锐而准确的道德判断，并为之感到惊奇。当这样的孩子说“××老师嘴上说了很多，其实根本不是真心”的时候，可以认为他是在对这位教师做出道德评价，认为这位教师并没有采取自律性、主体性的负责行为。而这种判断往往是正确的。

田中先生也指出了发展阶段论的另一个陷阱，在皮亚杰的观点中，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知识的发展和道德的发展的‘并行’”。为此，教师在知识发展上比学生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很容易就会产生自以为在道德性上也高于学生的想法。或者，有时会犯下把学习较落后的孩子轻率判断为道德性低下的孩子这样的错误。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认为道德性与人的“发展”并没有关系。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道德性，甚至可能超过家长和教师。但另一方面，皮亚杰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思辨性地进行的，而是基于调查和观察而创立的，因而也很难说皮亚杰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种两难推理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发展”这个概念。人的身体和知识能力是阶段性发展的，没有特别严重的事件是不会逆向发展的。但是，“道德性”这一关系到人的内心的东西，应该认为与它们的“发展”有着质的差异。首先，它是一种即使达到某种水准也很容易逆向发展的东西。所以达到了某种“阶段”，也并不值得欢呼雀跃。

其次必须注意的是，皮亚杰等人的研究是关于孩子的“道德判断”的，而不是道德性本身。而且，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大人设定的状况下，在用语言表明判断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前面这首关于“神”的诗，如果是认为“神绝对存在”的大人，只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判断，就会得出上野的道德水准很低、或道德判断不正确的结论。

皮亚杰的研究方法本身，引出了大人容易理解的“发展阶段”。只要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就必然会得出“知识的发展和道德的发展是并行的”这一结论。这里让人忧虑的是，大人所设定的道德判断的发展的研究，很容易被偷换为道德性的发展的概念。如前所述，教师必须在皮亚杰所说的意义上，了解孩子的“道德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阶段性发展的。但是，如果一味依赖这种看法，就会丧失孩子“道德性”的本质。

教师的态度

要懂得孩子的道德性，教师必须对接触孩子的方法进行反省。这里举一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

成绩相对比较好的小学四年级学生B君，一大早就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任课老师提问，他也完全答不上来。总之，他漫不经心地

听着老师的话。教师受不了了，就让他站到教室后面去。但B君恍恍惚惚的态度仍然没有好转。再次向他提问时，他还是一句也不回答。面对站在后面仍然对上课毫不热心的B君，教师气坏了，对他大吼大叫。

其实，B君在前一天夜里偶尔醒来，听到父母在吵架，甚至谈到了离婚，最后还互相把照顾B君的任务推给对方。这样的一天他当然会过得心不在焉心思恍惚。我觉得，老师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时候，当平时成绩比较好的B君不能集中精力上课，老师在作出“不好”的判断之前，应该抱着“怎么回事”的疑问，并能从容地问上一声“怎么了”。当然，对于教师的提问，B君也许并不会马上说出自己的秘密。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听到父母离婚之后，又被老师判定为坏学生，以致心灵受到更深的伤害了。接下来，在很长的时间里，B君因为强烈的对人不信任感而苦恼不已，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不知道B君的这些情况——而这往往不为任何人所知——教师所采取的态度就没有任何值得责难之处。在课堂上态度不认真，为了提醒他注意而让其站到后面，却还是处于心不在焉的状态，把这样的学生评判为“不好的”，教师的这种道德判断似乎并没有错。

但问题的本质不是道德判断。道德性本身与怎样生活下去有很深的关系，而如何生活下去，必须以对“生活”的“敬畏”之情作为后盾。平时表现好的学生，处于心不在焉的状态。在单纯地把这判定为“不好”之前，先要思考一下这种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体现的是什么，只有带着这种慎重的态度去接触孩子，才能接触到道德性的本质。而只有当教师采取这样的态度时，孩子的道德性才会体现出来。

前述这些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诗，都体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性。其理由是，任课老师鹿岛和夫对待孩子的态度总是宽容开放的，一贯采取的是尊重孩子心灵自由的姿态。

在《致一年级一班的老师续编》中，鹿岛老师是怎样对待一年级孩子的，在“解说”中写得很清楚。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从中可以看出尊重孩子自由表达是他的一贯态度。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在班级里一言不发的孩子逐渐解开心结，用诗歌进行自我表达，终于说出话来。被称为情绪障碍儿童的孩子逐渐被同学接受，自己逐渐克服障碍的过程，也通过诗歌表现了出来。通过这些我们不由深深地感到，对于“知识的发展和道德的发展的‘并行’”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加以强烈的限定。

作为屏障的道德

前面强调过，用自由开放的态度对待孩子，在发现孩子道德性上是最有用的。这种想法极其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同样也存在着认识上的陷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要“让孩子自由”，不仅“特别道德”课没有必要，甚至对孩子进行提醒和教导也是有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某初中有一位男生要对教师使用暴力。这时，另外的教师从中拉开，阻止了他，后来，这位男生比较尊敬的教师一对一地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做出这种事。男生说，不管自己做出什么坏事，那位老师从来都不会责骂他。为此他感到不满，这种不满爆发出来，结果就成了这样。

这位男生是所谓的“臭名远扬”的学生，经常违反校纪校规。差点受到他暴力袭击的这位老师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即使这位学

生在他眼前做坏事,也视而不见。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态度,与前述的允许学生自由表达或教师敞开心扉接触学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视而不见,是从与对方真正的关联中逃开。如果允许学生自由地表达,教师必须尽全力与学生产生关联。只有拥有真切的关联并尊重对方的主体性,才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殴打老师的学生,就是因为教师不太和自己产生关联,于是哪怕诉诸暴力也要让老师转向自己的方向。

但是,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慎重对待,一不小心就会被理解为采取了肯定暴力的态度。

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青春期的心理状态。青春期在人的一生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作为孩子成长至今感到已经达成了一定的成熟度,这时又开始面临作为成人的"性"这个严重的课题,这是一种相当于强烈地壳变动的体验。这一时期的孩子们的主观体验,甚至可以说几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总之,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的内部正在发生着不可言喻的变化,而迄今为止的生活基础正在逐渐崩溃,他们为此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这种时候,孩子就会突然想要去做一些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事,或者把原来所获得的东西加以破坏。当然,他们一方面知道不能做这样的事,一方面却又无法抑制内心涌现出来的冲动。在这种状态下,青春期的孩子就会做出一些蠢事来,事后想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而感到无比愕然。但是,这个时候,在原本形成的道德判断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他们可以不做出过于危险的事或过于严重的坏事而度过青春期。不过这个时期是相当微妙的,稍有不慎,甚至会发生夺去生命的残酷事件。

在青春期,对于内部产生的冲动,本人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控

制。直接接受它的话，破坏性实在是太强了。这时，道德就发挥出了防守屏障的作用。学生们明知不对，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情，还是想要进行某种坏事。这时，如果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不对的，并制止这种行为，他们虽然会因为自己想做的事被阻止而流露出不满，但同时在心底里却是松了一口气的，甚至会感到欣喜。

或者，说得更为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他们一边做着各种坏事，一边却在心里期待着有什么人来认真地阻止自己。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为什么学生会为“做了坏事老师却不生气”表示不满了。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差点受到暴力袭击的老师后来辗转听到这位学生的话，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在这个学生做坏事的时候责骂了他，结果被这个学生顶撞了，并真的挨了一顿揍。这个学生明明自己那么说，结果真的责骂他却又被顶撞，看来无可理喻，但其实学生所说的“想要老师责骂自己”的潜台词是，“希望老师与自己产生关联”，老师应该做的是对此作出理智的回应。既然想要责骂学生，那就狠狠责骂一顿好了，但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面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屏障的意义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时，对于从他们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冲动，大人必须要有成为屏障挡在前面的心理准备。只有撞上了这样的屏障，破坏性的能量才能转变为建设性的。这与其说是针对孩子们所带来的破坏性，保护社会和已有的体制，更不如说是有着保护孩子自身安全的意义。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变得很有破坏性，当他们形成团体时，说服和谈判就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此之前，道德的存在是阻止这种行为的一道有效的屏障，而作为道德的守

护者，大人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教师对前述的开放而自由的态度以及理解学生的态度认识得太过浅薄，就会过于宽松，缺乏作为屏障挡在学生前面的力量。所以要同时拥有这些乍看上去正反两面很难同时成立的态度，是初中教师的难为之处。

如果对作为屏障这件事产生误解，就会觉得严格管束学生是最好的做法。其实，屏障只是牢固地站在那里，把撞上来的东西弹回去，自己是不会动的，也不会管束别人。我们心中必须牢记的一点是，不能把道德当作鞭子来用，而是当作屏障来用。面对那些猛力撞上来的青春期的孩子，要一直成为绝不动摇的屏障而矗立，教师自己也必须拥有相当牢固的道德性。

如前所述，屏障有着防守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有阻碍进一步前进的特性。屏障所拥有的这种两面性，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道德的困境。也就是说，道德如果过于僵硬而不变通，可能就会妨碍新的发展。在青春期的孩子们面前——当然在大学生中也有些人还处于青春期阶段，这时也是一样——大人作为纹丝不动的屏障站立着，这也许就意味着对新的发展的阻碍，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两面性。我们还是用屏障来比喻的话，作为孩子的防守者而站立的屏障必须是有生命的。必须是可以与对方进行感情交流，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式的屏障。

刚才介绍的布尔的道德性发展阶段讲到，从第三阶段的“外在—内在道德”、“社会律”的阶段（九至十一岁）到第四阶段的“内在道德”、“自律”的阶段（十一岁后）是直接变化的，在十一岁后就开始有了“自律”的道德。我觉得，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应该还有一个过渡期，在这期间，孩子们撞上“屏障”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发展阶段式的观点，如前所述，对于把握大致的整体状态非常有效，把从“社会律”到“自律”的过渡期理解为青春期，把这种情况下的“道德屏障”的意义作为思考的点也是非常有效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律”与“自律”的相反关系，从年龄相当小的幼年期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虽然前面强调了作为青春期的屏障的道德的意义，但其实这些在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中都是适用的。只不过不像青春期表现得那么明显罢了。即使在小学低年级，在道德课上，教师也应该在授课的同时就刚才所说的“屏障的两面性”进行思考，这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化所带来的

前面已经说到，布尔批判了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主张不应该把道德性的内容和社会性的内容同等看待，指出了“个人的自律良心”的重要性。个人在自律性地行动时，正如布尔所说，这就成了以超越社会为目标的挑战，不得不说这种理论是极具创造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在现代，国际交流的机会急剧增多，与不同道德观的国家的接触也增加了。当我们遇到与自己觉得不言自明的道德观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时，把它判定为不正确的或奇怪的，当然是最轻松不过了，但如果也要尊重其他的观点，就会出现难堪甚至痛苦的状况。可是，只有忍受这种状况，进行彻底的思考，才有可能创造新的道德观。与不同的道德观接触会带来什么，作为其例子，我想要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多次谈到的归国子女的案例。

接触这些案例，我感到遗憾的是，教师总是过于轻易地把所有的学生同化于一同化，把归国子女当成坏人或麻烦。我并没有主

张归国子女的道德观是正确的，而日本的是错误的意思。不过对于教师，我期望的是，应该认识到在地球上存在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道德观，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对谁错，此外还应该了解，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西化，但我们和自己所认为的西方，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彼此生活在不同的道德观之下。明确了这些，如果能在班上积极讨论究竟要怎样才能让归国子女与本国孩子真正建立良好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甚至可以由此进行创造性的道德教育。

在道德教育的道德科目中有一条是“不屈不挠”。不轻言放弃地努力无疑是重要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不赞成。但是，在归国子女（大泽周子）谈自己体验的作文中却有这样一段话：“在海外的七年间，我总是对自己说，不放弃是很重要的，并一直为此努力。如果我放弃了，如果我半途而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但在日本，也许我必须学会的是，放弃也是很重要的。”

看到这里，我不由觉得，我们日本人实际上比西方人给了“放弃”以高得多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在道德教育课上，教师应该怎样教导呢？只是单纯地说上一句“不屈不挠”很重要就可以了吗？还是应该更为积极地（？）不把“不屈不挠”作为一种道德科目呢？

道德性的创造

要掌握自律的道德性，必须有自己考虑情况、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如前所述，道德有两个侧面，一方面它与习惯、法律等相近，必须进行大量的教导，但另一方面，应该依靠本人的自律性，而且这个侧面与个性有很深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与智能的发育毫无关

系，因为这个侧面是无法进行教导的。因而，创造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依靠学生的创造性，才能达成教育的目标。

当我们以后者为目标时，就有必要尽可能提高每个学生的自由度，提供可以分别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场所。而且，不是说什么是正确的，或老师说的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大家一起讨论，不断深化思考，这才是最理想的。

在道德教育课上，总会举出一些“道德科目”。这时重要的是，不要立即把它作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学生，而是让大家对这个道德科目进行一下思考。前面已经举出了“不屈不挠”的例子，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我们很难说哪个“道德科目”是绝对正确的。只有就此进行深入的思考，才是具有道德性的。作为思考的契机，列举出道德科目，或在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中列举出相关的故事，这样的思考方法是很有意思的。由此开始的讨论的深化，有赖于孩子们的创造性。为此，教师不可焦急。必须耐心等待孩子想法的成熟和发展。

我遇到一位高中男生的时候，他正在为自己的倒霉而悲叹。一问，他的命运的确令人深表同情。由于意料之外的不幸降临，他本人的努力全部化为了泡影。像前面所举出的那首小学一年级的诗一样，他为“没有真正的神”感到悲叹和愤慨。我每次都是很有耐心地听他持续地讲述。这样好像是过了一年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法。

他明确地说，现在他觉得神还是存在的。如果行善必有善报，行恶必有恶报，和人们所思考的是同样的规则，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创造出一个神来。应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这就是因为有神的存在。当时曾悲叹自己并

没有做什么坏事，却总是遭遇不幸，这只是人类浅薄的认知，在神的眼里看来，应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他觉得，不应该老是哀叹自己的不幸，而是要努力去确认神究竟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做这样的事。他所谈到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如此。

他的这种关于神的存在的想法，看似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一位哀叹自己的不幸、为世界上没有神而愤慨的高中生，在痛苦之余终于能这样想，对此我深深感动。他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神的形象，并由此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斟酌自己将来该怎样生活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得出这样的决定之前，他虽然有过断定没有神的怒气，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以怒气告终，而是直面这件事，持续进行自己的思考。因为我这么觉得，所以我才会认为刚才提到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上野幸子的“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神”这句话非常精彩。上野在这样表明自己的想法之后，以后一定会心中不断承担和思考着“真的没有神吗”的疑问或对神的不在的怒气。由此产生的结论，反映出上野的个性，也许与刚才那位高中生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发展出适合自己的道德观。教师和其他的大人只要一直守护着就足矣。

一直陪伴的这个过程中，教师也会有从学生那里学习到不曾了解的东西。在其他科目中，教师必须比学生拥有多得多的知识，并高明地教给学生，但在道德教育中，却需要具有一会儿教学生一会儿从学生那里受教的态度。教师必须清楚，当接触到真正的道德观时，和智能与年龄无关，很小的孩子也会变得有自律性和创造性。由于教师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想要教导的恶习，孩子们的创造性的道德观的萌芽往往被扼杀了。

本来我想讨论孩子的道德观，但现在似乎变成了在谈教师的道德观，不过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孩子们好容易有了道德观，教师却——有时是由于过度热心于教导——把它彻底摧毁，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存在，所以我才展开了这样的论述。道德观这回事不谈到自己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在讨论孩子的事情之际，本文就当作包括了对自己作为教师接触他们的自勉而写成的吧。



2—
性的理解与教育

性方面的不良行为

在现代日本的教育上，“性”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当然，性在任何时代也许都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现代的价值观的多样性，也波及到了性伦理上，对教师而言，怎样的想法是正确的，怎样的教法是应该的，拥有这种一定的模式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社会上，所谓性的自由化不断推进，孩子们处于经常被性刺激和性信息包围的状况中。在这样的状况下，实际上，正如一位初中教师所慨叹的那样，在性的方面“学生们要先进得多”，教师则被逼进了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性，教师究竟应该教什么、怎么教，以及在关于性的伦理上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急于寻求标准答案，而是更应该着眼于自己对于性究竟是怎么看待的，致力于加深对这方面的理解。教师每次接触不同的个案时，要自己进行思考来找出答案，这样的态度才是理想的。关于对性怎样理解，我们以具体的案例为基础来探讨一下。

在孩子们的不良行为中，有些是与性有关的。初中三年级的男生C君，在偷女性内衣的现场被抓住，并被通报到学校。班主任、副班主任和生活指导部长等开会讨论，认为这是“性方面的不良行为”，于是把C君叫来，对他与异性的交往关系、对性问题的关心以

及父母的夫妻关系进行了询问，但结果却不得要领，什么也没有搞清。C君本来就低调而老实，学习态度也算得上热心，父母也是正派人，夫妻关系也不错，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变态”——这是教师们的看法——的事情来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父母对于这件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也非常担心，于是就到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咨询。

咨询师接触这位初中生时，并没有想要“盘问”什么，而是无论孩子想要表达些什么、想要说些什么，都采取倾听的态度。这样一来，原本非常紧张的孩子也终于放松下来，开始倾诉。这孩子首先说了一句“我父母对我很理解，所以我很烦”。很多初中生就是这样突然冒出一句很难理解的话，来试探对方的反应，这个孩子也是这样，当他发现咨询师对于这样的发言仍然在倾听时，他就继续讲了下去。

这里并不是讨论咨询过程的场所，所以后面的经过就简单概括一下，实际上这些情况是在长达三个月的咨询中谈到的。据C君说，他的父母看上去很理解他，无论什么事都给他自由，实际上C君却像是被看不见的线操纵着一样，最后还是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例如，父母说可以和任何同学交朋友并带朋友到家里来，但如果把父母不喜欢的朋友带来，马上就会感到父母的不快。父母喜欢凭服饰作出判断，而他认为现在的初中生，稍微违反一些校规的人，将来反而会更有出息。就这样，C君不断重复诉说着拥有“理解自己的父母”是多么苦闷，对父母的态度进行了批判。

也许是因为与咨询师的交谈让C君有了勇气，有一次，C君当着父母的面问道，为什么自己把某位朋友带到家中时他们露出不欢迎的神情，父母是不是只凭服装来判断一个人的。意外的是，父

母这样回答道："和那样的孩子一起玩不也很好嘛。""作为你的朋友，这次带回来的孩子与之前的截然不同，所以我们也许会露出疑惑的表情，但绝不是讨厌。"于是C君和父母继续沟通，提到了"孩子有理解自己的父母是多么痛苦"。对于这一点，父母也觉得很有道理，认为在这方面的确需要反省。通过这种直率的交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在咨询的这一过程中，C君变得比以前更为稳健，父母对C君的信赖感也增多了，"偷内衣"这件事完全烟消云散了，至此咨询也就告一段落。那么，这里关于"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通往自立的过程

在少年的心底里，"让人觉得时而突然作为破坏性很强的力量而出现，时而创造出新的东西的蠢蠢欲动的力量，有一种不可理解的难以控制的"冲动，这么说的话，也许谁都会联想到"性"，但不要忘记，其实这里换用"自立"这个词也完全合适。"自立"和"性"之间，有着超出预料的关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忘记。

仔细一想，这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只要观察一下动物就知道，动物的"自立"，就是离开父母，开始自己与异性交往，并进行保存种族的活动。也就是说，性和自立从根本上说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

村濑孝雄曾经探讨过初中生的心灵和身体，最后思考了"大人和孩子的差别"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最终把大人和孩子区分开来的，归根结底，大概还是'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吧。不过，请把这里的'性'理解为在生物性、心理性、社会性等综合层面上的'性'的象征性体现。"(《初中生的心灵与身体》)也就是说，"性"一直作为自立的根本存在着，并且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

这样看来，我们就能理解C君的问题和咨询的过程了。C君由于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自立与性”混合存在的冲动（所以才会有自立性这个词，我常常开玩笑地这样说），稍微偏离了“获得”自立的道路，做出了获得类似东西的行为（偷内衣），而由于咨询他得到了自由表达的场所，说出了对父母的不满，并以此为支点，与父母进行了对决，从而获得了与其自身相应的自立性，这时，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偷内衣了。

当遇到所谓的“性方面的不良行为”时，很多教师对于“性”的理解未免太过狭隘，其中往往投射了自己对于性的感情，有着立即将其断定为“下流”或“变态”的倾向。而由于教师和父母的这种断定，有时本来并不严重的事情，也会给孩子留下很深的伤害。顺便说一句，专家们都非常清楚，偷内衣这种行为，除了特定的情况，一般都是预后良好的不良行为。但家长或教师如果草率地小题大做，有时孩子反而会走上歪路。

尽管如此，因为这个例子而把性与自立等同起来，也是非常愚蠢的。如后所述，性与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相关，拥有多种多样的意义。深入了解这一点，教师才能针对孩子的性问题，对不同的个案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

刚才举出了少男的例子，那么女性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怎样理解性，在男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伊里亚德[①]对非近代社会的人的成人礼进行了研究，指出女性的成人礼“分布没有男性成人礼那么广泛”，而且“没有男性成人礼那么发达”，“女性成人礼是个人性质的”，“与初潮一起开始”。

---

① 伊里亚德，Mircea Eliade（1907 ~ 1986），罗马尼亚宗教学家、宗教史学家、作家。

“在男性成人礼的训练期，往往会让男性意识到‘看不见的’实际存在者，也就是学习不明确的即不能作为直接经历赋予的、神圣的历史。”与之相对，“对于少女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女性的成人礼蕴含着表面上自然的现象——性成熟的明显标志——的秘密仪式相关的一系列启示。”(伊里亚德著、堀一郎译《生与再生》*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The Mysteries of Birth and Rebirth*)这里明确了男女两性的特征。

对于女性来说，性与其说是“获得”的印象，更多是通过“接受”外来者的印象来体验的。女性肯定自己会像母亲一样成长为大人的这个事实。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受挫，困难就非常大。一般来说，与男性相比，女性出现严重神经症倾向的年龄比较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女性必须更早直面成为大人这个问题，而且这和本人的意志完全无关，是“来临”的，这是其特征所在。

关于月经女性受到何人何种程度的提示，以何种心情迎接初潮，在女性的成长上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面对前来咨询的女性我经常会询问这类问题。有些可怜的女孩因为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指导，以为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惊慌失措。还有人说，当自己向母亲报告这件事的时候，母亲用一种讨厌的目光看着自己，令她一直难以释怀。这个女孩后来就因为严重的神经症而苦恼不已。前面提到过的村濑孝雄也非常重视女性迎接初潮时的心态，举出过很多例子。其中津留宏曾经引用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初中一年级少女说：“我鼓起勇气对妈妈说了，妈妈也红着脸安慰我说‘你长大了’，并为我煮红豆饭庆祝[1]。这天夜里，我又

[1] 日本风俗，在女孩子初潮来临时吃红豆饭表示庆祝。

羞又喜，兴奋得睡不着觉。虽然我为自己长大成人而激动不已，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案例。

保守一个“不对任何人说”的秘密，其实与自立也有着极深的关联。上述这个例子是和母亲共享这个秘密，等到自立的程度进一步发展时，应该就会开始拥有“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了。从这一点来看，性与秘密的关联是非常深的。前面我们从自立的角度对性进行了探讨，接下来我们从更多面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性的意义。

作为连接物的性

性对于人类来说可以说是永远的谜。的确，不亲身经历就无从知道，甚至可以说即使经历过也还是搞不清楚。似乎有很多人把性经历当成孩子长大成人的证据，因此有时人们会为了夸耀自己先人一步成为大人，而去追求性经历。但是，性中包含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意义，甚至有时自以为已经有过“经历”的人，其实却什么也没有经历过。

性在很多情况下有着连接物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存在物的意义，因此常常会使一些矛盾的说法成立。荣格[①]曾经说过，性从天堂到地狱都存在，的确，既有人通过性体会到了至高无上的喜悦，也有人由此走上了极其堕落的道路。

性行为使男性和女性结合，并产生新的生命，因此，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不同的东西的整合而产生新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它就

① 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 ~ 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

极具建设性的理想印象。在婚礼上，就有这样的印象在起作用。但在另一方面，性也被看作极其肮脏和下流。

为了了解“初中生的真心话”，棚濑一代曾尝试进行过面谈(《初中生的真心话》)，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那么，对于“性”，你有怎样的印象？

——应该是很下流的吧。

——下流，是最强烈的印象吗？

——是的。非常下流……不过自己也想试试，就是这种感觉。

这位初中生接下来还回答了棚濑的一些问题，他说他觉得，与爱情之类无关，“只要去做就可以了”。接下来，耐人寻味的是，当棚濑问他有没有过不带感情地把母亲作为一名女性客观看待的经历时，他回答道：“没有。这种……这种事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一想的话，就会觉得毛骨悚然。心里很不舒服……”当然个人差异是存在的，但我觉得这位初中生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初中生的普遍姿态。对于性，他们是想体验的，但是觉得它是下流的，他们并不想把这种下流的事情与“母亲”结合起来考虑。

之所以觉得性如此下流，就是因为人拥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精神”，在努力对其进行提升的时候，作为威胁到其存在、也就是可以一举击溃精神控制的东西，体验到了性的存在。实际上，性存在于心灵与身体的中间，也有着连接心灵与身体的功能。但在青年期，对于即将确立自我并逐渐离开父母的人来说，性会从根本上动摇自我的支配性，难免会给人一种不快的感觉。但是，不接受这样的性，真正的自立就不可能实现，性的悖论性就是这样双重甚至

三重地作用于青年们身上。

如果不太关注初高中学生所体验的这种性的悖论性，只是对他们大谈特谈性对于人来说很重要、从中可以诞生新的生命这种华而不实的话，也同样无法抓住他们的心。

说到悖论，性对于青年来说既被意想为憧憬和渴望的对象，同时也是恐怖和不安的对象。此外还有羞怯的作用。由于这样的平衡，人才会不那么轻易地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

感情发育不正常的时候，可能就会缺少这种在制约人的行为上必不可少的恐怖和羞耻之情。这时，重要的是不要把这样的孩子误解为早熟或大胆。有些人在初高中的时候，对于性表现得“自由奔放”，但随着成长和感情的成熟，他们回过头去看自己过去的行为，往往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羞耻感和抑郁感。对于这样的学生，教师不应该惊讶、佩服或极力回避，而是有必要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态有足够的理解。

性的破坏性

如前所述，性本身是很难简单把握的，而且还与社会的禁忌紧密相关，因而具有相当的破坏力。例如，六岁左右的孩子威胁父母，一般是不可能的，但在来客人的时候当孩子说出一些带有性意味的话时，父母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对于孩子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体验。或者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位总是严格授课的初中教师，对于学生的任何错误都绝不放过，当有一天看到学生写在黑板上的带有性意味的板书，也会满面通红，不知所措。

青春期的孩子内心不断地体验着难以估量的急剧变化，其中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任凭性的破坏性的爆发。这时，大

人坚定不移的态度,能够防止他们自我的崩溃。

一位听话的初中三年级女生,收到了一封寄件人不明的信,其中写了很多带有性意味的脏话。她吃惊地把这封信交给了母亲,母女俩一起找班主任商量。这位教师从信的笔迹,断定是前一年毕业升入高中的男生D君所为。但D君在初中时代一直接近于模范生,家庭也很正派,很难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这位教师听过我的演讲,还记得我所提到的自立与性之间的关系。于是,他觉得说不定真有这事,就叫来D君询问,出乎意料,D君爽快地承认了这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D君接下来说道,去给女生道歉他也愿意,但希望老师对他母亲保密。他的母亲不仅十分严厉,如果有什么事情不称心,还会非常冷淡,几天都不对他说一句话。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次的事情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地做出来的,如果母亲因此而觉得自己是个反常的人,那就无法忍受了。

听到这里,教师说:“你的行为有可以理解之处,而且你能老实承认错误,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收到这封信的女生的恐惧是无法估量的,逃避这种责任是不能容忍的行为。我接下来就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母亲,但是,我会针对这件事谈谈自己的看法,为你的立场辩护,相信事情不会发展成你所害怕的那样。而且,正好借这次的机会,有必要让你的母亲也进行一下反省。”面对教师强硬的态度,学生完全没有分辩之力,只好把教师带回了家。

教师对母亲说明了一切,母亲因为吃惊和愤怒而几乎丧失理智。但教师对“自立与性”进行了说明,指出D君也许是想要打破母亲过强的控制,为此不惜做出出格的事,想要进一步走上自立之路。母亲起先感到孩子“是不是在性上面有些不对劲”,听了教师

的说明，终于理解和接受了这种说法。后来，D君的母子关系得到了改善，再后来，母子俩还一起来到教师这里道谢。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说性的破坏力被教师绝不动摇的态度所阻碍，并被引向了建设性的方向。在这里，教师虽然理解了D君的心情，但并没有轻易地妥协，他清楚地指出了对女生心灵的伤害，并进而进行了家访与D君母亲沟通，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性的教育

正如我一直所说的那样，性的教导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可以说正因为此才更有教导的必要，而且这种必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不过，在谁来教、何时教、何处教、如何教等问题上，还需要相当慎重。

性是连接心灵和身体的。因此，无论是从心灵方面还是身体方面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说明。但从心灵方面来讲是很难的，而关于身体这方面却能得到正确的知识，因而，说到性教育，人们往往容易把重点放在生理性、生物性知识的传授上。的确，即使在现代，由于错得离谱的性知识，或由于性知识的缺乏而引起悲剧的例子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关于身体方面的性，有必要给出正确的知识。但关于这种传授方法，必须考虑以下的问题。

身体其实也是拥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是可以把人作为客观对象所看到的身体，另一方面则是自己所生存的身体。从身体的构造和功能上传授性知识，是从前者的角度来进行的，但不能忘记的是，还有另一种性，是从自己的生存这个角度来探究的。

荣格曾经对一位少女（其实是他自己的女儿）如何满足对性的好奇心，如何获得性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在这篇论文

中，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孩子虽然知道得不清楚，但总是明显地表现出喜欢进行空想性的说明的倾向。"再结合前述的情况来看，这表明作为"活着的身体"这一事实，反而空想性的说明对孩子来说可以更为"恰当"地被接受。

在前面举出的初中生的面谈的例子中，他对于把母亲作为女性来看待是非常抗拒的。这一点反映了他对于把作为"客观事实"的性知识，应用到在他的"主观世界"中占重要地位的母亲身上是非常抗拒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觉，传授客观上正确的知识，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性知识不应该单单作为关于身体的知识，还应该作为活生生的存在被孩子们的心灵所逐渐地吸收接纳，这是相当重要的。这样来思考的话，孩子们分别经过适合各自状态的"空想性说明"，在痛苦经历中慢慢成长，可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刻板统一地传授知识的方法，采取慎重的态度才是理想的。

如前所述，女性的性意识是突然"来临"的，因此特别有必要拥有正确的知识，学校也必须正确传授这些知识。但这里不能忘记的是，孩子们不仅想要知道这种客观的知识，对于"生存的性"同样是想知道的。这一点由母亲来传授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如果没有母亲，则应该有人代替母亲来说。最近，有些母亲认为"在学校会学习正确的知识，自己没有必要讲"，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孩子们想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和接受这件事。

某初中的保健老师处，有一位男生前来咨询。他吞吞吐吐地，终于下定了决心，说自己的性器官畸形。于是教师说服了这孩子，

和他一起去看医生。检查下来并没有任何异常。但是,这位学生还是跑来问道:“会不会是医生为了不让我担心而故意撒谎呢?”保健老师向他保证没有问题,他才欢天喜地地走了。可是,过了两三天他又脸色苍白地跑来,说是浑身不舒服。让他休息片刻就好些了,他又难为情地追问那件事真的没有问题吗?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之后,他完全好了,不再跑来了。

这种情况是保健人员经常会碰到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学生围绕着“性”所产生的不安,需要一位女性在他身边总是平稳而温和地告诉他“没问题”。不是埋怨他“同样一件事要来说几次”,也不是责怪他“下流”,而是作为可以给予他安心的人来应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教员没有追问“还有其他烦恼吗”,或“你母亲是怎样的人”,也是值得称道的做法。初中生们还不能把自己心中的不安用语言表达出来,往往借身体的情况来表达。这时,重视这件事,并去医生那里接受身体检查固然是必要的,但之后还是要应对孩子的心灵,而且是通过身体的角度来进行。因为这时性作为存在于心灵与身体之间的东西,常常被选择为不安的对象,所以保健老师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性心理的发展

在把性当成心灵的问题看待时,从孩子到成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阶段性发展的。但是,教师和家长过于受到“大人身体上的性”的束缚,往往容易犯下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孩子的性问题的错误。因此,对性的看法就变得保守刻板,而对于不同年龄和个性的孩子而言,性是如何被体验的,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就很容易被忽视。

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赫尔特林[①]的儿童文学作品《本爱安娜》(*Ben liebt Anna*, 上田真而子译,偕成社),很遗憾的是不能在此作太详细的介绍。这本书出色地描写了十岁的少男少女的性和爱。本和安娜最终也赤裸相拥在一起,但不必从“大人的视角”出发而为此惊奇或担心,他们是在以适合这个年龄的性的存在方式,意味深长地、不受伤害地体验着。也许,让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一起读这样的书并进行讨论是个不错的做法。

这本书中出现的西普曼(Seibmann)老师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他站在适当的距离之外,观察着本和安娜。班上的同学觉察到了本和安娜的关系,开始起哄,最后有人在黑板上写下了“本爱安娜”的字样。学生们看到这些字,都在嘲笑着本,这时老师来了,他庇护着本,等大家安静下来。老师说,黑板上还缺了一行字,然后在大家迷惑的目光下,写下了“安娜爱本”,然后告诉大家:“爱是双方的事。”接下来他说:“请大家下课以后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了,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的课是心算。”说完就开始上课。这里的步调实在是妙不可言。

本和安娜这么相爱,却因为安娜的转学而不得不分离。大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教师似乎是在鼓动这种爱,但马上分离却又来临了,这样行吗?其实在自然肯定的时候,爱是以适合其年龄的形式被体验着的。

从发展阶段的观点来看,有些孩子有着出生后一年内的宝宝所体验的、与母亲(或母亲代理者)之间的一体感,并在母子一体的阶段有过受挫的经历,这样的孩子在迎来青年期时,就有较早拥

① 赫尔特林,Peter Härtling (1933 ~),德国作家、诗人。

有性经历的倾向，这一点教师应该了解。在心理上还在期待早期阶段的母子一体感，而在身体上却已经达到了成人的阶段，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变得仓促地寻求性关系。这时往往采取的方式有，选择不特定的多数的对象，或与年长的异性同居等。

这时，教师不要直接把它作为“性”的问题来考虑，而应该从心理的层面，理解这些学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必须认识到，由于性所蕴含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等原因，性的教育最终是关系到人的教育和人的存在的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教师有必要扪心自问，对自己而言性究竟是什么，自己是怎么理解性的，必须就这些问题，努力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性关系到人存在的根本，要明确把握它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至少教师自己要有不回避问题执著进行探索的姿态，对于教师的付出孩子们会做出正确的评价。现在，要提供一个任何人都通用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因而教师的根本姿态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与这种根本姿态相关的问题，“性”一直存在于孩子所提出的疑问的核心位置。



3—
青春期的心理

青春期在人的一生中也许可以说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学生，以及初高中阶段的教师，首先必须理解青春期的意义。只有以这种理解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学生指导。

从出生到青春期，孩子们一直在成长。在婴幼儿时期也会有一些波折，而从小学入学之后到青春期之前，会持续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到了青春期，情形又为之一变。初一的时候还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到了初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快变成了不良团伙中的一个，这样的例子任何一个初中老师都应该遇到过。又或者，原本很喜欢说说笑笑的孩子，突然间变得沉默了。也有一些学生成绩迅速下降，或动辄顶撞教师。像这样，出现按照从前的状态来考虑的话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变化，往往是青春期孩子们共同的特征。这种变化往往会让教师和家长感到非常疑惑。

青春期是在人的内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曾在本篇第三章把这种情况称为毛虫变成蝴蝶的“蛹”的时期。

这种时期孩子们的主观感情，往往都是“有点古怪”、“总觉得心神不定”、“不能这么继续下去”的感觉，自己也无法清楚表达。有时甚至想离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独自生活下去，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想在妈妈面前撒娇。他们感情的波动非常剧烈，不知道该

如何面对情绪不稳定的自己。

正如蛹被坚硬的外壳所保护着一样，青春期的孩子也需要坚实的保护。提供这种“保护”的，是家长和教师，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当这种“保护”发挥好的作用时，青春期的孩子即使必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风暴，但仍然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这时，重要的是孩子本人应该处于对自己心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没有明确认识的状态。打个比方说，一个人鲁莽地从架在山涧上的桥上走过，眼睛只敢看着前方，当走过之后再回头看时，会因为山涧的凶险而胆战心惊。而在过桥的途中往下看的人，就会怕得不敢动弹，甚至摔落下去。青春期的这种恐惧，在长大成人之后往往会被忘记，但作为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时，有必要了解这种情况。

怎样得到学生的信赖

青春期的孩子一般会对家长和教师产生逆反心理。我们应该理解，因为这是孩子想要进行自立的第一次抗争。

但是，他们并不总是逆反的。相反，他们会对某个特定的大人寄予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信赖。应该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不安定的，有着想要找到某种依赖的心理。作为教师，如果得到学生深厚的信赖，自然就容易对学生进行指导了。那么，应该如何得到学生的信赖呢？

首先，教师自身要对如前所述的青春期的困难有彻底的认识。青春期有一定的困难是理所当然的，青春期问题的本质是孩子身上发生了连本人也说不清楚的惊人变化。教师充分了解这一点，之后就会和学生们在这一点上相互理解。学生在这样的教师身边

就会感到放心,也会获得勇气,所以会给予教师信赖。

教师把这一点误解为对学生的困难视而不见,也是常有的问题。虽说稍许的困难是理所当然的,但视而不见和置之不理或轻易容许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错误就是错误,对此教师还是要有严厉的态度。刚才说过,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保护”,因此教师在对待学生犯错的问题时,表现出这种毫不动摇的严厉姿态,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当青春期的孩子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东西爆发出来,就不会轻易停下,而是一路狂奔地发展下去,连自己也没有办法。那些在校内暴力中狂暴的孩子,在大人强制性的制止下,一面拼死反抗,一面却露出放下心来的表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方面,既然开始做了,就想不顾一切地做下去,而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人能赶快制止自己,正是处在这两种矛盾的感情中孩子才会变得狂暴起来。

根据生物学知识,某个个体要作为个体成长,往往需要适当的抑制剂(inhibitor)。现在已经发现,人类的卵子在受精发育为胎儿之际,不仅细胞反复进行分裂,而且还需要适当的抑制因素使其分化为手、脚及头等身体各部位。如果没有抑制因素,就不会出现分化,也就是真正的生长发育。

在青春期,孩子内部涌现出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但如果它不断地反复爆发出来,就只会是力量的浪费,只有遇到强有力的抑制者,才会产生分化从而成长。也就是说,孩子会发觉自己内部的行动中混杂着很多因素,感情会变得丰富起来。为了真正的成长,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不可或缺。在促使这种分化产生上,强有力的抑制者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有时会被尊重孩子的自由、理解孩子的心

灵这样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对孩子放任自流，随便他们做什么都可以。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理解孩子的心灵，而只是为自己逃避作为教育者的职责而找出的借口。

关于教师作为“屏障”而存在的重要性，前文已作论述，不妨参照一下。

学校整体的姿态

读完上述这些内容可以发现个人的力量虽然也很重要，但如果这种想法没有在整个学校通行，并形成可靠的态势，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孩子们在这一点上的感觉非常敏锐，越是难以对付的学生，越是会采取使教师之间关系变坏的行为。例如对A老师说：“你说的我都能接受，但B老师太严厉了，这样可不行。”然后又对B老师说：“你严厉的批评我很愿意接受，但A老师对学生太宽松了。”由于巧妙地使用了这些教师爱听的话，教师也很容易上当，结果A和B就分别把对方看作不合格的老师，关系从而恶化。

把校长、班主任、心理老师、教导主任等很多人都卷进来，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这样的学生实际上显示了其问题的严重性。青春期的孩子很难把自己心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用语言来表达。因此，他们只能引发与自己内心的问题相应的外部事件。这是一种无意识中进行的交流。

当一位学生引起教师之间互相反感时，在互相埋怨之前，每位教师都应该再次思考一下这个学生的问题有多大，他要度过青春期是多么不容易。一旦从内心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学生所做出的事情，也会明白教师之间的争执是没有意义的。

架在山涧上的独木桥，对于轻松跨过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难

的。但对于途中就发现山谷深度的人来说，就会感到惊恐万分。不理解这一点，就会觉得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大部分初中生也都很正常，从而把青春期的问题看得太简单。

我希望读者朋友们理解，至今我所写下的这些，所主张的与对初高中的学生“加强管理”完全不是一码事。前面说过，教师必须是不可动摇的屏障，但这个屏障必须充分了解孩子们内心的风暴，必须具备感受到这些的敏锐感性和热情。这是非常困难的，但考虑到青春期的难度，可以说教师也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后记

孩子的问题和学校的问题经常引起人们的讨论。孩子们作为无法想象的残酷事件的受害者，有时甚至也会变成加害者出现。在与这些事件的关联上，学校教育的现状成了议论的焦点。对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谁都可以指手画脚，因此在整个日本，可以说遍地都是围绕着学校的议论。

很多教育的议论是从“大处高处”着眼的，而本书所谈的正相反，可以说是从“小处低处”出发的论点。这是因为我从事的是心理疗法这个工作，必然会是这样。心理疗法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对象全力以赴的工作。比起怎样改变学校制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我们日日夜夜努力解决的，是怎样帮助一个吸毒的中学生，或一个从孩子所施加的暴力中逃出来的母亲。

不依赖任何事、不拘泥于小处，从大处高处着眼考虑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时也应该从小处低处来考虑一下。尤其是因为孩子本来就“小”，那些从大处高处议论的人，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根本就迷失了作为关键的孩子的影子。这种说法有些玩笑色彩，不必当真，我想说的是，在思考教育时，如果不总是对孩子保持一种相当细致的关照的话，即使是出于善意，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践踏孩子们的心灵。

与此相反，可以说我们心理疗法专家总是在进行着追求人们

个人幸福的工作，需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关注社会和制度的存在状况等。因此，我在这里以临床经验为基础，对教育的整体情况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果这些观点能对今后教育问题的思考作出一点贡献，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本篇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第四节是新写的，其他章节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发表情况如下：

第二章第一节　《概论：教育的意义》（《临床心理学体系》第十四卷，金子书房，1990年）

第二节　《现在的教育是什么》（《转换期中的人》别册，岩波书店，1990年）

第三节　《从心理学的立场出发》（《思考今后的幼儿教育》村山贞雄主编，明治图书，1984年）

第三章第一节　《幼儿的成长与教师的作用》（《幼儿园时报》第十八卷第10号，全国国立及公立幼儿园园长会事务局“时报部”，1991年）

第二节　《日本文化中的师生关系》（《授课》第一卷，岩波书店，1990年）

第三节　《体育与哨子》（《授课》第七卷，1991年）

第四章第一节　《孩子的伦理与道德性》（《教育的方法》第九卷，岩波书店，1987年）

第二节　《性的理解与教育》（《教育的方法》第八卷，1987年）

第三节　《青少年的心理与学生指导》（《教育委员会月报》第四十卷第9号，文部省，1988年）

这些文章经过修订和增加，汇集成这本小册子。我尽量避免了重复，使这本书更有条理一些，但也许还有不完善之处，希望读

者宽容对待。第一章所谈到的父性原理和母性原理，在其他地方也已经谈过，作为与全书整体有关的内容，特意进行了说明。

我就职于京都大学教育学部已有大约二十年了。今年3月我将退休离职。我的专业是心理学，但往往会牵涉到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也与我最后设立了“临床教育学”这门新讲座有一定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在我退休之际能够看到这本书出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一直以来，我从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的各位前辈和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对我向新的方向发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在此我想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认为，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学互相协作，开创出“临床教育学”这个新领域，在思考日本的现状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有力推进这项计划的岩波书店编辑部柿沼正子和悉心完成全书编辑工作的坂本纯子的大力帮助。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还要对允许我转载的各家出版社说声谢谢。

河合隼雄

1992年1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孩子的宇宙
作者=（日）河合隼雄著
页数=309
出版社=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0.01
SS号=12502958
DX号=000006857562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857562&d=3C71C3FBBAC5BC114E29E2F94C0AFBC9